



目錄

聖般若波羅蜜多二十五門大乘經

一切如來母一字般若波羅蜜多經

聖般若波羅蜜多日藏大乘經

聖般若波羅蜜多月藏大乘經

聖般若波羅蜜多普賢大乘經

聖般若波羅蜜多金剛手大乘經

聖般若波羅蜜多金剛幢大乘經

五戒功德經

大迦葉經

聖金經大乘經

聖三昧最上妙經

聖精修大乘發信經

聖觀自在菩薩所問七法大乘經

聖梵天所問大乘經

聖梵施所問大乘經

聖梵吉祥授記大乘經

聖彌勒發趣大乘經

聖緣起大乘經

教誡頻婆娑羅王大乘經

教誡拔嗟國優填王大乘經

聖堅勝意樂品大乘經

聖三歸依大乘經

聖辦法義大乘經

聖說四法大乘經

三學經

聖三身大乘經

聖入毘舍離城大經

難陀出家經

摩竭陀賢女經

【爐香讚】

爐香乍爇 法界蒙薰 諸佛海會 悉遙聞 隨處結祥雲 誠意
方殷 諸佛現全身 南無香雲蓋菩薩摩訶薩（三稱）

【三皈依】

南無皈依佛 皈依法 皈依僧（三稱）

【發菩提心】

我今發心 不爲自求 人天福報 聲聞緣覺 乃至權乘 諸位
菩薩 唯依最上乘 發菩提心 願與法界眾生 一時同得 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四弘誓願】

眾生無邊誓願度 煩惱無盡誓願斷

法門無量誓願學 佛道無上誓願成

【歸命本師】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三稱）

【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聖般若波羅蜜多二十五門大乘經

聖般若波羅蜜多二十五門大乘經

頂禮一切佛菩薩。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須彌山頂諸天夜居處，與無量百千萬億菩薩俱。爾時一切諸天、天子、阿修羅、風神、迦樓羅、龍、夜叉、緊那羅、羅刹、持明咒者，及諸部多、邪師、畢舍遮、有形無形鬼母大眾等，極多甚廣，悉皆集會於此五百由旬道場；亦有比丘千二百五十人，周匝圍遶，列坐

於前。世尊即爲說法。

爾時金剛手菩薩摩訶薩爲一切金剛部大眾圍遶，復爲明者眾、手印眾及多俱胝持明咒者周匝圍遶，往詣世尊所，從空中下，禮世尊足，遶佛三匝，卻坐一面。

爾時世尊告大祕密主金剛手曰：「祕密主！此等二十五法，是我之般若波羅蜜多門。

「頂禮一切佛菩薩。

喻，菩提心金剛是般若波羅蜜多門；

喻，普賢行是般若波羅蜜多門；

喻，如意寶是般若波羅蜜多門；

喻，無滅是般若波羅蜜多門；

喻，當生是般若波羅蜜多門；

喻，一切識是般若波羅蜜多門；

喻，大猷法性是般若波羅蜜多門；

喻，精進是般若波羅蜜多門；

喻，遍行一切是般若波羅蜜多門；

喻，金剛一切堅固心是般若波羅蜜多門；

喻，一切如來是般若波羅蜜多門；

喻，自性清淨之清淨法性智是般若波羅蜜

多門；

喻，淨治業是般若波羅蜜多門；

喻，決定妙害具金剛之『泮吒』字是
般若波羅蜜多門；

喻，欲貪清淨是般若波羅蜜多門；

喻，迅疾金剛是般若波羅蜜多門；

喻，『吽』行於一切是般若波羅蜜多門；

喻，『醯唎』是般若波羅蜜多門；

喻，『阿』字門是般若波羅蜜多門；

喻，般若波羅蜜多是般若波羅蜜多門；

喻，『暗縛吽』是般若波羅蜜多門；

喻，『伊』是般若波羅蜜多門；

喻，一切如來最勝身是般若波羅蜜多門；

喻，一切如來清淨語是般若波羅蜜多門；
喻，一切如來意金剛是般若波羅蜜多門。」
世尊說是語已，金剛手菩薩摩訶薩及諸眷
屬、天、人、阿修羅、乾闥婆等世間大眾，
皆大歡喜，於世尊所說，稱揚讚歎。

聖般若波羅蜜多二十五門大乘經

跋依釐訂後之新字改定並抉擇。

一切如來母一字般若波羅蜜多經

一切如來母一字般若波羅蜜多經

頂禮大般若波羅蜜多母。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王舍城靈鷲山，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及多俱胝那由他數菩薩俱。爾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阿難！為利益安樂諸有情故，當受持此一字般若波羅蜜多母，即謂：阿。」

世尊說是語已，具壽阿難及諸比丘、菩薩摩訶薩，隨悟波羅蜜多，皆大歡喜，於世尊所說，

稱歎讚揚。

一切如來母一字般若波羅蜜多經

聖般若波羅蜜多日藏大乘經

聖般若波羅蜜多日藏大乘經

頂禮一切佛菩薩。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摩竭陀國阿蘭若，與眾多比丘及無量無數菩薩俱，此諸菩薩，皆從無量佛剎來集。爾時會中有菩薩，名「日光明」，從座而起，至世尊處，白世尊言：「世尊！我欲少問如來，願佛聽許。」世尊告曰：「恣汝所問，我當為說。」

爾時，日光明菩薩白世尊言：「世尊！具足方

便善巧菩薩，應云何學般若波羅蜜多？」世尊告曰：「善男子！有謂『方便善巧日三昧』者，菩薩於彼，應如是學。」復白世尊：「應云何學？」

世尊答曰：「善男子！方便善巧日三昧者，乃有七相。其義云何？一者，猶如日輪能熟苗芽，菩薩三昧，亦如日輪，於諸眾生，能成熟其菩提苗芽。二者，猶如日輪無減無偏，菩薩三昧悲心，於一切眾生，亦齊平等。三者，猶如日輪，能焚滓穢，菩薩勝觀智慧，亦能焚諸煩惱滓穢。四者，猶如日輪能融寒冰，菩薩三昧具對

治智，亦能消融煩惱寒冰。五者，猶如日輪能除黑闇，菩薩妙觀察智亦能消除能所二取黑闇。六者，如日遶行四洲，菩薩圓滿事業亦能解脫四苦瀑流。七者，如日平等，能煖一切，菩薩圓滿行持，能令一切眾生極喜，此方便者，亦如日輪溫暖業用。」

「復次，善男子！諸菩薩應學般若波羅蜜多，即彼應如是學：諸法無自性；無相，離一切相；無實有，離一切實有；無有漏，離一切有漏；體性空。善男子！菩薩應學法性、法界、真如、實際、無亂真如、不異真如、真諦及實

性之義。」

世尊復告日光明菩薩曰：「善男子！菩薩亦應學一切法畢竟無為、無生。善男子！應學一切法自性清淨，亦應知色等一切法自性空，無體性。善男子！若人受持般若波羅蜜多經，是人當除業障，生福資糧，具足無量智慧資糧，具足正念，具足淨戒，具足三昧。復次，善男子！諸菩薩應學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世尊說如是偈：

「多聞勤正法，慈愍諸眾生，
圓滿精進甲，希求自他利，

勤修禪三昧，無我眾生想，
正入大乘道，如昔佛子行，
智者當如是，無誤而修學！」
世尊說是語已，日光明菩薩及諸世間天、人等，
皆大歡喜，於世尊所說，稱揚讚歎。

聖般若波羅蜜多日藏大乘經

聖般若波羅蜜多月藏大乘經

聖般若波羅蜜多月藏大乘經

頂禮一切佛菩薩。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王舍城靈鷲山，與無量無數比丘僧及菩薩眾俱。

爾時，月藏菩薩摩訶薩於會中，從座而起，白世尊言：「世尊！諸菩薩應云何學般若波羅蜜多？」世尊曰：「月藏！一切法離實有，即般若波羅蜜多。譬如月輪，無有分別，遶行四洲，盡除黑暗，如是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多，

雖無分別，然以悲心周覆四倒眾生，自然能除一切煩惱，此亦以無分別故。」

月藏白曰：「世尊！菩薩之般若波羅蜜多有幾何？」世尊告曰：「善男子！菩薩之般若波羅蜜多有二，謂：有漏、無漏。善男子！此中有漏般若者，謂於信解行地位，有能、所二取分別，能斷彼者，是為有漏般若波羅蜜多。善男子！此中無漏般若波羅蜜多者，謂見道之無分別智，以此智離諸分別而無分別故。善男子！此亦般若波羅蜜多，於彼邊際，或此邊際，俱無所住故。」

當知般若者，從色乃至一切種智無自性故，般若波羅蜜多無自性；當知色等諸法，於三時不可得，無縛無解。

善男子！一切法平等故，般若波羅蜜多亦平等；

一切法不滅故，般若波羅蜜多亦不滅；

一切法無相故，般若波羅蜜多亦無相；

一切法不生故，般若波羅蜜多亦不生；

一切法不斷故，般若波羅蜜多亦不斷；

一切法不來故，般若波羅蜜多亦不來；

一切法不去故，般若波羅蜜多亦不去；

一切法不常故，般若波羅蜜多亦不常；
一切法不異故，般若波羅蜜多亦不異；
一切法一義故，般若波羅蜜多亦一義；
一切法無實有性故，般若波羅蜜多亦無實有性。

以要言之，一切皆超相狀、自性、體性故，是為般若波羅蜜多。是故般若波羅蜜多咒，即：
怛經陀·唵·般若爾·般若爾·摩訶般若爾·
旃陀羅般若爾·薩嚩賒些袞唎·莎訶。
諸法從因生，此即世俗諦。
無性無戲論，勝義所行境。」

世尊說是語已，月藏菩薩及一切眷屬、天、人、阿修羅、乾闥婆等世間大眾皆大歡喜，於世尊所說，稱揚讚歎。

聖般若波羅蜜多月藏大乘經

聖般若波羅蜜多普賢大乘經

聖般若波羅蜜多普賢大乘經

頂禮一切佛菩薩。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摩竭陀國阿蘭若法菩提場，與從十方無量無數佛刹來會佛刹微塵數菩薩俱，此諸大眾於普賢願，自在具足，住普賢行。

爾時普賢菩薩等入三昧，名「示顯諸法無分別」。以是三昧力，等佛刹微塵數一切世界皆悉震動。復次，世尊摩普賢菩薩頂，

既摩頂已，一切佛土，乃出遍動。而諸天人，普共一音，以偈讚曰：

「世燈人天無能喻，功德如海到彼岸，

祈請商主作救護，救度眾生出有海。」

復次，普賢菩薩白世尊言：「世尊！此等所應學義，謂相似般若及真正般若，應云何學？」世尊告曰：「普賢！世間資糧道行者之慧，是為相似般若；從於初地以上之慧，是為真正般若。」

世尊說是語已，普賢菩薩及天、人等世間大眾皆大歡喜，於世尊所說，稱揚讚

歎。

聖般若波羅蜜多普賢大乘經

聖般若波羅蜜多金剛手大乘經

聖般若波羅蜜多金剛手大乘經

頂禮一切佛菩薩。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王舍城。爾時金剛手菩薩在眷屬中，從座而起，白世尊言：「世尊！菩薩應云何學般若波羅蜜多？」

世尊告曰：「金剛手！菩薩應如是學般若波羅蜜多，謂：應以一切法無生，學般若波羅蜜多；復次，應以色等諸法無自性、無相、離實有、不可得，學般若波羅蜜多；

應以內空、無法空故，學般若波羅蜜多。
金剛手！般若波羅蜜多是三世諸佛之母，
其大明咒句如是：唵·牟尼·牟尼·摩訶
牟尼耶·莎訶。

「若人受持此般若波羅蜜多，即受持三世
諸佛之法，彼能自憶宿命，斷諸無暇，得
無量福果，常與諸佛世尊同共止住，具菩
提心。」

世尊說是語已，金剛手菩薩及天、人、非
天、乾闥婆等世間大眾，皆大歡喜，於世
尊所說，稱揚讚歎。

聖般若波羅蜜多金剛手大乘經

聖般若波羅蜜多金剛手大乘經

四

聖般若波羅蜜多金剛幢大乘經

聖般若波羅蜜多金剛幢大乘經

頂禮一切佛菩薩。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王舍城，與一切眷屬大眾俱。爾時，金剛幢菩薩在會中，從座而起，白世尊言：「世尊！具足何法，是般若波羅蜜多？」世尊告曰：「金剛幢！當具足四法。云何爲四？謂：應修諸法性空；應知諸行無常，知苦；應修具足離諸戲論法性；應於一切中，修無分別，知一切法，皆

不可得。

「復次，若具四法，是般若生因。云何爲四？初者、依止說法補特伽羅，二者、聞其所說正法，三者、既聞所說，趣入其義，篤行思惟，四者、復能立志如理爲他宣說。是爲般若生因。」

「復次，善男子！諸菩薩應知：一切法自性清淨，故其性空，無我、無實，本性無相，無縛無解，無隱無顯，是故諸菩薩應學般若波羅蜜多，應以一切法無生無住理趣，學般若波羅蜜多。」

世尊告言：「修習無實有，信般若生因，應離一切相，是學般若義。」

世尊說是語已，金剛幢菩薩及天、人、非天、乾闥婆等世間大眾，皆大歡喜，於世尊所說，稱揚讚歎。

聖般若波羅蜜多金剛幢大乘經

五戒功德經

五戒功德經

敬禮聖三寶。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揭伽國膠魚山恐怖鹿林中。爾時，世尊於晨朝時，著衣持鉢，往坡娜鳩羅長者家宅。至已，敷座而坐。

爾時，坡娜鳩羅長者與長者婦摩娜鳩羅俱詣世尊所，頂禮世尊，卻坐一面。坐一面已，坡娜鳩羅長者白世尊言：「大德世尊！

長者婦摩娜鳩羅，乃我於孩提時所迎娶。從彼時起，我唯有長者婦摩娜鳩羅，不於餘者生邪淫心，身不起少過。大德世尊！是以此生，更相顧視。我欲於他世中，仍相顧視。」

長者婦摩娜鳩羅白世尊言：「大德世尊！坡娜鳩羅長者於孩提時，娶我爲新婦，從彼時起，我唯有坡娜鳩羅長者，不於餘者生邪淫心，身不起少過。尊者世尊！是以此生，更相顧視。我欲於他世中，仍相顧視。爾時世尊告曰：「長者及長者婦二人，皆

以欲故，於此生中，更相顧視，於他生中，復當相見。汝等二人信平等、戒平等、捨平等、慧平等，以諸平等，故於此生，更相顧視，於他生中，復當相見。」

世尊復說偈言：

「二人信平等，法語亦平等，依法而營生，互說歡喜語。如是之男女，當生賢妙處，多財富饒家，怨敵亦生喜。二人同戒故，如是行法行，二皆具戒者，數起欲歡喜，

生天亦悅樂。

「是故應護五戒。五戒者，謂：斷殺，斷不與取，斷除邪淫，斷妄語，斷飲酒。應護此五戒。」

復次，諸比丘乃問五戒利益：「大德世尊！應云何知斷殺果報？應云何知斷不與取果？應云何知斷邪淫果？應云何知斷妄語果？應云何知斷飲酒果？」

爾時世尊爲答其所問，令其解悟，因而告曰：「諸比丘！殺生者，應視如毒蛇，具諸眾罪，生餓鬼趣，生傍生趣，生地獄趣。」

彼身滅已，死後當生等活地獄，等活獄卒嚴加燒炙彼人，持諸兵器，斷割支解，斫刺其身，施以所謂五種繫縛。彼地獄眾生數數死，復數數生於等活地獄。彼等於此受猛烈等活劇苦，麤猛炙熱，數遭摧壞，皆悉甚重，是爲殺生異熟果。

「彼雖得生爲人，亦當短壽，諸根不具，醜陋，惡慧，心常驚恐，常起忿恚，具諸疾病、憂苦，離喜，離於一切，於長時中遠離一切。」

是故世尊告曰：

「當於五百世，出生爲餓鬼，
魚蛇鹿鴟鴞，水牛犬狐等，
此乃殺生過，殺生異熟也。
斷除殺生者，當得男女身，
此中勝功德，利益有廿種：
肢節悉圓滿，身健具氣力，
速生善種中，手足潔且柔，
長壽而安樂，勇猛並具力；
文句臻至巧，天等所愛樂，
不爲世間賤，聖者不加訶，
不因惡咒死，具足無邊眷，

色好而身妙，少病亦少憂，不捨離家宅，他人無不喜。凡有斷殺者，男子或女人，皆當受此利，生於人天中。彼身壞滅已，死後生善趣，增上天世間。

「不與取者，於他人物，或爲有情，或非有情，未經見許，入室偷盜等是；欺誑他人而取；或爲自活命故，如是漸次未經見許而取彼等者是。彼身壞已，死後當生號叫地獄。名號叫地獄者，乃有二類，一曰

燃號叫，一曰煙號叫。

「燃號叫者，壽住一劫，偶或火焰充遍；煙號叫者，煙霧瀰漫。二獄皆燃故，地獄眾生，乃受燒煮，九竅出火，焚燒其身，是名煙號叫。」

「煙號叫者，地獄眾生乃受燒煮，九竅出煙瀰漫；燒煮其身，猶若蒸食。此二眾生，出大苦聲，而於是處備受劇苦，麤猛炙熱。」

「諸比丘！不與取者，應視如毒蛇，能令入地獄，入餓鬼境，生於傍生生處。凡有不與取者，果報極重。」

「雖生爲人，受用悉劣。不與取之眾生，雖少財物，亦不能留；難得飲食、衣服、坐具等；常受苦痛，爲他人所瞋恚、損惱，相續不斷；凡有所得，畢竟減損，爲他受用，所欲受用，皆難獲得，所具資財，不得增長；亦離安樂。」

是故世尊告曰：

「貧窮復困苦，醜陋招損惱，生於劣種等，乃不與取過，不與取果報。」

斷不與取者，當得男女身，

此中勝功德，利益有廿種：
常得多稻穀，無量受用豐，
廣增昔所無，妙欲皆堅固，
色聲香味觸，盡皆悅人意，
一切諸希欲，心願速成就。
王盜匪怨賊，皆悉不能奪，
乃至火水等，亦不能惱害。
具如是受用，惠施與食物，
畢竟無所缺，常住安樂中。
斷不與取者，男子或女人，
皆當受此利，生於人天中。

彼身壞滅已，死後生善趣，

增上天世間。

「因邪淫故，貪此活命世間者，彼身壞已，死後當墮生大號叫地獄。其處外灰河兩岸鐵設拉末梨林，高八十由旬，峭峻高聳，刺長十六指幅，枝條垂下；地獄眾生身高十二俱盧舍，身有火上燃。從岸上行六十由旬，眾生各執種種兵器，相互砍殺，彼等更復速往鐵設拉末梨林，手攀樹上荊棘，經數千年。復有眾多獄卒，執械擊之，令頭向下，號哭墜落。熾熱鐵地，遍樹鐵弗，

下墜之際，墮於其上，弗乃從穀道出。彼等當受如是苦痛，常出哭號，經於一劫，住鐵甕內，甕達六十由旬，塘煨充塞，獄卒以之灌注其口。」

是故世尊告曰：

「黑山疊嶂起，高聳而峭峻，樹具利鐵刺，世人遂無樂。

住彼樹梢時，家室復何爲？」

是故世尊告曰：「諸比丘！邪淫者，應視如毒蛇，能令入地獄，入餓鬼境，生於傍生生處。凡邪淫之異熟，皆甚劇也。彼雖

得生爲人，亦受大苦。」

是故世尊告曰：

「當於五百世，轉女黃門身，數數轉生爲，令嘔癩病身，此乃邪淫過。」

「於多生中，數遭損惱，怨敵眾多，常與怨賊共處，寤寐皆苦，常起忿恚，爲人所害，常時身曲，耳聾，世世生盲等；必多遷變，心常不喜，樂於相鬪，離歡喜心。彼身壞已，死後當墮生大號叫地獄，於彼處受劇苦痛，麤猛炙熱，此皆邪淫之果報。」

「斷除邪淫者，當得男女身，此中勝功德，利益有廿種：彼當無怨敵，世間皆喜之，易得諸飲食，衣服座住處，安眠復安居。是人醒寤樂，解脫惡趣怖，無憂亦無畏，是人無諸疾，不生女黃門，凡所志求事，微願皆當成。多相愛敬者，更別無怨賊，諸根悉具足，真正具善相，無疑無不忍，男女皆無疑。」

斷除邪淫者，男子或女人，皆當受此利，生於人天中。

彼身壞滅已，死後生善趣，增上天世間。

凡欲生爲男，生生世世中，不尋他女人，亦當滌心垢。

「若有婦人，不善侍翁姑，不侍其夫，凌蔑其夫，不敬夫之兄，傷害夫之姐妹；或復四體不勤，背不負重，不與所欲飲食，而於彼等無慚無愧；論評毀謗其夫，當生地獄，臥於熱鐵地上；熾燃鐵鉤，強入其

口，如上鉤之魚，復拔其舌，舌尖外露，即以繩索縛之，牽引令出；舌既出已，遂以兵器，數數施於舌尖；於擊打處，自生大蟲噉食其唇，如是噉食，遂致莫能少言。如是彼人，當於是處而受燒煮，經數千年，遭燒煮已，復墮大地獄。」

是故世尊告曰：

「女欲得男者，生生世世中，如天子天女，不應捨其夫。」

「復次，妄語者，當生黑繩地獄，彼中諸獄卒，俱出大聲，執諸燒燃兵器，拖曳

一一地獄眾生，至熱鐵地，施以燒燃黑繩，持熾燃兵器，翻覆其身，如以簸箕瀘物，復以鉞斧劈割其身，彼等皆出大聲，號哭而住，飲自身血。以妄語故，生彼黑繩，復於其處，受劇苦痛，麤猛炙熱。

「諸比丘！妄語者，應思如毒蛇，能致眾苦，令入地獄，入餓鬼境，生於傍生生處。凡諸妄語之異熟，皆甚劇也。彼雖得生為人，然無悲心，聲若鳥鳴，舌不便給，齧齒口臭，齒不平正，言語粗惡，音聲嘶破，唇不便給，心懷嫉妬，常懷愛欲。彼身壞

已，死後當生黑繩地獄。」
是故世尊告曰：

「口中出膿臭，臭延一由旬，
不能知佛法，此乃妄語過，
妄語果報也。」

斷除妄語者，當得男女身，
此中勝功德，利益有卅三：
眼耳鼻舌身，意等極清淨，
猶如蓮花蕊，眼正齒平齊，
身高矮合宜，穠纖亦合度；
如是善言說，香似優波羅，

常如君陀香，眾僕所承侍，
堪受供養辭。

善巧一切法，至達義與文，
心念無怯弱，常出殊勝語。
斷除妄語者，男子或女人，
皆當受此利，生於人天中。
彼身壞滅已，死後生善趣，
增上天世間。

「所謂妄語者，是為有罪。善男子！為諸
所欲事，亦不應說妄語，應取如是真妙精
粹。所謂妄語者，所作無義，欺誑世間，當

於來世，生無間獄。是故，莫爲營生而說妄語。兩舌有如姜黃，其色不能久存；如糠秕聚，安極不能久住；如於馬背，置果亦難久住。一切智佛、菩薩具蓋障時，雖遭利劍斷頸，亦不說二語。沙門、婆羅門，以久說諦實語故，能度眾生至彼岸。

「飲酒者，當墮生熱地獄，墮彼處眾生久受燒煮，經數千年。雖脫彼處，復投無灘灰河之岸，所向無路，反覆洄渡；彼處獄卒，以鉤釣之，猶如釣魚，復捶打於熱鐵地上，呼曰：『嗟！男子，汝何所欲？』」

答曰：『大兄！渴也。』彼獄卒即以燒燃鐵鉤，拗開其口，灌熱鐵汁；鐵汁燒唇，燒咽，燒胸，燒小腸，燒心，從穀道出。以此等刑，令受痛苦，號哭翻轉。彼時猶未能死，乃至死前，皆當感受罪業果報，當受彼等異熟。」

是故世尊告曰：

「沸熱兇險河，無灘甚難渡，鐵蓮瓣銳利，翻轉於其上，灰河無灘底，非法竟何爲？」

「若人飲酒，其罪非微，雖生爲人，常失

憶念，瘖啞如羊，惡慧，不明道理，常嗜睡眠，劣慧甚愚，驚恐畏怖，多疑兩舌，言不可信，慳吝嫉妒，心不出離，無慚無愧，淺慧，不明善法。

「當於五百世，出生爲夜叉；亦於五百世，出生爲犬身；無邊生世中，生爲瘋癲者。此乃飲酒過，飲酒果報也。斷除飲酒者，當得男女身，此中勝功德，利益有卅六：過去或現在，乃至於未來，

所生少分事，當能速了知；
常安住正念，不致起癡狂，
具足殊勝慧，不昧不放逸，
文辭甚明了，知慚言清淨，
不說顛倒語，兩舌與惡口，
不讚無義事。日日夜夜中，
知恩且無欲，布施具淨戒，
無忿言正直，無畏極善巧，
圓具慚愧心，無畏無疑心，
穎悟聞能持，具義而超群。
斷除飲酒者，男子或女人，

皆當受此利，生於人天中。

彼身壞滅已，死後生善趣，

增上天世間。

「當護此等戒律。設若有人，不護男戒，不護女戒，亦不修習，其身壞已，死後即當顛倒墮生惡趣、三途。設若有人，能護戒律，復能修習，彼等此身壞已，死後當生增上善趣，生天世間。」

世尊說是語已，諸比丘於世尊所說，稱揚讚歎。

佛說五戒功德經

大班智達阿難陀師利口授，多聞譯師釋迦
比丘尼瑪堅贊貝桑布_{日幢吉祥賢}翻譯、校訂、抉擇
於諸說二語譯師之祖庭吉祥解脫洲經堂。
願如日月廣被大地！

大迦葉經

大迦葉經

敬禮聖三寶。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精舍。爾時，具壽大迦葉在畢波羅窟，爲重病所逼苦。世尊於初夜時，入諸法分別妙觀而住。是後復往具壽大迦葉所，至已，敷座而坐。坐已，世尊告具壽大迦葉曰：「迦葉！汝猶欲飲食不？受苦若何？云何得瘳？若依於療病之法，非不能瘳也。」

具壽大迦葉乃白佛言：「大德！我於飲食，已無愛染，今爲重病所逼，痊濟難料，願賜療癒之方。」

世尊告曰：「我今當爲汝善說此七菩提分。若多修習，能得神通、證菩提、趣涅槃。云何爲七？」

迦葉！我說此正念菩提分是真實菩提分，若多修習，能得神通、證菩提、趣涅槃；

復次，迦葉！我說擇法是真實菩提分，若多修習，能得神通、證菩提、趣涅槃；

復次，迦葉！我說精進是真實菩提分，若

多修習，能得神通、證菩提、趣涅槃；

復次，迦葉！我說喜是真實菩提分，若多修習，能得神通、證菩提、趣涅槃；

復次，迦葉！我說輕安是真實菩提分，若多修習，能得神通、證菩提、趣涅槃；

復次，迦葉！我說定是真實菩提分，若多修習，能得神通、證菩提、趣涅槃；

復次，迦葉！我說捨是真實菩提分，若多修習，能得神通、證菩提、趣涅槃。

迦葉！我今說此七菩提分，若多修習，能得神通、證菩提、趣涅槃。於世尊如來所

說菩提分，汝當修學。」
世尊說是語已，具壽大迦葉於世尊所說，
稱揚讚歎，其病即瘳。具壽大迦葉於座乃
起，具壽大迦葉病瘳矣。

長老 大迦葉經

聖金經大乘經

聖金經大乘經

敬禮一切佛菩薩。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祇樹給孤獨園。爾時，具壽阿難白世尊言：「世尊！云何觀菩提心？」

世尊告曰：「具壽阿難！菩提心者，應觀其性如金。如金自性清淨，菩提心亦自性清淨。雖金匠造作種種諸器，金性不變。菩提心亦如是，以其自性不變故，雖有種

種功德差別，於勝義中，亦不離菩提心。」
爾時，世尊復說是偈：

「菩提心本淨，

應勤自他利，

修習本無實，

信解於慧因。」

世尊說是語已，具壽阿難、一切眾會，天、人、非天、乾闥婆等世間大眾，皆大歡喜，於世尊所說，稱揚讚歎。

聖金經大乘經

聖三昧最上妙經

聖三昧最上妙經 一卷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王舍城，與大比丘僧三萬人、菩薩大士五千人、天龍八部、人天等諸多眷屬俱。

復有四方四護世者、羅刹、餓鬼等四部，亦皆來集，在眷屬中。

爾時，世尊入光明三昧，默然而住。眾多眷屬，以是生疑。

爾時，法王子文殊師利童子菩薩從座中起，遶佛三匝，復以偈頌，讚歎於佛：

「法主甚善哉！寂然住三昧；

周圍眷屬眾，由是皆生疑。

甚善日月光，斂照默然住；

甚善珍寶藏，不施貧乏眾；

甚善人中王，請從三昧出。

甚善龍王者，請降甘露雨。

甚善天中尊，請速演諸法。

甚善爲有情，請演一乘義。」

爾時，世尊即從三昧起，告眾眷屬言：「我有諸多無上寶智，能令汝等利益安樂，遠離貧乏，是故勿疑，欲問便問。」

爾時，阿難從座而起，即白佛言：「世尊！我自思忖：多聞者，即能速證無上菩提。然依昔聞諸經所說，多聞復具利慧根者，彼於菩提，甚難證得，謂當有八魔。若爾，我當云何得證無上菩提？」

世尊告阿難曰：「阿難！多聞之人，乃有二心。云何二心？謂：三昧心、亂心。心住三昧，則雖多聞，亦無妨礙；心住亂中，雖復多聞，亦無益處。凡彼備具三昧、智慧者，即當速證無上菩提。」

阿難白言：「世尊！何以故，於一切經中，

咸皆讚歎三昧、智慧，名最上妙？」

世尊告阿難曰：「阿難！具足三昧、智慧者，譬如獅子，獸中第一；亦如日光，光中最勝；亦如須彌，群山之最。何以故？具足三昧、智慧力者，爲最上妙故。」

世尊告阿難曰：「阿難！假使有人，以栴檀木，修造精舍，遍滿三千大千世界；又復有人，以七珍寶，修造精舍，遍滿三千大千世界。如是二人，得福等不？」

阿難白言：「是二人中，以七寶修造者，得福最上。」

佛告阿難：「復次有人，乃以凡金，修造精舍，遍滿三千大千世界；又復有人，則以真金，修造精舍，遍滿三千大千世界。如是二人，得福等不？」

阿難白言：「是二人中，以真金修造者，得福最上。」

佛告阿難：「假使有人，以栴檀木，並餘香木，修造佛像，遍滿三千大千世界，供養禮拜；又復有人，則以真金，並諸七寶，修造佛像，遍滿三千大千世界，供養禮拜。如是二人，福有異不？」

阿難白言：「以七寶真金，造佛像者，所得福大。」

佛告阿難曰：「假使有人，其能發心，作大布施，七寶庫藏、妻妾子息，皆悉能施；又復有人，頭目身體，並諸難得七寶庫藏，皆悉能施。如是二人，福有異不？」

阿難白言：「以七寶、身體、妻妾、子息，作供養者，所得福大。」

佛告阿難：「假使有人，能為遍滿三千大千世界眾人，宣揚十二部經，廣弘於世，所謂：若自讀誦、教他念誦；又復有人，能為

遍滿三千大千世界眾人，依文念誦，復於文義，解了通達。如是二人，何者福大？」

阿難白言：「依文念誦、了達其義者，所得福大。」

佛告阿難：「假使有人，能無礙念誦十二部經，然不解深義，亦能奉持經籍，其數遍滿三千大千世界。復又有人，於十二部經，能熟諳誦，了達深義，亦能奉持遍滿三千大千世界經典。如是二人得福，何者爲上？」

阿難白言：「念誦復能了達其義，爲他人

說，得福最上。」

佛告阿難：「假使有人，於十二部經，能解能說，然於布施、持戒、安忍、慈悲喜捨，皆不奉行；又復有人，於十二部經，能解能說，復於布施、持戒、安忍、慈悲喜捨，皆能廣行，於諸有情，具平等心，等如一子。如是二人，何者福大？」

阿難白言：「能行慈悲喜捨，持戒、安忍，布施有情，所得福大，所得福多。」

世尊告阿難曰：「假使有人，於十二部經，能解能說，復於十五韋陀論，純熟能說，

弘揚於世。又復有人，亦於十二部經，能解能說，復能通曉十五韋陀論，所謂：生論、決定論、五蘊論、十二緣起論、十八界論、大空論、日月論、日月雲論、莊嚴經論、勝義性論、金剛藏論、一切相智論、三解脫門論等是；亦行布施、持戒、安忍，慈悲喜捨，其於壞戒、護戒，無有二心，等如虛空；不見有情一切過，於諸眾生，具平等心，等如一子；於瞋怨者，心亦平等，猶如虛空。更復有人，於方廣十二部經，不加毀謗。如是二人，何者福大？」

阿難白言：「於方廣十二部經，不加毀謗，是人福德，無數無量，不可思議。」

世尊告阿難曰：「復次，假使有人，能令我前所說一切福德，遍滿三千大千世界，於十二部經、十五部論，亦能念誦、解說，且能持戒、安忍、奉行慈心等，並行布施，多聞已達第一，能說諸法空寂義，能令聞者得五通，如是亦能作利益安樂事。然而是人，乃不能於一日一夜，住於三昧。何以故？補特伽羅具多聞者，我慢心盛，如山如海。如是我慢心盛，當於惡趣受苦，

經無量劫。從彼地獄出已，復生禽鳥中。多聞若爾，究有何益？

「凡具禪定三昧者，生死輪迴，罪惡重業，當能淨除。多聞如草，三昧如火；多聞如鐵，禪定三昧如金；多聞猶如藥末，禪定三昧則如藥樹；多聞如江，禪定三昧如海。是故我說禪定三昧福聚功德，經劫不可盡述。」

世尊告阿難曰：「我念往昔，嘗爲多聞士夫，彼時文殊師利與我諍論有無。文殊言有，我則言無，乃於有諦無諦起諍，莫能

決定。末後命終，轉生惡趣，吞熱鐵丸，經無數劫。從地獄出，遇迦葉佛。

「迦葉佛乃爲說有諦無諦：『諸法自性，不得定執，不落一向，如汝或言於有，又或言無，勝義則非是也。何以故？以諸法空故，而爲寂靜，故此二真諦者，既非爲有，亦非爲無。汝所知解，唯曉字義，於甚深義，猶不能達。是故汝於此義，有如盲聾，豈能解悟如是甚深義諦？』我既聞是語已，乃入山中阿蘭若處，作意思惟，入禪定三昧。經七日已，於四禪之三昧、三三昧、

智三昧、大空、勝義空、空空等，了悟通達。亦能了悟：以諸法空故，而爲寂靜，畢竟無有。何以故？以諸法體性空故。

「是故當知：修習禪定，爲最上妙。假使有人，修習禪定三昧，若一日夜，若修七日，雖無量劫，所造重罪，亦當漸次滅息。其餘重罪，亦當淨除。」

「復次，若問：『云何？』或殺父母，或殺阿羅漢，或毀佛塔，或毀精舍，或焚僧房，或犯四波羅夷，或犯八波羅夷，或犯五重，或犯自性六重，或謗方廣經典，或

說他過，不行奉事；隨所生處，我慢熾盛，自然造作重罪。若能修習禪定三昧，罪自滅淨。此亦因禪定三昧力而淨，非餘力也。

「若於七日，能得如是無量功德福聚，何況盡其一生，住阿蘭若，山間樹下，作意尋、除、入、斷？」

「何以故？心如江河，剎那不住；心如獼猴，一取一捨。以要言之，心者，以三昧故而不動。」

「設若心動，於一切法，便生亂想。若住三昧，於世間中，生住滅行，知解了悟，

亦即能悟：諸法以性空故，而爲寂靜；無常流轉，空而無我；如幻，如化，如電，如風，如尋香城，如泡，如陽焰，如響，如空中鳥跡。

「若知世間所有，於山林、江河、池沼、大海等處，凡一切水，大火劫起，皆當焚盡，除四禪及四無色定，其餘諸法，皆歸爲空。以是當知，禪定威力甚難思議。

「心若住於三昧，則見十方三千大千世界日月、星辰、江河、大海、山林、谿谷，如觀掌中菴摩勒果。

「若住禪定三昧，能以神變，去至十方恆河沙界，復能以神變力，變化十方世界地水火風、日月、星宿、山林、流水、樹木、天宮、龍宮。是故當知，禪定威力甚難思議。」

「縱使十方三千大千世界，以禪定三昧力故，亦能變化。阿難！大目犍連以入三昧故，能以三昧起種種變化，乃至以三昧故，如旋火輪，行於此大地。當知多聞，不能如是。」

世尊命阿難曰：「汝且振動大地。」

阿難白言：「我無禪定三昧，莫能振動也。」

世尊告阿難曰：「修習禪定三昧，雖不得沙門四果，亦踰多聞百千萬倍。」

爾時，住於竹林比丘，有五百餘人，自恃多聞，既聞佛告阿難之語，謂目犍連神通三昧第一，即詣佛所，頭面禮世尊足，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修學多聞，十二部經，皆通達故，凡十六大國者，悉皆恭敬承事我等，猶如敬佛。世尊云何言多聞終不能得無上菩提？」

如是白已，五百比丘一時俱白世尊言：「我等當捨多聞，修學禪定三昧。」

世尊告諸比丘曰：「比丘！汝等莫作是說，言應捨多聞，而學禪定三昧。我觀汝慧，猶如蚊翅，欲遮日月之光，如盲瞽人，欲登須彌，如無船人，欲渡大海，如折翅鳥，欲飛騰虛空，汝等亦復如是。」

諸比丘乃心生恐怖，若死近死。

世尊復告諸比丘曰：「比丘！汝等莫驚怖，心且入三昧。」

諸比丘白言：「我等尚且無禪定力，何況三昧？」

世尊告曰：「我有妙藥，汝等當得三昧。」

諸比丘白言：「願世尊說，我等當如是行。」
世尊告曰：「云妙藥者，謂：尋、除、入、
斷。」

諸比丘白言：「云何尋、除、入、斷？我
等未能知解。惟願世尊，爲我宣說。」

爾時，佛復告曰：「起初心曰尋，生二心
曰除，生三心曰入，生四心曰斷。」

「又：初禪曰尋，二禪曰除，三禪曰入，
四禪曰斷。又：云禪定者，謂：身念住、
心念住、法念住、受念住，乃至得四通；
及如是一切法，謂：四正斷、四神足、四

諦、四三摩地、四無相、四菩提。比丘！汝於初禪，猶未明了，何況四禪乃至一切法？諸比丘！當以種種方便，入禪定三昧。

「若念不淨，當見身之四大，所謂：皮膚、骨鎖、肢節；膿血流溢，猶如九孔漏器，注水其中，便即漏泄；諸不淨物，屎尿污穢，數數漏泄。從彼三昧，則能見諸般物，如是乃能各各觀見：動靜、青黃白黑等相，是故心不錯亂，見彼等物，當即遮轉。起白骨觀，了出入息，亦同於彼。」

「若比丘犯四根本戒，比丘尼犯八根本罪，

優婆夷犯五根本戒，沙彌犯十戒，式叉摩尼犯六重罪，若盜佛法僧財，若盜和尚、阿闍梨、尊重、父母、僧財，毀謗方廣經典，如是補特伽羅，其入禪定三昧時，見自身口，猶如疾風；亦見身血，如火熾然；骨如山巖，脈如樹木，見其五臟，則如蚺蛇。又見手持大火，疾馳風中；頭頂大山，起身腳跌；口出獅子，眼出毘舍闍，鼻出大蛇，耳出豺狼；屎尿下墜，猶如降雨，多如大海；或見十方諸佛示現諸多神變。見如是相時，當從禪定起，詣山園林，阿蘭

若處，誦方廣經，並作懺悔。

「如是悔除前罪，當於七日，或二七日，或三七日，或四七日，或五七日，或六七日，或七七日，發露懺悔。

「當如是清淨罪業，復修禪定。其中罪輕者，漸次當見身如琉璃山。

「若人未犯四根本罪，乃至未犯自性五重，其人入三昧時，當見十方諸佛俱時說法，所謂宣說：四諦、四正斷、四神足、苦法、忍法、頂法、世第一法；或說七覺支、四禪、八大人覺、四空、三三昧、八解脫。於三昧

中，或見昏闇，或見光明，即從是三昧起，當生妙喜之心。」

世尊如是告已，諸比丘乃返所居園林，於七日中，修習三昧，於是悉皆證阿羅漢。證已，往詣佛所，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依佛所說，今已解脫輪迴，證無上果。」世尊告曰：「汝等既如是證，示現神變，今時已至。」佛既如是告已，五百比丘乃飛騰虛空，或臥或坐，或行或住，或身出火，或出水等，大顯神變，凡十八種。爾時，多聞比丘眾，以修習禪定故，具諸般變化，

如大目犍連。

復次，阿難乃白佛言：「世尊！如來入涅槃後，此正法當住世幾許？於惡世時，有情修習此法，證沙門四果者，當有幾何？」世尊告阿難曰：「此後仲春之月，我當於拘尸那城涅槃。」

「我涅槃後八十年間，有諸眾生，依法而行，或住塚間，或住樹下，作意是法，所謂：尋、除、入、斷。如是修法行者，十千人中，有九千人，當證沙門四果。後三百年，有十千人，當證沙門四果。」

「後三百年，至五百年間，我之近住弟子，漸行不善法，以嫉妬心故，邪命自活。五百千人中，有十千人，當證沙門果。

「後五百年，至八百年間，我之近住弟子有著俗服者，畜養牛、羊、貓、驢、馬等，儲積穀米，自耕自食，蓄男女僕。彼時千千人中，有一千人，當證四沙門果。

「後八百年，至千年間，我之近住弟子有學罪法者，親近王者、王子、大臣、長者，共爲朋友，下至書信往返，而作戲言，耕田掘地，富有麩麵，儲蓄金銀，乃至七寶，

啖肉飲酒，資養四大；猶如妓女，著新色衣，行欺惑事。萬十萬人，約僅百人，當得沙門四果。

「後一千年，至三百年間，動亂鉅矣。我之近住弟子，雖著法衣，如於田邊，豎舊藩耳，無有威嚴。俗人見之，不行奉事，如見屠者。」

「彼時國中，亦當紛亂。互爲怨讎，輾轉相殺，是以王臣、父子、兄弟，亦皆互爲怨讎；無慈無悲，乃爲飲食，而起煩惱。無家宅者、無妻妾者、無子女者、盲聾瘖啞、

根不全者、男女僕役，悉皆逃出，國破家亡。不能自養活者，乃入我之法中，俗家眾人見之，如見獵者；猶如天牛、野馬、瘋象，難以調伏，隨心所欲，師徒皆如殘戾野人，放縱受用貪欲，尊卑無序，不計優劣，猶如傍生畜類，造作眾罪，不畏惡趣；隨至何處，皆近沽酒屠肉者，與獵者、妓女爲友，並造口業，心中所思，亦是罪惡；或近宰官；種種巧計，恐嚇善人，奪其財物，蓄養女人；或持獵具魚筌等，捕捉魚等，親自烹殺。月半月盡，不行布薩。自恣或

作戒羯磨事時，尊卑友朋，起惡毒心，互爭互瞋，師徒互揭陰私，罵詈揚惡，譬如多蚘，共集一穴，朋比爲黨，伐異黨同，惡口罵詈；尊卑次序，亦皆不存。猶如殘戾野人，不願行善，奪財自矜，貪著名利，無有饜足。當彼之時，十二部經，皆當隱沒，無人讀誦；我諸弟子，乃好習學奉行兵法，以及訓詁、文字、嬉遊、騎乘、禳祭、棋奕、歌舞、集會、驅擯、射箭、賽馬等非法。

「以其如是行諸非善之法故，死後即墮惡趣，無量劫中，受惡趣苦；從彼解脫，復

生傍生，飢渴受苦，負重而行。

「此後，雖有修學杜多功德者，亦多行非法，不住山林，不住塚間，不住樹下，常遊城中，心多妄念，好求名利，貪著財物受用，心不知足；雖有說法者，然於佛所說法，能悟入者，萬分當中，不及其一。又與諸多眷屬同遊城中，入於俗家，爲牟名利，而爲俗人說法；蓄積諸多受用，有如屠者。諸不受享酒肉者乃訶責言：『諸比丘！汝爲尊者，既捨俗而出家，然無悲心，又復如是多行非法，汝若屠者矣！』」。

「彼等比丘既聞罵詈，反皆於是人捶打、罵詈、呵叱，互作是語：『如來在世時，曾言：我未開許飲酒、食肉。今如來入滅，悉皆開許。故我飲酒食肉也！』既離俗眾，彼等乃相與嬉笑道：『我等所知，如佛親說。』如是口說無義語、爭競語、亂語。猶如盲瞽，豎二指向日，妄論上方日輪廣狹大小；又如聾者，謂『我聞天上說法之聲』。眾盲集會。於此世間，雖文殊師利與大迦葉等，應化住世，亦當受眾人捶打、罵詈，復遭驅擯，不令安身。

「復次，譬如獅子住香山中，鹿等野獸，莫敢臨近彼處；迨獅子從彼山出，野獸、毒惡猛獸等，乃相呼喚，入香山中，噉食嘉果，啜飲清泉。以如是故，一切飲食，乃告枯竭，住於香山諸天，亦不能救；於是毒草蔓生，若有食者，當即命終。」

「我入涅槃後，一切比丘雖皆誦讀我所宣說十二部經，然於上者，教令爲中，教中爲下，教下爲上，教中爲下、末者；亦即：非真義者，謂爲真義；於真義者，謂非真義。如諸外道，以己經典，謂爲真實。」

「彼時，十二部經雖行於世，威嚴勢力，俱不存矣。或雖有人，念誦披讀，不得一人，證沙門四果也。如是我之弟子，如王失國，如鳥折翅。精舍佛塔，悉皆荒蕪，無人修整；如是雖有佛像、旛旗、寶傘，然如兵甲遭毀，於是鴿雀豬犬羊等，作巢居焉。至於比丘，各各住處，則精心灑掃，務求莊嚴。」

世尊告阿難曰：「此亦略略示告汝耳。」阿難聞言，涕淚悲泣。

如是，世尊爲止阿難憂愁悲泣，乃告之曰：

「汝莫哭泣如斯，應當受持此經，廣弘於世。」

爾時，阿難拭淚已，白世尊言：「我當受持。」

釋提桓因、人天大眾，亦告阿難言：「尊者！我等亦當受持。若人住於山林，或住樹下，或住曠野，或住塚間，誦讀此經，我等將偕人天眷屬、非人眾俱，前往彼處，下至一偈，乃至一句，皆當受持，不忘不失。」

說是經時，一千比丘即證沙門四果，

一千五百比丘尼證須陀洹果，五百優婆塞得善清淨。於是天、人、阿修羅等，作禮而去。

聖三昧最上妙經

聖精修大乘發信經

聖精修大乘發信經 卷一

敬禮一切佛菩薩。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王舍城靈鷲山，與諸菩薩摩訶薩俱。此諸大菩薩僧，皆從各各佛刹前來集會，悉已降諸魔怨，遠離煩惱、隨惑、習氣遍行；隨意示現受生，能於其中，得大自在；無量劫來，自在布施身與住處；知悟一切魔業障礙；亦皆通曉方便軌則，堪能成就所有眾生一切義利；

已得善知一切出離大力；善能壞外道論；善以廣大神通變化攝集大眾；又復修習摩訶波羅蜜多故，已得摩訶瑜伽一切行相；於世間法，畢竟心不染著，猶如虛空。所謂：明信菩薩摩訶薩、無垢信菩薩、不動搖信菩薩、妙信入菩薩、勝住信菩薩、不壞信菩薩、不動信菩薩、善求信菩薩、平等信菩薩、大信菩薩、隨信菩薩、正入信菩薩、能入信菩薩、摧疑信菩薩、示信菩薩、能善住信菩薩、能增上信菩薩、修信菩薩、廣求信器菩薩、大方便信菩薩摩訶薩。

如是等菩薩五千人，復與大迦葉等諸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世尊爲無量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周匝圍遶，瞻視於前，安住於多百千眾中。

爾時，於眷屬中，諸多初業菩薩，皆住信解行地，來此會坐。世尊乃語諸初業信解行住菩薩曰：「諸善男子！凡有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能得大果報，具大利益。是故初業信解行住菩薩應信於大乘，以是多所安住。」

於是大方便信菩薩承佛威神，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跪地，向世尊所，合掌頂禮，白世尊言：「世尊！若諸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云何知其相？云何諸菩薩爲大乘而於大乘生信？世尊！若諸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其分別行相云何？若諸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得何利益？」

世尊告曰：「善男子！汝爲令無量菩薩得義利故，而在此坐，問於如來。善哉！善哉！是故，善男子！諦聽！我當說之。善男子！當知此十一者，即是諸菩薩爲大乘

而信於大乘之相。謂：明淨相、悅澤相、行相相、攝取相、處相、超越相、根本相、守護相、連持相、相續相、圓成相。」

大方便信白言：「世尊！云何爲諸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之明淨相？」。

世尊告曰：「善男子！離四種濁，即是諸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之明淨相。云何四種濁？所謂：恚濁、不信濁、畏濁、疑濁。善男子！如是爲大乘而於大乘得信心之菩薩，彼於後時，必不於大乘生恚心，必不於深廣諸法生不信心，必不於深廣諸法恐

畏驚怖，必不於深廣法難忍生疑。」

大方便信菩薩白言：「世尊！何故初業信解行住菩薩，知法而未解悟，而能於如是深廣大乘諸法不生疑心，離於疑濁？」。

世尊告曰：「善男子！菩薩非以不悟法性之知，於大乘深廣諸法不生疑心，離於疑濁；菩薩因假他緣，以信解力，乃於大乘深廣諸法不生疑心，離於疑濁。如是，初業信解行住菩薩於大乘深廣諸法，以如來故，信解此等爲如來所說、如來所證，而於諸法，安立無倒信解；以假他緣所生信解力故，於如來

所說深廣契經諸法，無有疑心，離於疑心。善男子！如是名爲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之明淨相。」

大方便信菩薩白言：「世尊！云何是諸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之悅澤相？」

世尊告曰：「善男子！當知菩薩爲大乘而於大乘具信，以此喜樂，令身心悅澤，此即爲其悅澤相。復次，諸菩薩爲大乘而於大乘具信，以此喜樂，令身心清涼；然諸受欲者，其從妙欲所生喜樂，則不如是；諸有色有情、無色有情，以其喜樂，亦不

能如是令身心清涼。

「何以故？如是，彼等喜樂實不寂靜。云何不寂靜？凡從欲所生喜樂、諸受欲者之喜樂，即具如是貪恚，爲不寂靜相；以高下之因故，爲不寂靜相；於諸真諦，隨逐猶疑故，爲極不寂靜相；亦有我執、我所執及其根本所生無量見故，爲極不寂靜相；以顛倒、散亂、掉悔、沉沒、放逸、無慚等隨惑之根本故，極不寂靜；以五趣種種業行因緣之根本故，極不寂靜；以苦諦所攝、運轉故，極不寂靜。」

「善男子！以彼入於煩惱雜染、業雜染、壽雜染因果流轉故，五欲所生喜樂，極不寂靜，是故不能令身心清涼。

「當知：猶如諸受欲者，從妙欲所生喜樂爲非寂靜，諸有色者、無色者從三摩跋提之所生，皆以是等理趣而爲極不寂靜相。既極不寂靜，則於聖法律中，身心皆不得清涼。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所生喜樂，於貪恚之極不寂靜，皆悉遠離；於高下之極不寂靜，皆悉遠離；於諸真諦所生猶疑之極不寂靜，皆悉遠離；從我執、我所執

及其根本所生無量見之極不寂靜，皆悉遠離；於顛倒、散亂、掉悔、沉沒、放逸、無慚等隨惑之極不寂靜，皆悉遠離；於五趣種種業行因緣之極不寂靜，皆悉遠離；於苦諦所攝之極不寂靜，皆悉遠離；如是，於煩惱雜染、業雜染、壽雜染因果流轉之極不寂靜，皆悉遠離故，極爲寂靜。極爲寂靜故，於聖法律中，身心皆得清涼。善男子！此是諸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之悅澤相。

大方便信菩薩白言：「世尊！諸菩薩爲大

乘而信於大乘之悅澤相及喜樂事，是爲希有。世尊！於諸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所生喜樂事，當深生信解。世尊！云何是諸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之行相相？」

世尊告曰：「善男子！諸菩薩以三種行相，爲大乘而入信大乘，謂：信解行相、變異行相、欣悅行相。」

白言：「世尊！云何諸菩薩爲大乘而以信解行相入信大乘？」。

世尊告曰：「善男子！菩薩信解所宣說深廣諸法，從本以來，即爲如是。何以故？

如是等諸法，當是如來所行境界、如來所說。是以如來成等正覺，非爲尋思者境界。如是，諸尋思者聞是等深廣法，即生驚怖，何況能證？是以此等非爲尋思者境界。以是等故有諸佛菩提，所說諸法亦如是有。是故，彼等於諸佛世尊所說深廣法及其果者，信解皆是爲有，乃以菩薩信解行相而發信。」

白言：「世尊！云何諸菩薩爲大乘而以變異行相入信大乘？」

世尊告曰：「善男子！菩薩於深廣法，從

本來有、具諸功德，多所信解，復有身變異、心變異而於大乘發信。」

白言：「世尊！云何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所生之身變異？」

世尊告曰：「善男子！身毛爲豎、流淚盈目，即是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所生之身變異。」

白言：「世尊！云何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所生之心變異？」。

世尊告曰：「善男子！由身所生無罪大喜，即是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所生之心變異。」

如是，善男子！此即菩薩爲大乘而以變異行相入信大乘。」

白言：「世尊！云何諸菩薩爲大乘而以欣悅行相入信大乘？」

世尊告曰：「善男子！菩薩爲大乘而於大乘得信心，乃作是念：『往昔無量有情生人中者，以精進力、慧力，乃能善得深廣之法；於未來世，亦當善得；如是，無量有情於現世中，以精進力、慧力，善得深廣之法。我今出生人中，復遇善緣，爲得深廣法，何故退失精進？』如是知己，菩

薩於所有佛剎中，常於深廣法發信，以是心生欣悅，生起信解而住。

「善男子！如是，菩薩爲大乘而以欣悅行相入信大乘。善男子！此是諸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之行相相。」

白言：「世尊！云何是諸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之攝取相？」

世尊告曰：「善男子！諸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者，乃從攝取無量福智而生。

「何以故？善男子！以其爲一切有情利益安樂處故。所有世間善根，所謂：當生人

天、形色妙好、生富樂家、聰明黠慧、具念具慧、各各方所僕從眾多、長壽、具大宗葉；生於刹利大姓，如大娑羅樹王；生於婆羅門大姓，如大娑羅樹王；生居士家，如大娑羅樹王；生於四天王種、三十三天、夜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生爲轉輪聖王、護世者、帝釋、魔王、梵天；生色界禪，乃至無想、非想非非想有頂之善根，比於爲大乘而於大乘發信、攝取無量福智所生善根，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不及一，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

「何以故？彼等世間善根，乃有貪恚，極不寂靜；其有高下，極不寂靜；於諸真諦，生猶疑故，極不寂靜；有我執、我所執及其根本所生無量見，極不寂靜；有顛倒、散亂、掉悔、沉沒、放逸、無慚等隨惑，極不寂靜；五趣種種業行因緣，共相連持，極不寂靜；苦諦所攝故，極不寂靜。

「善男子！如是，彼等世間善根，入煩惱雜染、業雜染、壽雜染因果流轉故，極不寂靜。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攝取無量福智諸善根，於貪恚極不寂靜得解脫，於

高下極不寂靜得解脫，於真諦猶疑極不寂靜得解脫，於我執、我所執及其根本所生無量見極不寂靜得解脫，於顛倒、散亂、掉悔、沉沒、放逸、無慚等隨惑極不寂靜得解脫，於五趣種種業行因緣極不寂靜得解脫。

「善男子！如是，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攝取無量福智諸善根，不入煩惱雜染、業雜染、壽雜染因果流轉，於極不寂靜得解脫。是故，彼等出過世間所有善根。

普攝諸無學聲聞、緣覺之出世間善根，即

戒、定、慧、解脫、解脫智見，於入煩惱雜染、業雜染、壽雜染因果流轉，極不寂靜相，雖皆非有，然彼唯是自利之處故，義利微淺，復當於無餘涅槃界滅盡。彼等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攝取無量福智諸善根，爲一切有情利樂之處故，有大義利，乃不於無餘涅槃界滅盡。

「善男子！是故菩薩爲大乘而於大乘具信、攝取無量福智諸善根，非唯出過世間所有善根，亦復出過諸出世間善根。善男子！此是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之攝取相。」

大方便信菩薩白言：「世尊！諸菩薩摩訶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攝取無量福智諸善根，有大威德，無上希有。」

世尊告曰：「善男子！如是。凡有菩薩求善根，應於此等善根，發起精進，令得具足。彼等善根超過一切世間、出世間善根，能予一切世間功德利，廣能生果。其因亦爾，故爲所須，畢竟無盡，亦能現前成就無上正覺，能以三乘，令無量有情斷一切苦，出離眾苦。」

白言：「世尊！云何是諸菩薩爲大乘而信

於大乘之處相？」

世尊告曰：「善男子！諸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是諸眾生處。何以故？如是宣說大乘，開示方便，利樂一切有情；緣此事故，於大乘生信。是故，當知：彼菩薩於是教法發起信心，於彼所說教法生歡喜心，以是因緣，諸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是一切眾生利樂處。」

「善男子！凡有菩薩摩訶薩，於大乘已得信心，則能利樂一切眾生，非僅利樂父母、子息及諸親友知識等親愛眷屬。何以故？

父母、兄弟、親友、知識等，於諸兄弟、親友、知識等不饒益事，乃生饒益想；於饒益事，生不饒益想；於不安樂事，生安樂想；於安樂事，生不安樂想。或利或樂，二俱顛倒，故於不饒益事，而求饒益；於饒益事，作不饒益；於不安樂事，而求安樂；於安樂事，作不安樂。

「菩薩以信大乘故，能為親友等一切有情，演說正法，故於彼等有情饒益事，生饒益想；於不饒益事，生不饒益想；於安樂事，生安樂想；於苦痛事，生苦痛想；如是，

於利樂事，心不顛倒，故凡有饒益，皆令成辦，凡不饒益，無所成辦；凡安樂事，皆令成辦；凡苦痛事，無所成辦。是以菩薩信於大乘，是一切有情利樂處，出過一切世間。

「善男子！非唯超過諸世間，亦超過諸出世間。何以故？如是，諸聲聞緣覺雖隨順菩薩而入，利樂有情，然非己之悲心，亦非爲大。凡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是爲一切有情利樂處，皆是己之悲心，亦爲大故，於無量難行之事，不以爲難而能行之。」

是故諸菩薩利樂處，是爲出世間利樂處，亦超過諸世間。善男子！此是諸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之處相。」

白言：「世尊！云何是諸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之超越相？」

世尊告曰：「善男子！諸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超越地獄、傍生、餓鬼一切眾生。」大方便信菩薩白言：「世尊！諸初業信解行住菩薩離入初地尚遠，云何能超越一切惡趣？」

世尊告曰：「善男子！當知：諸地菩薩爲

大乘而於大乘已得信心，故能超越惡趣，得善趣之緣，相續不絕；非唯如此，諸未得之菩薩，爲大乘而於大乘已得信心者，亦能超越惡趣。

「善男子！如是爲大乘而於大乘已得信心諸菩薩，世世常得與諸佛菩薩共住，相續不絕，故於聽聞正法、順理作意，已入勤行精進之菩薩，隨所生處，恆能圓滿菩提資糧。

「善男子！由此因緣，能超越一切善趣，何況惡趣？」

白言：「世尊！何故說菩薩超越惡趣，不說超越善趣？」。

世尊告曰：「善男子！當知菩薩爲大乘而於大乘得信心者，有者亦已超越善趣也。如是，於大乘得信心之菩薩，於業之所生處、煩惱之所生處、業自在之所生處、利生微少之所生處，皆能漸次超越。善男子！然則由此因緣，當知菩薩善趣亦爲惡趣，惡趣亦爲善趣。何以故？善男子！凡菩薩不得主宰、利生微少之善趣，即是惡趣。當知菩薩以願力故，心以大悲爲先導，爲

調伏眾生故，隨生地獄、傍生、餓鬼，即是善趣。」

白言：「世尊！此何以故？菩薩以願力故而生地獄、傍生、餓鬼，寧爲如是苦不？寧爲如是愚癡不？」。

告曰：「非也。善男子！莫作是見。當知菩薩以願力故，生諸惡趣，其樂出過四禪地之樂甚多，住安樂中，亦超過一切世出世間下慧甚多，入於慧流，以是之故，精進利生。我知是事，眾生業相續尚不可思議，何況諸菩薩？」

「善男子！此是諸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之超越相。」

白言：「世尊！云何是諸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之根本相？」

世尊告曰：「善男子！當知諸菩薩信於大乘，是一切無量佛法種子故，此即一切無量佛法根本。」

「何以故？凡所有無量種種、現成大乘之佛法，於大乘得信心之菩薩皆悉聞持，以是所緣而發信。是以凡彼菩薩生信所緣，即於是中攝取種子，種子等亦住於是中。」

故諸菩薩發信大乘，即謂一切無量佛法根本。善男子！此是諸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之根本相。」

白言：「世尊！云何是諸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之守護相？」

世尊告曰：「善男子！是諸菩薩爲大乘而於大乘生信已，盡除慳悋之心，無所染著，而爲守護；盡除犯戒相，無所染著，而爲守護；盡除忿恚相，無所染著，而爲守護；盡除懈怠相，無所染著，而爲守護；盡除散亂相，無所染著，而爲守護；盡除惡慧

相，無所染著，而爲守護。故於一切煩惱、隨惑、怨敵遍行，好自防護其心，好自守護。

「善男子！譬如有人，爲令身無傷損，好自著鎧；鎧所防護、鎧所守護故，一切怨敵，無能勝者。善男子！如是，爲大乘而信於大乘，著是菩提心鎧，其能好自防護，善建立故，一切煩惱、隨惑、蓋障怨敵不能怖畏。善男子！此是諸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之守護相。」

白言：「世尊！云何是諸菩薩爲大乘而信

於大乘之連持相？」

世尊告曰：「善男子！此中諸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之習氣，乃如是相隨於菩薩處：雖行住坐臥、寤寐狂醉，常於大乘以信。

「菩薩後於他世，縱於大乘忘失信心，然不生劣心異心，故雖與惡知識、聲聞、緣覺雜處，亦不爲所奪。餘外道見，豈能劫奪？爲大乘而於大乘發信，得緣雖薄，然亦能速疾、恆常爲大乘而於大乘發信。與此爲大乘而信於大乘之習氣共相連持者，世世常得增長，直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善男子！此是諸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之連持相。」

白言：「世尊！云何是諸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之相續相？」

世尊告曰：「善男子！爲大乘而於大乘得信心之菩薩，以諸信勢力，而爲遊戲，偶於大乘法，披讀、聽聞、念誦、諷誦，亦能廣爲他說、順理思惟、以其修相發起加行。」

「善男子！菩薩以彼彼聞思修，如是發起加行，功不唐捐；必當死故，普於一切，

發起加行，如是於大乘發信，相續流注。
善男子！此是諸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之
相續相。」

白言：「世尊！云何是諸菩薩爲大乘而信
於大乘之圓成相？」

告曰：「善男子！當知諸菩薩爲大乘而信
於大乘，有四圓成相，謂：出生最上、無
量最上、利益最上、無悔最上。」

「善男子！如是當知：餘諸外道、世間，
於自典籍發信，亦皆信也。諸聲聞、緣覺
於佛教法，發起信心，皆以益己爲首，故

而微小、猶未圓滿，以是離於菩薩信相。

「如是，諸聲聞皆以益己爲首，謂：『彼世尊於我多所饒益』，『彼世尊能除我多苦法』，『彼世尊能成我多樂法』，『彼世尊能除我之眾罪不善』，『彼世尊能成我之諸多善法』，故而於佛發起信心。如是以益己爲首，乃於佛陀發起信心。

「菩薩發信，則不如是。菩薩以利益安樂一切眾生爲首，而於佛發起信心。是故，諸菩薩以是種性，爲大乘而於大乘所發信心大；信心大故，是爲最上；爲最上故，

是爲圓成。

「復次，諸菩薩爲大乘而於大乘發下品信，能以下品信發中品信，以中品信發上品信。上品信者，即爲圓成諸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

「復次，諸菩薩信於大乘，即已利樂一切眾生。是故爲圓成。

「復次，當知諸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亦能成就無窮無量佛法。是故爲圓成。善男子！此是諸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之圓成相。

「善男子！當知諸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之十一相，皆是略攝之相。」

辨相品第一

復次，大方便信菩薩白世尊言：「世尊！云何諸菩薩爲大乘而於大乘生信？」。

世尊告曰：「善男子！當知諸菩薩爲大乘而於大乘生信，亦有十一種相，謂：從因生信、從助緣生信、從作意生信、從行生信、從久習生信、從不厭倦生信、從成滿發信、從三昧生信、從不饜足生信、從閑靜生信、以導師爲量生信。」

白言：「世尊！云何諸菩薩爲大乘而於大乘從因生信？」

世尊告曰：「善男子！此中，菩薩從本以來，具足大乘白法種子。即：彼從本以來，以久習白法力故，於具足悲心之大乘法教，自然安住於欲。彼以欲先行故，生起信心；於具足深廣之大乘法教，自然發起信解，安住於欲，是以於彼生起信心。如是，菩薩自然於具足苦行之大乘法教，安住於正忍，是以於彼生起信心；於具足布施之大乘法教，自然住於信解，是以於彼生起信

心；於具足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之大乘法教，自然住於信解，是以於彼生起信心。善男子！應當如是知菩薩爲大乘而於大乘從因生信。」。

大方便信菩薩白言：「世尊！云何諸菩薩爲大乘而於大乘從助緣生信？」

世尊告曰：「善男子！此中，菩薩善知識者，謂：教法、多聞圓滿具足；於寂靜、持戒、學處、威儀、行法圓滿具足；清淨語業圓滿具足；於無染心、不厭心，圓滿具足。得圓滿已，普示威德；或於大乘法，

曉了明解，無謬無失，正真宣說。或常同行、發親愛語，以如是方便，久習大力，是故菩薩爲大乘而於大乘發起信心。善男子！當知此是菩薩爲大乘而於大乘從助緣生信。」

白言：「世尊！云何諸菩薩爲大乘而於大乘從作意生信？」。

世尊告曰：「善男子！若菩薩隨言取義，非理擇法，非爲於大乘生信處。若不隨言取義，於意趣所出之義，順理作意，是爲於大乘生信處。」

「善男子！如是，隨言取義、非理擇法之菩薩，當有二十八不正見，所謂：相見、於見無見見、損減施設見、損減分別見、損減真實見、捨方便見、攝受見、轉變見、不出離見、無罪見、出離見、障增益見、輕毀見、憤發見、顛倒見、生非福見、出生見、無功果見、虛妄見、不立宗見、矯亂見、敬事見、受辱見、堅固愚癡見、誹謗見、不可與言見、廣大見、增上慢見。

「善男子！云何相見？我知從和合生者自性，故說『無諸法』。若於是教，隨言取

義，增上耽著，於雜染所生諸法、涅槃所生諸法，亦起增上耽著，執爲無有，是爲『著無相』，彼以取相故，而持無見，故名『相見』。

「此中，於見無見見者，謂：菩薩於彼無見，隨言取義，起增上耽著，以是而生『非見』之想。彼無見者，即其廣大見，故名『於見無見見』。

「此中，損減施設見、損減分別見、損減眞實見，謂：以彼『相見』，損減一切，故於損減施設見起增上耽著，於損減分別

見起增上耽著，於損減真實見起增上耽著，故名『損減施設見』，亦名『損減分別見』，又名『損減真實見』。

「此中，捨方便見者，謂：損減之人，如上簡擇，而能捨於方便，以是之故，尤於攝取眾生之事，退失進益。

「此中，攝受見者，謂：具損減見、捨方便見者，堅執他相、法相，而攝取無品，故名『攝受見』。

「此中，轉變見者，謂：口宣大乗經典之義，競說是等一切法皆無之義。認是等實

無，此中有所轉變，故名『轉變見』

「善男子！此中，不出離見者，謂：某甲依於攝受我見、攝受他見、轉變見者，則雖是小乘，亦不出離、不向菩提，何況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名『不出離見』。

「此中，無罪見者，謂：彼以無相見於諸法，如是，凡具是見，若有少過，彼菩薩亦作是念：『於一切中，皆當無罪』，以是而見。故名『無罪見』。

「此中，出離見者，謂：某菩薩以無相見於諸法，彼作是念：『以無相見，當能出

離一切罪過』，然實不出離，故名『出離見』。
「此中，障增益見者，謂：無罪見及出離見。以彼能增益障因，以爲對治故。

「此中，輕毀見者，謂：某菩薩以無相見於諸法，彼於聲聞乘生輕毀心，而作是念：『是等乃爲小法故，菩薩不應串習彼等法，菩薩不應善巧彼等法，菩薩應遠棄彼等法』，故名『輕毀見』。

「此中，憤發見者，謂：某菩薩以無相見於諸法，彼於聲聞乘人起瞋恚心，而作是念：「我當不與共住、不相與言、不與論

議、不與共用法衣等」，故名『憤發見』。

「此中，生非福見者，謂：菩薩執輕毀見、憤發見，彼多生非福，故名『生非福見』。

「此中，顛倒見者，謂：某菩薩以無相見於諸法，彼於空無所解悟、於無相無所解悟、於無願無所解悟。以是之故，彼不能成就修習三三昧，故名『顛倒見』。

「此中，無功果見者，謂：執顛倒見之菩薩，彼雖修習三昧，然疲勞無功果，故名『無功果見』。

「此中，出生見者，謂：某菩薩以無相見

於諸法，彼作是念：『菩薩應教大眾入此見中，發生信心，是當生多福』，故名『出生見』。

「此中，虛妄見者，謂：某菩薩執出生見，彼惟忖自他得福，而福德終成虛妄，故名『虛妄見』。

「此中，不立宗見者，謂：某菩薩以無相見於諸法，彼作是念：『於此諸法皆無之見，與他共諍時，我方絕不立宗，則我必不敗』。故名『不立宗見』。

「此中，矯亂見者，謂：某菩薩以無相見

於諸法，彼無所立宗，隨言取義，安立無有，藉口推託，並用反詰；藉口推託，並用反詰者，謂『說矯亂者』，故名『矯亂見』。

「此中，受辱見者，謂：某菩薩說不立宗見及矯亂見，彼說不堅故，諸智者於一切時，常戲侮之，故名『受辱見』。

「此中，敬事見者，謂：某菩薩以無相見於諸法，彼依於如是等見，敬重導師，奉爲無上，承事恭敬，同於如來所說之見。彼以此爲是，然此非爲恭敬。以是之故，名『敬事見』。

「此中，誹謗見者，謂：某菩薩執敬事見，彼誹謗如來，一向不作敬重，故名『誹謗見』。

「此中，堅固愚癡見者，謂：某菩薩以無相見於諸法，而餘諸菩薩，不耽著隨言取義者、無顛倒見者，雖示之以理、數數違退，仍不能動彼見，故名『堅固愚癡見』。

「此中，不可與言見者，執堅固愚癡見之菩薩，即謂『不可與言見』。

「此中，廣大見者。彼等二十六見，皆名『廣大見』。何以故？從根本薩迦耶見所

生六十二見，其罪不若如是見者，故名『廣大見』。

「若菩薩於非法生正法想，於非義生義想；如是詮解，以無爲見，當於無量時，攝取業障，以乏法之業故，繫縛於世間；如是，以薩迦耶爲根本所生諸見，則不若是，不以乏法之業故，而繫縛於世間。

「此中，增上慢見，即廣大見，名爲『增上慢見』。於大乘法，隨言取義，生憍慢心，遂生顛倒見。以是之故，名爲『增上慢見』。

「此中，菩薩於大乘，不隨言取義，如理分別觀察意趣，雖無諸聖見，亦不生此等見，當於大乘發信，現前心中。依此作意而隨行，其爲大乘而於大乘所生信心，是爲大義利，亦是於法生法想、於義生義想，此即菩薩爲大乘而於大乘從作意生信。」

第二卷終

大方便信菩薩白言：「世尊！云何諸菩薩爲大乘而於大乘從行生信？」

世尊告曰：「善男子，此中菩薩如是加功，於大乘法，書寫、奉持、憶持、供養、施他、

披讀、諦聽、讀誦、諷誦、廣爲他人說、順理思惟，乃至如是修習，則能如是加功用行；亦即：爲昔所未聞者故、昔雖已聞爲令堅固，以種種門，而生敬信。善男子！此是菩薩爲大乘而於大乘從行生信。」

白言：「世尊！云何諸菩薩爲大乘而於大乘從久習生信？」

世尊告曰：「善男子！菩薩爲大乘而多習大乘信，謂：爲大乘而於大乘發下品信，以是當得中品信；爲大乘而於大乘發中品信，以是當得上品信。以是信心，得猛盛

已，多住信中。善男子！此是菩薩爲大乘而於大乘從久習生信。」

白言：「世尊！云何諸菩薩爲大乘而於大乘從不厭倦生信？」

世尊告曰：「善男子！菩薩如是得猛盛信，則無所厭倦，謂：於諸善品，加功用行，相續不斷，終不厭倦；不爲生死諸苦而生厭倦；不爲一切邪行者而生厭倦；不爲菩薩苦行而生厭倦。以如是無所厭倦故，能令諸佛菩薩、善知識等，心生歡喜，亦能於大乘獲信心緣。以是之故，乃於大乘發

起信心，加功不斷，不捨加行。是以彼當爲大乘而入信大乘，相續不斷。善男子！此是菩薩爲大乘而於大乘從不厭倦生信。」白言：「世尊！云何諸菩薩爲大乘而於大乘從成滿生信？」

世尊告曰：「善男子！菩薩如是加功而不厭倦，於大乘得信，相續不斷，故能速集福德智慧資糧。彼集福德智慧資糧，復具善根，堅固，是以於大乘信緣雖薄，亦能於大乘生大信心；何況於大乘信緣厚？彼於晝夜寤寐之中，以發信大乘之力，當不

空過。善男子！此是菩薩爲大乘而於大乘從成滿生信。」

白言：「世尊！云何諸菩薩爲大乘而於大乘從安止生信？」

世尊告曰：「善男子！此中菩薩如是集福德智慧資糧，當能爲大乘而緣大乘速速發信，復當能得由妙喜所生心三摩地，以彼平等安住之心，如實宣說正真大乘法。是故彼乃以無倒相，生清淨心，並於大乘生極大殊勝之信。彼菩薩先是之心三摩地與勝觀，當成止觀所攝取之瑜伽道。菩薩依

此瑜伽道，當漸漸成就諸佛法。善男子！此是菩薩爲大乘而於大乘從安止生信。」
大方便信菩薩白言：「世尊！此止觀之道，是爲諸集資糧菩薩之道耶？或爲未集資糧者之道耶？」
世尊告曰：「善男子！我說此止觀之道，亦是諸未集資糧菩薩之道也。」
「善男子！如是心平等安住者，與現證相順，臨近入菩薩無過流轉品之地。善男子！此是菩薩爲大乘而於大乘從安止生信。云安止者，即謂三昧。」

大方便信菩薩白言：「世尊！云何諸菩薩爲大乘而於大乘從不饜足生信？」

世尊告曰：「善男子！得三昧之菩薩，不獨以寂止、三昧之味爲足；住三昧已，乃於彼等大乘諸法，記數、度量、觀察、分別，彼於記數、度量、觀察、分別之相，當生勝觀。以是之故，當成相續，猶如江河，波湧流注，與彼勝觀俱現，與現證極相順，於入菩薩無過流轉品之地，乃能趣入，極爲喜悅。善男子！我說：若不安住於慧，雖菩薩爲大乘而於大乘發信，終不

能生信心。善男子！菩薩雖未集資糧，然於大乘法，或作聽聞、或作思惟，彼若住止觀，當能爲大乘而於大乘生信。若不令心專注、不受持大乘法，則不能於大乘生信。善男子！當以此異門，如是知之：若有菩薩爲大乘而於大乘生信，彼之所有，皆以不散心分別法義而生。」

白言：「世尊！集資糧地者之瑜伽道及未集資糧地者之瑜伽道，云何差別？」。

世尊告曰：「善男子！未集資糧地者之瑜伽道，不近於地，不若集資糧地者之圓滿。」

「善男子！此集資糧地菩薩之瑜伽道，近於入地，復能圓滿。善男子！此是菩薩爲大乘而於大乘從不饜足生信。」

白言：「世尊！云何諸菩薩爲大乘而於大乘從閑靜生信？」

世尊告曰：「善男子！已得圓滿瑜伽道之菩薩，不與在家、出家雜處，依止閑靜處而住。彼等離群而不放逸、精進且常相續。如是閑靜者，彼能住是瑜伽道，作意大乘諸法；以是之故，能爲大乘而於大乘發信，無有間斷，莫計畫夜，莫計刹那須臾，進

趣菩提分法。彼如是住於閑靜瑜伽道，當能漸次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非如是，彼雖於他處遍求方便，終無所得。善男子！此是諸菩薩爲大乘而於大乘從閑靜生信。」大方便信菩薩白言：「世尊！云何諸菩薩爲大乘而於大乘以導師爲量生信？」世尊告曰：「善男子！如是，彼菩薩住閑靜瑜伽道、作意大乘諸法，若於深密大法，心不能達，彼應以導師爲量，既以導師爲量，則能信解彼等諸法。若非如是順理分別簡擇、信解某時我爲導師，則於某

時我導師所說諸法，不生信解；是故當於信解導師殊勝，不以爲非，於導師入信解，亦於祕密諸大乘法，能入信解。菩薩如是如實通達解了，則於彼等深密大乘法得信心；雖未能如是通達、未能解了者，菩薩亦能發信解力，以是而於彼等能得信心。善男子！此是諸菩薩爲大乘而於大乘以導師爲量生信。」

大方便信菩薩白言：「如是菩薩，以此等所生種種，於大乘得信心，當云何作意大乘法，乃能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世尊告曰：「善男子！於大乘得信之菩薩，作意十種無量，當能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等爲十？謂：法無量、甚深無量、言說無量、章句差別無量、眾生無量、攝取無量、方便善巧無量、三寶殊勝無量、國土無量、業無量。

「善男子！此中，法無量者，謂：所說諸法藏所屬契經、音聲說法、授記等，及其支分所屬之無量諸法。

「此中，甚深無量者，謂於大乘，從人無我、法無我、空、眞如、眞實際、無相、

勝義、法界等諸異門所說教法，乃爲無量，及從意趣所生、所說深義，皆是無量。

「善男子！此中，言說無量者，謂：以種種所說，令於眾生、法、義，能得解悟，下至感生傍生有情，但以種種言說，令得通達故，諸如來之所言說，當無有量。

「善男子！此中，章句差別無量者。善男子！謂：爲調伏眾生，如來以章句差別多門而善說法，於一一義，皆以無量章句差別、分別異門而爲開演。

「此中，眾生無量者，謂：生死流轉無始

無終，馳走往來，生死苦惱不見前際，是以眾生無量。

「善男子！此中，攝取無量者。善男子！謂：如來以濟度傷害攝取、濟度惡趣攝取、濟度薩迦耶攝取、以乘濟度攝取、濟度無量攝取，能令無量眾生住一切時。

「此中，方便善巧無量，謂：能以種種方便善巧而度無量眾生。或以理示現，以是調伏無量有情，或於放逸而能勸導，或於怯弱而能讚勵，或於正修而令慶喜；或加暴惡言辭，或加柔軟言辭；或以工巧處、

業處，於法普示和順，或普示清淨所生之身，或普示神通變化，或普示變化，或普示說法神變，以如是善巧理趣方便之無量加行，調伏無量有情。

「善男子！此中，三寶殊勝無量者，謂：佛寶殊勝無量、法寶殊勝無量、僧寶殊勝無量。

「此中，佛寶殊勝無量者，當以七事，了悟通達。七事者，謂：已得大神通故，如來於一切法得自在，得不住涅槃，得不可思議解脫身；以法身常在故，如來身無盡；

已斷煩惱、所知障故，以無罪故，無罪之中，如來最爲第一；行佛事業，無有間斷故，如來任運；受用清淨佛刹與大法財故，如來受用廣大；現於世間、不染世法故，如來無染；能成熟無量眾生界，令得解脫，常不斷絕故，如來義利廣大。

「善男子！此中，法寶殊勝無量者，謂：有云諸菩薩法者，非爲有法、亦非無法，非爲貪欲、亦非離貪，非爲輪迴、亦非涅槃。彼諸菩薩法者，不捨生死相、畢竟無雜染；等如虛空、等眾生界、等真實際故，

無有窮盡；於一切眾生最爲饒益、住安樂處。以是之故，於輪迴、涅槃，悉無所住。

「此中，僧寶殊勝無量者，謂：有云菩薩僧者，即諸菩薩僧寶；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即菩薩僧之極上品。是故，應以是異門，於佛寶殊勝、菩薩僧寶，平等而觀。

此中，初業菩薩若作是念：『若我於如是佛寶殊勝生信，若我於如是法寶殊勝生信，若我於如是僧寶殊勝生信，是我獲大善利。我當堪得如是佛寶殊勝。我當堪得如是法寶殊勝。若我與住上地清淨意樂菩薩俱住，

入彼等菩薩數中，是我獲大善利，我當堪與彼等同心共行。」

「善男子！此中，國土無量者，謂此二國土，即：不淨佛土、清淨佛土。

「此中，不淨佛土與清淨佛土皆爲無量。此中，安住於諸清淨佛土之諸如來，皆爲純善、純樂、悉無有罪、悉得自在而受彼等佛土，廣受法財，無有斷絕時。

「於諸不淨佛土，一切種中，能正教示菩提，教令有情未成熟者，令得成熟，已成熟者，令得解脫。當知是等即爲諸佛世尊

之業無量也。」

發生品第二

大方便信菩薩白言：「世尊！諸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其數幾何？」

世尊告曰：「善男子！諸菩薩爲大乘而信於大乘，凡有是等四種。何等爲四？謂：止住信、宿世信、別時信、自然信。」

「善男子！此中，止住信者，譬如牛跡水，其況混濁，若安置之，不擾不動，當澄清如前。如是，爲大乘而於大乘得信之菩薩，於多所作生貪，以是擾亂大乘信；又復某

時，於貪能解，則不爲彼等貪所擾，專一於大乘法，彼時當能現前如昔。

「善男子！此中，宿世信者，譬如酒等，經歷變異，當能澄清。如是，爲大乘而於大乘得信之菩薩，生於種種生中，當於大乘發起俱生信，而得信心。

「善男子！此中，別時信者，譬如秋時，江河澄清。如是，菩薩爲大乘而於大乘得信，於別時中，能於思惟修習，發起加行；以加行故，是爲淳熟；以淳熟故，當能成就。

「善男子！此中，自然信者，譬如琉璃、摩尼寶等，自趣澄清。如是，菩薩於無分別、出過世間之大乘，自然隨入而信。

「善男子！復有四種信。何等爲四？謂：廣大信、明淨信、寂靜信、清淨信。

「此中，廣大信者，謂：諸菩薩恭敬大乘，以是具行之信也。

「此中，明淨信者，謂：諸菩薩常具大乘法行之信也。

「此中，寂靜信者，謂：諸菩薩遠離我執、我所，於法性已得善通達之信也。

「此中，清淨信者，謂：諸菩薩已得無障礙智之信也。

「善男子！復有四種信。何等爲四？謂：開引信、能發信、攝受能敬信、信解信。

「此中，開引信者，謂：從昔以來，善根自行，諸熏修者，信於大乘者是。

「此中，能發信者，謂：菩薩發心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隨念諸發心者所發之心，以是信於大乘者是。

「此中，攝受能敬信者，謂：諸菩薩有所攝受，攝受眾生，能生恭敬，以是信於大

乘者是。

「此中，信解信者，謂：諸菩薩信解所示甚深法界而信於大乘者是。

「復有四種信。何等爲四？謂：見聞而發信、隨念所示增上信、隨念善品增上信、隨念所欲希求信。

「此中，見聞而發信者，謂：凡有見聞諸佛菩薩色身，或見聞光明，而信於大乘者是。

「此中，隨念所示增上信者，謂：凡隨念成熟有情而信於大乘者是。

「此中，隨念善品增上信者，謂：凡常自隨念菩提分法、增上善品而信於大乘者是。

「此中，隨念所欲希求信者，謂：以彼增上善品，清淨佛土與成就一切佛法；以是凡有所欲希求者，是即菩薩隨念所欲希求而信於大乘。

「復有四種信。何等爲四？謂：隨念詮說信、隨念能斷信、隨念稼植信、隨念修行信。

「此中，隨念詮說信者，謂：凡諸菩薩，信解一切大乘門，隨念信解而信於大乘者

是。

「此中，隨念能斷信者，謂：凡諸菩薩多聞、聞持、積集聽聞，隨念能斷疑者而信於大乘者是。

「此中，隨念稼植信者，謂：彼相續中，於大乘法，披讀、諷誦、持義、念誦等而為稼植，亦即於他相續稼植正法，隨念於彼而信於大乘者是。

「此中，隨念修行信者，謂：凡有菩薩，勤修於是大乘法，是即以隨念勤修而信於大乘。

「善男子！復有四種信。何等爲四？謂：得瑜伽信、攝取方便身業加行信、攝取方便語業加行信、攝取方便意業加行信。

「此中，得瑜伽信者，謂：凡諸菩薩，緣於大乘法而得止觀，緣彼而信者是。

「此中，攝取方便身業加行信者，謂：凡諸菩薩，以不放逸而爲攝取，於行放逸身業之菩薩，勸喻、譴責，而爲調伏，以是之故，緣彼而信於大乘者是。

「此中，攝取方便語業加行信者，謂：凡諸菩薩，以不放逸而爲攝取，於行迷亂語

業之菩薩，勸喻、譴責，而爲調伏，以是之故，緣彼而信於大乘者是。

「此中，攝取方便意業加行信者，謂：凡諸菩薩，以不放逸而爲攝取，於行迷亂意業之菩薩，勸喻、譴責，身口所造，而爲調伏，以是之故，緣彼而信於大乘者是。

「復有四種信。何等爲四？謂：隨念不顧信、隨念勝伏信、隨念行止信、隨念順受用信。

「此中，隨念不顧信者，謂：凡有菩薩，修行六波羅蜜時，不顧身命而修六波羅蜜，

隨念順是修行而信於大乘者是。

「此中，隨念勝伏信者，謂：凡有菩薩，能隨念勝伏六波羅蜜所對治障，以是之故，信於大乘者是。」

「此中，隨念行止信者，謂：凡有菩薩，於六波羅蜜發起加行時，隨念勤行精進六波羅蜜而信於大乘者是。」

「此中，隨念順受用信者，謂：凡有菩薩，於他眾生，或他補特伽羅，教令受持六波羅蜜，隨念具足六波羅蜜諸眾生而信於大乘者是。」

「復有四種信。何等爲四？謂：隨念無染心信、隨念分別知信、隨念不厭信、隨念無罪樂具信。

「此中，隨念無染心信者，謂：攝集大眾之菩薩，以無染心攝集大眾，隨念無染心而信於大乘者是。

「此中，隨念分別知信者，謂：彼隨念無染心而集眾，信於大乘，亦如是令大眾具分別知，無倒開示，以是精勤而行者是。

「此中，隨念不厭信者，謂：不因諸入顛倒者而生厭倦，隨念不厭心而信於大乘者

是。

「此中，隨念無罪樂具信者，謂：已捨損我之具、所欲樂具，加功集資，隨念於彼加行而信於大乘者是。

「復有四種信。何等爲四？謂：隨念功德信、隨念富饒信、隨念歡喜信、隨念饒益多眾信。

「此中，隨念功德信者，謂：凡有菩薩，精進供養、承事於佛，隨念佛功德，而信於大乘者是。

「此中，隨念富饒信者，謂：凡有菩薩，

精進供養、承事於佛，是菩薩隨念觀見供養圓滿，而信於大乘者是。

「此中，隨念歡喜信者，謂：凡有菩薩，精進供養、承事於佛，是菩薩隨念自心歡喜、隨念他心歡喜，而信於大乘者是。

「此中，隨念饒益多人信者，謂：凡有菩薩，精進供養、承事於佛，彼能以供養、承事，饒益多人，隨念是事，而信於大乘者是。

「復有四種信。何等爲四？謂：隨念師德圓滿信、隨念我自勤行精進信、隨念報恩

信、隨念修行師所願信。

「此中，隨念師德圓滿信者，謂：凡有菩薩，精進親近依止善知識，隨念觀見善知識榮盛圓具，而信於大乘者是。

「此中，隨念我自勤行精進信者，謂：凡有菩薩，能精勤親近依止善知識，彼爲往詣善知識而聞法，乃恭敬承事，依教奉行，自勤行精進，隨念是勤而信於大乘者是。

「此中，隨念報恩信者，謂：凡有菩薩，精進親近依止善知識，是菩薩從彼而得優波提舍及諸功德，隨念報恩而信於大乘者

是。

「此中，隨念修行師所願信者，謂：凡有菩薩，精進親近依止善知識，是菩薩以彼優波提舍能饒益多人，隨念是事而信於大乘者是。

「復有四種信。何等爲四？謂：隨念修行具足意樂信、隨念修行具足遠離意樂信、隨念修行具足不離意樂信、隨念修行具足無雜染意樂信。

「此中，隨念修行具足意樂信者，謂：凡有菩薩，精進修行慈心，於諸眾生，起具

樂心，以是隨念具樂修行而信於大乘者是。
「此中，隨念修行具足遠離意樂信者，謂：
凡有菩薩，精進修行悲心，於諸眾生，起
離苦心，以是隨念離苦修行而信於大乘者
是。

「此中，隨念修行具足不離意樂信者，謂：
凡有菩薩，精進修行喜心，於諸眾生，起
不離樂心，以是隨念不離樂修行而信於大
乘者是。

「此中，隨念修行具足無雜染意樂信者，
謂：凡有菩薩，精進修行捨心，於諸眾生，

起無雜染心，以是隨念無雜染修行而信於大乘者是。

「善男子！如是，菩薩信於大乘之分別行相無量。以是等緣當知信於大乘之分別行相無量，雖經百千萬俱胝那由他劫，亦不能善知其邊際。善男子！當知此是諸菩薩爲大乘而分別大乘發信也。」

分別品第三

大方便信菩薩白言：「世尊！爲大乘而信於大乘，其利益當云何知？」

世尊告曰：「善男子！諸菩薩爲大乘而信

於大乘，其利益無量。今當爲汝說少分耳。」
「善男子！諸菩薩信於大乘，能增長一切善根故，是爲具足增上。

「善男子！有同於聲聞、緣覺而發心者，有非所宜發心者。諸菩薩信於大乘，守護菩提發心，免於彼等發心故，即護於一切。
「善男子！諸菩薩信於大乘，順於自利圓滿，順於他利圓滿故，有大義利。

「善男子！諸菩薩信於大乘，順於信解所說法界一切行相故，是爲甚深。

「善男子！諸菩薩信於大乘，能成就菩薩

大神通，與是相順故，有大勢力。

「善男子！諸菩薩信於大乘，順於成熟無量眾生故，有大威德。

「善男子！諸菩薩信於大乘，能善清淨佛土，成就一切佛法，與是相順故，是為遠行。

「善男子！諸菩薩信於大乘，一切魔業、外道，於信解大乘，不能動搖故，是為不動。

「善男子！諸菩薩信於大乘，依於多聞，能斷一切眾生疑。與是相順故，是為有能。

「善男子！諸菩薩信於大乘，順於菩薩一切圓滿精進勤行故，是為能成就。

「善男子！諸菩薩信於大乘，自他當得摩訶瑜伽，降伏身口意業。與是相順故，是爲攝受。

「善男子！諸菩薩信於大乘，能令一切眾生心願滿足。與是相順故，是爲順於成滿布施波羅蜜多。

「善男子！諸菩薩信於大乘，能勸令一切眾生，不於身口互相傷害。與是相順故，是爲順於成滿持戒波羅蜜多。

「善男子！諸菩薩信於大乘，於眾生一切邪行、生死苦惱及諸苦行，皆能荷負。與

是相順故，是爲順於成滿安忍波羅蜜多。

「善男子！諸菩薩信於大乘，無量劫中，於增善法，勤行精進，無有厭倦。與是相順故，是爲順於成滿精進波羅蜜多。

「善男子！諸菩薩信於大乘，能成就三昧，謂『成辦一切眾生利三昧』。與是相順故，是爲順於成滿靜慮波羅蜜多。

「善男子！諸菩薩信於大乘，能住彼出世間無上智，成就佛法。與是相順故，是爲順於成滿般若波羅蜜多。

「善男子！諸菩薩信於大乘，能以三乘，

爲無量眾生聚，開示出離。與是相順故，是爲順於攝集大眾。

「善男子！諸菩薩信於大乘，能生無量福、攝取希有佛土福德。與是相順故，是爲順於廣大供養恭敬如來。

「善男子！諸菩薩信於大乘，能得諸佛菩薩、善知識所攝取。與是相順故，是爲順於攝取。

「善男子！諸菩薩信於大乘，能於無量眾生，成就具足意樂、遠離意樂、無雜染意樂，與是相順故，是爲慈悲所伏。

「善男子！諸菩薩信於大乘，於慎防菩薩一切過失之行，而能安住。與是相順故，是爲善守護。

「善男子！諸菩薩信於大乘，於眾生一切邪行、生死苦惱及諸苦行，無有怯弱。與是相順故，是爲堅固。

「善男子！諸菩薩信於大乘，晝夜常於上品善法，發大精進，無所厭倦。與是相順故，是爲善自數數修習。

「善男子！諸菩薩信於大乘，順於淳熟五明故，是爲善習。

「善男子！諸菩薩信於大乘，於一切時，順於微笑慰問故，是爲相順。

「諸菩薩信於大乘，已離傷害、不信、恐懼、懷疑、濁垢故，應視如珍寶。

「諸菩薩信於大乘，以廣大故、無罪故、喜故、妙喜故，能令身心清涼故，應視如月。

「諸菩薩信於大乘，一切種中，遍於一切佛法故，應視如虛空。

「諸菩薩信於大乘，攝取無量福德智慧故，應視如船，雜寶盈滿。

「諸菩薩信於大乘，爲一切眾生安樂處故，應視如藥樹。

「諸菩薩信於大乘，能超一切三塗惡道故，應視如橋。

「諸菩薩信於大乘，於一切佛法、一切有情之善根果實，能做根本故，應視如種子。

「諸菩薩信於大乘，能防護一切煩惱隨惑怨敵兵器，不爲所害故，應視如鎧。

「諸菩薩信於大乘，於一切世出世間善根、珍寶、榮利等，能集能攝，如是而住故，應視如大寶藏。

「諸菩薩信於大乘，能映蔽一切信他法者。於此得自在故，應視如國王。

「諸菩薩信於大乘，於久遠來所隨惡趣、害心、惡不善業及煩惱毒，能作對治故，應視如療疾之藥。

「諸菩薩信於大乘，於能斷善根信心之兵刃，能作對治故，應視如金剛。

「諸菩薩信於大乘，於愁歎、苦痛、憂悒、逼惱、憂苦之火，能作對治故，應視如水。

「諸菩薩信於大乘，於能致一切不可愛樂之煩惱怨敵，能作對治故，應視如利器。

「諸菩薩信於大乘，常能增上善品諸法故，應視如月。

「諸菩薩信於大乘，能以無量智，顯照無量眾生。與是相順故，應視如日。

「諸菩薩信於大乘，能澍無量正法雨。與是相順故，應視如大雲。

「諸菩薩信於大乘，當破外道、他論。與是相順故，應視如電。

「諸菩薩信於大乘，能破一切眾生障。與是相順故，應視如豐樂。

「善男子！我念過去迦葉正等覺。佛時，

於此王舍城，城中有一女，寒賤鄙穢，灑掃爲業。某日，彼女飢渴危惙，聞某長者家將請佛及比丘僧，乃往長者舍。至已，於庭中見佛等比丘僧，威儀庠序，各取分食。彼女既見威儀具足、眾所敬遶，莊嚴如斯，乃歎曰：『噫！世尊迦葉正等覺。佛，威儀庠序、眷屬隨從，甚爲妙好。』當即生一信心，遂便終沒。沒已，以是因故，生三十三天；復以是因，決定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善男子！我念過去世尊毘婆尸正等覺。

佛時，於此王舍城，有一婆羅門，名曰『求食』。求食於佛法僧三寶，自然不信，何況承事？彼時，世尊毘婆尸正等覺·佛，入王舍城乞食。婆羅門則爲營執事務而欲出王舍城。既欲出城，彼乃親見世尊毘婆尸如來，見已，乃以佛身微妙，歎曰：『噫！世尊毘婆尸如來·應供·正等覺·佛，相好莊嚴。』乃得一信心，遂便終沒。沒已，以是因故，生夜摩天；復以是因，漸次決定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善男子！我念過去世尊迦葉正等覺·佛

時，於此王舍城，有五百外道，彼等爲欲試驗，乃往迦葉正等覺。佛所。彼時，世尊迦葉正等覺。佛爲多百眷屬圍遶，瞻視於前，爲眾說法。於是五百外道乃歎曰：『噫！迦葉正等覺。佛所言和美。』乃得一信心，遂便終沒。沒已，以是因故，生兜率天；復以是因，漸次在我教中出家，而得漏盡。

「善男子！我知如來以何因緣、以何光明，於諸地獄眾生，放光照徹；光明所照，地獄眾生，害苦續流乃斷，安樂具足。彼等

乃作是念：『誰能令我等地獄眾生害苦續流斷絕、安樂具足？』如是念已，彼等承如來威神，得見如來身相。見已，乃歎曰：『噫！以彼因緣，乃能令我等地獄眾生害苦續流斷絕、安樂具足。其威神廣大。』乃得一信心，遂便終沒。沒已，相應是因，彼等生天；復以是因，漸次於我教法得信，或以聲聞乘、或緣覺乘，而得涅槃；或以大乘，決定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善男子！由此因緣，我知無量眾生以何因緣於如來大乘，唯發一微弱信心，以是

或能免墮惡趣，或能免墮雜染所生身；非僅免墮，更得世間榮利。於大乘發起微弱信心，以是亦能得一切出世間榮利。

「善男子！諸菩薩於大乘發一微弱信心，其利亦無量若此，諸菩薩於大乘常生信心，猶如江河，其利益不須復說，雖百千萬俱胝那由他劫，不能說盡。」

世尊說是語已，大方便信菩薩乃白世尊言：「世尊爲諸初業信解行住菩薩說信於大乘之相圓滿、出生圓滿、分別圓滿、利益圓滿，甚爲希有。世尊！以是度量、隨入，

餘諸菩薩殊勝圓滿功德，雖爲無量，亦當說之。」世尊說是法門時，五千初業菩薩，皆生順菩薩法現證大忍。

於彼會中，餘諸初業菩薩，亦以信解不動故，生信解如江河忍。

復次，大方便信菩薩白世尊言：「世尊！若諸菩薩，於此法門，生信解心，以爲先導，發起加行，彼等不久當得諸如來飲食、坐騎、衣服、嚴飾、瓶盆、什物、資具、香、鬘、塗香、歌舞、音樂、燈燭、男女、娛樂具。」

復次，廣求信器菩薩語大方便信菩薩曰：「善男子，云何諸如來飲食、坐騎、衣服、嚴飾、瓶盆、什物、資具、香、鬘、塗香、歌舞、音樂、燈燭、男女、娛樂具？」。大方便信菩薩語曰：「善男子！

一切蓋障清淨之禪悅，是諸如來食。

一切蓋障清淨之正法味，是諸如來飲。

一切蓋障清淨之止觀，是諸如來坐騎。

一切蓋障清淨之知慚、有愧，是諸如來衣服。

一切蓋障清淨之清淨莊嚴戒，是諸如來嚴

飾。

一切蓋障清淨之多聞，是諸如來瓶盆、什物、資具。

一切蓋障清淨之諸禪、解脫、三昧、三摩跋提，是諸如來香、鬘、塗香。

一切蓋障清淨之法圓滿，其受用、論義，畢竟真實不虛，是諸如來歌舞、音樂。

一切蓋障清淨之諸陀羅尼門，是諸如來燈燭。

一切蓋障清淨之諸三昧門、解脫門，是諸如來之男女、娛樂具。

「善男子！如是，於此法門，心生信解，以爲先導，發起加行，不久便於世俗、勝義中，得是等諸如來十種資生之物；若人於是真實發起加行，不須復說。善男子！彼等當得是等諸如來十種資生之物，更當能得諸如來所住宮殿。」

問曰：「善男子！云何諸如來宮殿？」

大方便信菩薩語曰：「善男子！七寶晃耀莊嚴，出大光明，遍布無量世間；比於他處，殊異無量；其間道場櫛比不絕；所行境相，出過三界；從出世間無上善根所生；

最極自在、淨識爲相；如來住處；無量菩薩住於其中；無量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遊行其中；具大法味喜樂，故爲堅牢；住於饒益一切眾生之義利；遠離一切煩惱、隨惑之害；無有諸魔；出過一切莊嚴，如來加被之所莊嚴；以大念、大慧、大解故，決定出離；是大止觀乘；從大空、無相、無願而入是大宮殿，無量德聚，以爲莊嚴，大蓮花王，以爲依處。諸如來安住其中。善男子！若有人於此法門，心生信解，以

爲先導，發起加行，是諸人等，於如是如來宮殿，亦皆能得，若人於是真實發起加行，不須復說。」

世尊告曰：「善男子！善哉！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所說，若有人於此法門，心生信解，以爲先導，發起加行，是諸人等不久當得此等諸如來資生之物，亦當能得如來宮殿。彼等若於是真實發起加行，不須復說。」

復次，具壽阿難白世尊言：「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於此法門，信解、披讀、

書寫、讀誦、諦聽、諷誦、廣爲他人說、順理思惟、修習，發起加行，彼等當得幾許福德？」

世尊告曰：「阿難！若有人於此法門，信解、披讀、書寫、念誦、諦聽、諷誦、廣爲他人說、順理思惟、修習，發起加行，是諸人等所生福德，超過一切世間福德，超過諸聲聞、緣覺出世間福德，不可譬喻。「何以故？阿難！凡諸世間無量福德，皆爲苦諦、集諦因果所攝故，不能圓成所欲；彼以因滅而果生故，爲無常法。」

「阿難！諸聲聞、緣覺出世間福德，亦非廣大，義利微淺，終當滅盡。此中，非廣大者，以彼住於小乘、緣於小乘，而作意故。義利微淺者，執著於我而住故。終當滅盡者，當滅於無餘涅槃界故。」

「阿難！諸菩薩信於大乘，所生福德，當能圓成，其因非盡，廣大、義大、無盡。以是之故，諸菩薩信於大乘，所生福德，雖世出世間福德，不可譬喻。」

阿難白言：「世尊！當何名此法門？云何受持？」

世尊告曰：「阿難！以是之故，此名『精修大乘發信』法門，亦名『入大乘信』、『增上大乘信』、『大乘信決定出離』。以是名字，汝當受持。是故，此法門名號，曰『精修大乘發信』。」

世尊作是語已，彼諸菩薩及諸世間天、人、阿修羅、乾闥婆等，皆大歡喜，於世尊所說，稱揚讚歎。

聖精修大乘發信經

印度和尚勝友、施戒，主校譯師佛僧耶謝
德等人校訂、謄錄、抉擇。

聖觀自在菩薩所問七法大乘經

聖觀自在菩薩所問七法大乘經

頂禮世尊妙吉祥童子。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王舍城靈鷲山中，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並與眾多菩薩摩訶薩大眾俱。爾時，聖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從座而起，偏袒右肩，以右膝著蓮花臺上，向於佛所，合掌禮敬，白世尊言：「世尊！菩薩初發菩提心已，當學幾法？」

如是問已，世尊告聖觀自在菩薩摩訶薩云：「善男子！菩薩初發菩提心已，應學七法。云何爲七？謂：

雖起分別，亦不應依止貪欲，何況二根交合；

乃至夢中，亦不應依不善知識；

應如禽鳥，心無攝取；

應以善巧方便慧故，無有我慢，亦無我執；有實無實，皆悉應斷，於空解脫，堅固具足；

應以了悟諸法非諦實之分別智，於輪迴幻

夢，無所好樂；

不謗因果。

善男子！菩薩初發菩提心，應學如是七法。」

世尊說是語已，聖觀自在菩薩及彼諸比丘、菩薩，皆大歡喜，於世尊所說，稱揚讚歎。

聖觀自在菩薩所問七法大乘經

印度和尚地槃迦囉師利闍那

吉祥燃燈智，
即阿底峽尊者

及譯師比

丘給威羅珠

善 慧

翻譯。

聖梵天所問大乘經

聖梵天所問大乘經 經藏

敬禮一切佛菩薩。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毘舍離大林重樓閣，與大比丘眾萬二千人及諸菩薩摩訶薩俱。

世尊於中夜，結跏趺坐，正念而住，有尋有伺，定生喜樂，入於初禪。從彼定起，無尋無伺，定生喜樂，入第二禪。

從彼定起，離於喜貪，具平等捨，亦具正念，

住於妙樂，入第三禪。

從彼定起，樂亦復斷：前苦已斷，憂喜皆泯，故無苦樂，具平等捨，正念清淨，入第四禪。

復次，世尊從四禪起，入第三禪；從三禪起，入第二禪；從二禪起，入於初禪；從初禪起，入於三昧，名曰：如實應機於諸眾生普現色身。世尊既入如實應機於諸眾生普現色身三昧頃，大放光明，威光妙德而住。爾時，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居梵天處，乃見世尊威光妙德，三十二大士相，妙嚴其身，見

已，即從梵世隱沒，至光明所照大林，詣世尊所，去佛不遠。

爾時，娑婆世界主梵天王作如是念：「諸佛世尊，難近難知。如今世尊既入三昧，我若僅出警效之聲，請佛出定，是我之失，是故我今定當以偈，仰請世尊出定。」

於是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偏袒右肩，向世尊所，合掌恭敬，頭面禮佛，以如是偈，仰請世尊出定：

「極淨無染垢，療濟諸眾生，
貴顯人天眾，諸龍乾闥婆，

非人等大眾，於彼獻妙供，
我今亦供養，如是救世者。
須彌喻不動，如海莫可測，
諸魔無能撼，勝士牟尼者，
今已入禪定。
無相無紛擾，無異無堅滯，
無住無現相，正士牟尼者，
今已入禪定。
非尋思境界，亦非愚夫境，
超踰心心所，禪定到彼岸，
今已入禪定。

救世如獅吼，牟尼似龍鳴，
其亦如皓月，勇士極清俊，

眾生珍稀寶，牟尼我敬禮。」

爾時，世尊既知娑婆世界主梵天王以偈頌請，
身具跏趺，從三昧起。既出定已，世尊爲喚
娑婆世界主梵天王，乃出警歎聲。娑婆世界
主梵天王見世尊出定，仍結跏趺坐；見已，
即往詣世尊所，遶佛三匝，頭面禮世尊足，
退坐一面，白世尊言：

「我欲少問如來。應供。正等覺，若世尊聽
許，乃敢咨問。」問已，世尊告娑婆世界主

梵天王曰：「梵天！如來定隨汝欲，恣汝所問，爲汝宣說，令汝歡喜。」

世尊既聽許已，娑婆世界主梵天王乃白世尊言：「世尊！菩薩摩訶薩當成就幾法，乃能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世尊告娑婆世界主梵天王曰：「梵天！若菩薩摩訶薩成就一法，當能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云何一法？謂身隨念。梵天！云何菩薩身隨念？梵天！此中菩薩正知具念，行時如實知行；正知具念，返時如實知返；臥時知臥，寐時知寐，出時知出，住時知住，

正知具念，如實了知。」

「彼獨居靜處，入禪定時，以無亂意，而觀此身，乃言：『嗚呼！此身不堅，無常，本性虛弱，無堅實事，非無變易；是離散法，畢竟壞滅，因緣而生，如幻如露，常動不住，膿臭不淨；風吹日曝，終歸壞朽、塵土、嘔穢；多患疫病，數遭損害，常染疫癘，多所不適，自然壞滅；骨鎖相連，味臭漏泄，亦須侍養。』以是正念，如實正觀。

「彼以如是正念，如實了知身過，是故於身不起貪著，於身不起貪愛，於身不生我所之

想。

「彼不顧身，故於命不起貪著，於命不起貪愛，於命不生我所之想。彼不顧身命，故以陋劣法衣、陋劣飲食、陋劣臥具、陋劣坐具、陋劣醫藥、陋劣資具等，即為滿足。」

「彼於同梵行所作，或具義利，或具善法，皆觀為空，心無疲厭，不驚不懼，不生勞倦。」

「彼往親教師及軌範師處，具足正念，作如是想：『諸親教師難得親近，諸軌範師難得親近，我往彼處，若以罪不善法，起現行故，為人譏呵，令師懸念於我，此非所宜。』」

彼以如是因、緣、事，於諸學處，能善恭敬，精進善學，自然寂靜，至於究竟。以是之故，往近親教師及軌範師時，不懼不畏而往，無有惶怖，亦不現掉舉相。何以故？以其心懷恭敬，猶如新婦，慎行之故。彼以慎行故，能斷身過，凡身惡行，皆悉能斷。

「梵天！云何菩薩斷除身過及身惡行？梵天！殺生者，是為菩薩身過及身惡行。梵天！不與取、非梵行者，是為菩薩身過及身惡行。

「梵天！云何菩薩斷殺？梵天！此中菩薩不為貪欲所使而斷眾生命，不為瞋恚、愚痴所

使而斷眾生命。彼於他眾生，唯起我想，唯起可愛想，故不斷他眾生命，不自作，不教他作，亦不見作隨喜；不割截，不自作，不教他作，亦不見作隨喜；不捶打，不自作，不教他作，亦不見作隨喜。

「云何斷不與取？梵天！此中菩薩於諸眾生資具，謂：黃金、摩尼、真珠、琉璃、螺貝、碧玉、玻璃、珊瑚、赤金、白銀等，及諸衣服、諸莊嚴飾，錢財、穀米、庫藏，種種樂具，不生貪著，於彼等物不作分別，亦不盜竊，不自作，不教他作，不見作隨喜。

彼於城中之物，或曠野物，若人未與，或未見許，乃至草芥，亦不取用。

「云何斷非梵行？梵天！此中諸菩薩善護根門而住，好自慎護；遊於和順之處，常具嚴護之念。彼具正念，乃能遍護其意，好自慎護身語。遊於和順處時，正念具足，心生是念：『假使有人，手捧細沙，極熱燒燃，雙手滿掬，填覆眼目，其事尚易。以貪著心，觀美女境，則非易也。何以故？今我觀於美女境故，當於長時，破敗招損，是難忍也。』彼能如是於身隨觀，亦於飲食、住處、臥具、

坐具等，好自正念而住，受用彼等，不起愛味，心無貪著。

「若受用時，視之以能生樂，彼應如是諦觀：『現樂相者，反之即苦。此三界中，諸有爲法，畢竟無樂。何以故？諸行無常故。諸慧性者，豈於諸無常法，生安樂想？』梵天！菩薩受用時，唯觀其能生苦，非能生樂。若爲其苦所伏，心生煩惱，當如是住心：『此身須勤養護，以財賄成之，不應以造苦持用此身，當以行善持用此身，以此安泰活命之身，成諸善法。譬如求利商賈，善備馱物，

非爲莊嚴馱物故，非爲適悅故；不爾若何？
爲令馱貨倍益多故。』

「『如是，菩薩飯食，非爲莊嚴身而飯食，
非爲令身樂適而食。不爾若何？此等皆爲護
身善品故。』當如是作念，如是住心。

「梵天！若菩薩不能以如來所說對治而了知
心，則作是念：『所謂心者，以是難達究竟；
執相違事，向於輪迴，不向善品；向於外境，
不向靜處；向於安樂，不向於苦；向於言
說，不向觀真實；向於不淨，不向潔淨；難
以調伏，難以執持；無住無依，虛妄不實，

是剎那性，因緣所生。心之自性如此，具慧性者，何人隨轉隨入？』彼爲如是觀心念住，以是調伏其心故，勤修正行。

「彼爲調伏慳吝心故，能行布施。下至一搏食許、一棗、一小豆、一豆、一芝麻許皆然。復次，彼於一切，皆能博施，非唯可意者，非唯相識者。

「彼爲降伏惡戒心故，能護戒律，令身語意，悉無過失；不令雜亂，不令穢染；不因持戒自讚毀他。

「彼爲調伏害心故，修習安忍；入城邑中，

雖遭罵詈，然不以爲感；雖遭毆擊、捶打、怖嚇、毀滅、譏論，亦不以爲感。

「雖遭世人毀辱：『嗟！此沙門禿髮、下劣！』雖遭誹謗，以其非真，乃能安忍受之，信解是業皆悉屬己，亦不因安忍自讚毀他。

「彼爲調伏懈怠心故，於諸菩提分法，未得者令得故，先已得者令增長故，已增長者令成熟故，已成熟者能正受持故，正受持者能善分別故，勤修精進。

「彼爲眾生及眾生事，心無疲厭，不驚不惶，

不生勞倦。彼或饒益旃陀羅，或饒益國王，路雖極遠，皆悉能往，不起分別，相續不斷。

「若有貧苦眾生，物皆粗陋，以用供養菩薩；或有大富饒財者，奉以微妙上好之物，菩薩心懷慈愍，於彼皆悉恭敬讚歎，稱揚讚勵，教令受持，而受鄙陋之物。何以故？夫苦痛者所施，爲難行施故。

「彼爲調伏散亂心故，能修禪定。云何修禪定？梵天！菩薩者，初善護其身，身居靜處，盡棄喧雜，於身增上貪著，皆悉能捨；彼於順身、支身、身力，皆能善知。

「彼善護語，少語少論，說有義語，說順理語，不樂說戲笑語。

「彼善護意，斷諸不善分別。彼如是三業清淨故，爲於青、黃、赤、白諸色，令不現故，勤修正行，謂：於彼等不取行相，不取隨好；於種種飾物、衣服，亦不取行相，不取隨好；於種種色、聲、香、味、觸，亦不取行相，不取隨好；於諸男子、女人、童子、童女，亦不取行相，不取隨好。

「彼獨居靜處，入於禪定，爲住心故，勤修正行，謂：觀不淨，或觀慈心，或觀悲心，

或觀出離，恣隨一切，苟能於身不起驕慢，即如是觀。謂：出入息無滯，相續不絕，風息不亂，心不顛倒，亦不散亂，乃至行、臥、起、坐，悉以是觀而住，專注是觀。

「梵天！若菩薩於所緣，得堅固心，是時心得正定，謂：以心緣心不可得，何人入定亦不可得，何故入定亦不可得。彼作是念：『嗟哉！此等愚夫異生，於諸虛妄不實之法，增上耽著。』此即名爲『菩薩勝觀』。如是觀見故，不生雜染，不染煩惱，此即名爲『菩薩寂止』。

「梵天！菩薩獨居靜處，入禪定時，於所聞名身、文身，施設言辭，而善安立，觀察諸字；如是觀察故，乃見諸字虛妄不實，見諸字虛妄不實已，乃見諸名虛妄不實，凡諸名字施設，亦虛妄不實；凡有諸色諸相，皆悉見其虛妄不實。

「彼見虛妄不實故，乃能如實正知；如實正知故，有爲顯現之於彼，悉如夢境。此中菩薩分別觀察，觀於眾生，安住大悲。

「彼爲調伏惡慧心故，能修習慧。云何修習？彼於諸契經，或依世俗理說，或依勝義

理說，皆能清暢言說，復能受持，明了無謬；彼能說法，乃至思惟，皆無謬失；修瑜伽行，能發精進。彼依智力、慧力差別，不緣眾生，不緣命者，不緣養者，不緣士夫，不緣補特伽羅，不緣意生，不緣摩納縛迦，於一切種，不墮斷見。

「於諸施設名言，皆能善學。彼於所執受地界、非執受地界，能以正智，同一理趣，分別觀察；於所執受水大、火大、風大，及非執受者，皆能以正智，同一理趣，分別觀察，由是俱見彼二虛妄不實，頑癡無知，空無堅

實。

「彼如是見故，於諸外界，無有貪著，如是於諸內界亦然；於眼識、諸色，皆能以正智，由一理趣，分別觀察；於耳識、諸聲，鼻識、諸香，舌識、諸味，身識、諸觸，亦能以正智，由一理趣，分別觀察。

「彼於地大，能善知其堅性，亦善知濕性、熱性、空虛性；於水大能善知其濕性，亦善知堅性、熱性、空虛性；於火大能善知其熱性、亦善知堅性、濕性、空虛性；於風大能善知其動性，亦善知輕動性；彼於空大，能

善知其空虛性，亦善知遍一切性；於識界能善知其如幻性，亦善知顛倒性、無顛倒性。彼於眼識，能善知其空性，於色能善知其無常性；能善知耳識空性，聲無常性；鼻識空性，香無常性；舌識空性，味無常性；身識空性，觸無常性，亦復如是。

「彼如是於慧善巧故，能具善通達慧，具足利慧，能善知諸不善法，亦能善知諸善法；能善知成就聲聞諸法，亦能善知成就獨覺諸法；能善知成就菩薩諸法，亦能善知成就佛果諸法。

「彼於諸不善法果報，重輕及中，或生地獄，或生傍生，或生餓鬼，悉能善知；於生彼處諸受，重輕及中，亦能善知；於諸善法果報，重輕及中，或生天中，或生人中，悉能善知；於彼處眾生之果，重輕及中，亦能善知。

「於成就聲聞諸法，謂：現證須陀洹果行相、現證斯陀含行相、現證阿那含果行相、現證阿羅漢果行相，皆能善知；亦能善知慧解脫及俱解脫；成就獨覺諸法，以是得正成就者，亦復能善知；於果及寂滅性，悉能善

知。

「於能成就菩薩諸法之資糧道，皆能善知；亦能善知智慧道，知己，能於資糧道及智慧道，發起精進。

「於成就佛果諸法之廣大神通，皆能善知，亦能善知其大威力、微妙、最上、超絕、殊勝、廣大，乃至不共一切聲聞、獨覺、菩薩，何況不共他眾生？」

「彼如是隨觀諸法，觀法念住，離諸罪法，正得善法，於身無損，無由識所招，無由心所招，復能如實善知諸法眾因，亦善知

果。譬如海浪，是諸善法皆得增上。海浪有消長，菩薩於諸善法，則非如是。

「譬如月輪，彼如白分月輪，是諸善法皆得增上；於黑分時，月輪虧減，菩薩於諸善法，則非如是。

「譬如夏時澗水暴漲，是諸善法皆得增上；時至夏末，所漲澗水，亦皆消退，菩薩於諸善法，則非如是。

「梵天！菩薩如是學者，當能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善知身諸過，則不依身過；

善於住身念，得無過寂處。

不知身諸過，不識身有過；

不住身念者，得難忍苦處。

善知心諸過，則不依心過；

善住心念者，得無過寂處。

不知心諸過，不識心有過；

不住心念者，得難忍苦處。

當依諸善法，不依不善法；

善巧於諸法，得無過寂處。

不依諸善法，復依不善法，

不善巧諸法，得難忍苦處。」

爾時，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化出天花曼陀羅花，散於世尊。既散花已，於世尊所說，歡喜隨喜，遶佛三匝，辭佛而退。

爾時，世尊知天既曉，於比丘僧中敷座而坐，坐已，告諸比丘：「諸比丘！我於昨中夜，獨居靜處，入禪定時，娑婆世界主梵天王至光明所照之大林，來詣我所，讚歎於我，右遶三匝，退坐一面。坐一面已，娑婆世界主梵天王乃問我言：『我欲少問如來·應供·正等覺，若世尊聽許，乃敢咨問。』諸比丘！

彼作是問已，我告娑婆世界主梵天王曰：『梵天！如來定隨汝所欲，恣汝所問，爲汝宣說，令汝歡喜。』」

「我即聽許故，娑婆世界主梵天王乃問我言：『世尊！菩薩摩訶薩當成就幾法，乃能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諸比丘！如是問已，我告娑婆世界主梵天王曰：『梵天！若菩薩摩訶薩成就一法，當能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云何一法？謂身隨念。』諸比丘！我爲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宣說開示身隨念之因、業、果。」

爾時具壽阿難白世尊言：「善哉！善哉！爲療治眾生，安樂眾生，利樂人天，而爲療治，惟願世尊，復爲我說先是爲娑婆世界主梵天王所說開示。新來比丘、於此法律出家未久、來此未久者，及諸正趣大乘勝士聞之，當得歡喜、信心，於諸學處，勤修加行。」

爾時，世尊即爲諸比丘說先是爲娑婆世界主梵天王所說法。復次，具壽阿難又白世尊言：「善說！世尊。善說！如來。娑婆世界主梵天王爲問如是經，至世尊前發問，是言

亦善。善哉！世尊！娑婆世界主梵天王若無其他善根，唯由請問此經所生善根，亦能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以故？世尊！彼善根邊際，雖一切聲聞獨覺，亦不能知解。何以故？世尊！因娑婆世界主梵天王如是咨問，乃爲一切眾生義利而問也。」

世尊告曰：「阿難！如是，如是。」

爾時，具壽阿難白世尊言：「世尊！當何名此法門？云何受持？」

世尊告曰：「阿難！以是之故，是名爲《梵天所問》，亦名《說念住理》、《說不放逸

理》》，以是名字，汝當受持。」
世尊說是語已，具壽阿難、諸比丘及菩薩
眾，一切眷屬，天、人、非天、乾闥婆等
世間大眾，皆大歡喜，於世尊所說，稱揚讚
歎。

聖梵天所問大乘經

印度和尚勝友、主校譯師佛僧耶謝德翻
譯、校訂、抉擇。

聖梵施所問大乘經

聖梵施所問大乘經

敬禮一切佛菩薩。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僧眾千二百五十人，及諸菩薩摩訶薩俱。諸菩薩眾，皆悉神通已達，眾所知識，得陀羅尼，得三摩地，得無貪陀羅尼，善巧出生無邊門手印陀羅尼，住於空性，具無相行境，無分別願求，得無生法忍。爾時，不空見菩薩與五百菩薩俱禮世尊

足，既遶佛已，次第遊方，詣般遮羅國。

爾時，梵施王既聞不空見菩薩至於己國，歡喜滿足，即生極喜適悅，乃爲大眾圍遶、羅列於前，往不空見菩薩所。至已，頭面禮不空見菩薩足，却住一面；彼諸大眾亦頭面禮不空見菩薩足，却住一面。

爾時，不空見菩薩摩訶薩既知梵施王及僕從眷屬坐已，語梵施王言：「大王！刹帝利灌頂大王若具五法，雖流轉生死，常得勝進，不生八無暇時處，得遇如來，令佛歡喜，於諸佛世尊所說密意語言能得通達，憶念不

忘，亦具莊嚴，生輒諸根不缺；諸佛世尊則說具足勝義之語，即以具四諦教而作宣說。

「何等五？大王！是中，刹帝利灌頂大王具信，信心猛盛，意無恚忿——此明其信根本堅固。

「復於信心，應觀十相。何等十？謂：不以詐偽而行布施，能施一切財物，無增上慢，淨心猛盛，於聖教中不見過惡，於上中下比丘不求過失，信解空性，身業清淨，口業清淨，意業清淨。是爲十。

「大王！具此第一法之刹帝利灌頂大王當得

如是所說功德。

「復次，大王！刹帝利灌頂大王欲求於法。謂：求於見諸聖者，無有間斷；求於多聞，無有饜足；於所多聞，諦心觀察、見而觀察。大王！若具十支，當知是爲國王如法。何等十？謂：欲求於法，不顧身命；於輪迴事，具厭離心；於在家法，多思過患；於一切有爲法，無所顧戀；訶責昔所造惡業，於未來業，無所作行；於諸可愛、不可愛者，決定思惟；誠心修行，以是圓成菩薩諸行；不以文辭爲勝；求於智慧，以是誓言堅固；勸令

僕從眷屬修於菩提，復以法施，成熟彼等，無有間斷，復能求聚彼等財利。是爲十。

「大王！具此第二法之刹帝利灌頂大王當得是等所說功德。」

「復次，大王！刹帝利灌頂大王於深法忍能生信解，於空三昧能得成就。彼所信解深法，當知亦有十相。何等十？謂：如說而行；於所圓滿一切善法行，具大恭敬，最爲上品，復於不平等業，捨諸作行；於可愛所作行，則能作行；於諸富樂之人，不以鄙褻強逼；用和愛敬，施於他人，不可愛事則能盡捨；

能作是念：『諸法皆空』，修行出離；以無作用之見故，不必於真實際信解性相，亦不作相異想；不以己之功德，輕賤他德；不執定量；於諸無加行者，能令隨與不可思議法界。是爲十。

「大王！具此第三法之刹帝利灌頂大王當得是等所說功德。」

「復次，大王！因住於世間不饒益事而爲垢所染者，刹帝利灌頂大王於彼能起正觀，爲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能趣入，住持教法——即謂：勤發六波羅蜜多力，成熟眾

生，無有疲厭。當知住持教法亦有十相。何等十？謂：勤修世間八法不動三昧；勤求陀羅尼；爲受持正法故，能善抉擇；於諸能發大精進者，若飲食、衣服、臥具、敷具、醫藥、資生所需，盡給予之，無有疲厭；勤令正受持菩提；善心思惟，能說善說，行於善業；思惟出離；於耽樂王位，計爲過失；不顧好色、妙色；乃至不顧念唯求王位乃得成就。是爲十。

「大王！具此第四法之刹帝利灌頂大王當得是等所說功德。」

「復次，大王！若諸眾生於無量百千俱胝那由他劫中，於此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正行，受持、披讀、爲他人說，如法守護、藏惜；復有眾生於如是等眾生，傷害爲性，刹帝利灌頂大王爲守護於此法財受用故，於如是爲害之眾生能加謫罰。當知其受學於法，亦有十相。何等十？謂：修習正行、深心愛重、信解於法、所行無失、求智而能信於功德差別、能作如來使、受用於法、堪任爲佛法器、紹隆三寶、熾然正法、成熟眾人。是爲十。

「大王！具此第五法之刹帝利灌頂大王當得

是等所說功德。

爾時，不空見菩薩說是偈言：

「國王！常於佛法僧，

意樂增上不動故，

信心淨心不退轉，

功德希有莫過此。

生起無造證淨信，

於所有物無護惜，

雖已施他心無悔，

是等功德乃信相。

彼等所思恆無濁，

不退不動如山王，
滿瓶安住不動搖，
彼等信心極不動。
若人如山不動搖，
或有見聞或無有，
猶如彼等具信相，
一切時處無變異。
欲求寂故求於法，
智者爲法捨一切！
既捨一切不復思，
彼等乃爲求法相。

眾主！若人求於法，
時或不聽於善說，
如於荒地植敗種，
導師教法悉不生。
聞法卻矜己更勝、
已悟諸法如實性，
未以增上心淨行、
具二心者豈清淨？
求法恭敬具憶念，
不動且非如啞羊，
如同大海無止盡，

彼等乃勝菩提器。

於諸內外有爲法，

希求法者無愛執，

智者愛惜，愚者譏，

當知此即求法者。

國王！是故求於覺，

聞是復能淨修行，

不唯所說與聞法；

無有思惟則無慧。

於深忍法起信解，

可不可意皆無貪，

彼等如風無所貪，
無量百劫如是行。

國王！仁者若求覺，
以增上心淨所思！

莫以我與我所慢，
顛倒依止於此處。

仁者應常懺過失！
安住善順之律儀！

於親、富樂思無常！
無所依止正真空。

盡諸所說之空法，

如實空乃無所住，
若人相違於法性，
彼非忍於甚深理。
是故此空違一切。
若人知解如實空，
將如鵝王棄泥池，
出離三界證大覺。
雖於如來懷敬心，
王猶應觀於教法！
國王！身終壞滅故，
於菩提乘莫沮悴。

知導師教、境、軌則，

應常守護此智者！

徒有言說莫爲轉！

不爾，必成久病人。

若人善觀於此教，

專注於心實護之！

能斷種種業與惑，

尤能成就勝菩提。

善加修學此六度！

學之，當能證菩提。

凡所教示皆當修！

遍知諸法不久得。

如蜂不貪於花汁，

虛空之中無鳥跡，

以如是心待諸塵，

如是王當證佛果。

已得深忍與辯才，

及與執持諸佛藏，

仁者如法護彼等！

捨命不捨彼智者。

若人毀傷彼智者，

孜孜汲汲不如法，

請常謫罰於彼等！
不爾，法眼速沮壞。
何故？護世若不出，
彼等即成世間師，
饒益含生燃法炬，
是故爲彼應常勤！
多百億之菩薩眾，
未以誠心行利眾，
無戒且無增上心，
佛陀不爲彼授記。
如所言說而行者，

彼等入於無生境。

仁王已聞真實行，

當如所教而奉行！」

爾時，梵施王語不空見菩薩摩訶薩言：「不空見！是等過失，我悉有之，然諸功德，皆悉無有。不空見！我爲有害之垢所染。不空見！我於鄙褻之業，增上耽著猛盛，貪求錢財，廣集眷屬，是故，以惱害心之所發心，乃不能除。復次，我以刀杖加於他人。不空見！是故，我未發起菩提心，乃至夢中，亦以惱害之心而發心。不空見！我今當以增上

意樂，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空見！若我不學如來所制菩薩眾學處，我即欺十方世界諸佛世尊。我為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如所說行。」

爾時，隨學梵施王之八萬含生，發起昔所未發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發心，於所宣說諸菩薩行，悉皆發願；二萬含生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復次，梵施王語不空見菩薩摩訶薩言：「不空見！惟願哀憫於我！為饒益是等大眾故，聽許於我處結夏安居。」

「不空見！我於器與境界皆未如是合儀，非與眾同分；未見如來，不常聞法，故於諸善根聚亦非多有，亦未成熟眾多有情。然則惟願仁者饒益我等。」

不空見菩薩摩訶薩及五百菩薩，哀憫梵施王故，皆共許之。爾時，梵施王爲不空見菩薩及五百眷屬，廣設一切臥具、敷具、衣服、飲食，復以種種法供養，供養於不空見菩薩摩訶薩。

爾時，有六十比丘住於彼處，彼等皆不精進、少聞、多惱害心，見他受供即生憂苦，自立

誓言當作菩薩，然皆爲剛強菩薩，粗獷、不護根門、掉舉、憍慢、鄙薄、饒舌、如烏詐僞、不顧後世、不畏於業、好戲笑語、多睡眠、希求非法、不能善護身語意業、多諍訟、生瞋心於持戒者、於他所知無所好樂，乃至不樂見於導師，何況於他同梵行者？彼等於不空見菩薩非法毀謗，即：入信心微薄之諸婆羅門及長者家，惡聲流布。彼等聞已，當於八億劫中，受大地獄身。不空見菩薩哀憫彼等眾生故，於梵施王，未有陳訴。

爾時，梵施王有一輔臣梵志，名「極令愚」，

於住彼處諸比丘及不空見菩薩作離間事，非法毀謗，亦暗中離間梵施王及不空見菩薩；凡於最上法生喜者，輒作障礙；務令不空見菩薩不寧；雖共論法，亦相譏誚，務令諸剛強菩薩得遂。

是中，若具四法，是爲剛強菩薩。何等四？如烏詐僞、饒舌、不隨世轉；自讚毀他；耽湎現世、心懷惡念；多作離間和合。是爲四。若具彼等四法，即爲剛強菩薩。

不空見菩薩於彼處結夏安居，乃歷苦樂憂喜。何以故？如是，與不精進者共俱住，是爲苦

故。復次，不空見菩薩摩訶薩結夏安居已，夏三月過，作法衣已，法衣已成，乃持法衣、鉢盂，次第遊行，至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詣於佛所，頭面禮世尊足，卻坐一面。

爾時，梵施王聞不空見菩薩爲彼處眾比丘所害，往詣世尊。梵施王及一萬含生，乃從般遮羅國，俱至憍薩羅國所在，詣世尊所。至已，頭面禮世尊足，卻坐一面。卻坐一面已，梵施王乃白世尊言：「世尊！不空見菩薩去於我國甚早。」

世尊告曰：「大王！凡諸心懷嫉妒、不勤方

便、常好談論、好戲笑語、極重不如理、遠離加行之人所住之處，如來及如來聲聞，即不住彼處。

「大王！以十因當知是爲不勤方便之人。何等十？謂：多睡眠；謂已聰慧，起增上慢；自讚；毀他；好戲笑語；常好談論；戀慕群眾；重於所得；重於利養；詐現威儀。是爲十。大王！具此十因，當知是爲不勤加行之人。」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譬如大海不受屍，

亦如人遇於鳥禽，
行常相違、非理者，
智者於彼極遠離。
無信之人求過失，
好言戲笑戀群眾，
於諸佛教不恭敬，
死後速生惡趣中。
有所乏者無念慧，
無戒、解脫與涅槃，
猶如生盲去道遠，
去於聖道復極遙。

有乏之人好談譁，
根常散亂樂調笑，
教中堤水非所宜，
村中取食如鐵丸。
施主懷信而給施，
無乏、解脫我開許；
有乏所食雖一口，
重如山王我不許。
教中國食難清淨，
諸無乏者亦慎之；
有乏食之如鷓鷹，

當生象馬牛驢身。

彼等食之轉賤身，

羸弱下劣遭毀厭，

乞求而食故臭穢，

杖加彼身方能淨。

其心散亂念退減，

生爲乞者心狂亂，

得福依處此教法，

放逸仍墮惡趣中。

無量俱胝那由他，

經年飽嗜惡趣苦，

後生人間得有暇，
終因造罪墮惡趣。
鐵丸墮入大海中，
彼即無有可依處，
雖經年歲千俱胝，
出於大海猶不能。
如是愚夫墮惡趣，
百千俱胝那由他，
經劫轉人猶未知，
何況人天悟菩提？
意樂清淨常精進，

善自守護無諂誑，

平等心以證菩提，

一切智亦不爲難。

「大王！當知此十六法是爲嫉妒者之相。何等十六？謂：如烏詐僞；饒舌；不善守護；他遭譏謗，以之爲樂；不信他德；多思多慮；多生愁惱；多有憂感；憎嫉；形色退減；慢心所伏；不樂比丘；於乍來者，性喜譏嫌；好求可諍之過；於處生慳悋；不往聞法，縱使往聞，亦不諦聽，內心散亂，於別別處流播妄說，謂：『我不知其所言說。』亦稱：

『是爲愚者，所說皆世間名言之法。』『凡諸聖者之所通達法律，皆不恭敬。彼等愚夫，是無知人。』

「彼等自謂：『我待彼證菩提，坐菩提樹下，方恭敬於法。』雖他人爲諸比丘說法，彼等僅立於外門聞法；雖不欲入坐，仍於諸比丘中謀生，而作是念：『若宣說八事覺支論，我方聽聞。若聞是法，我病當瘳。』」

「是以彼等愚夫，求於非法，而自思忖：是爲求於菩提。譬如有人，剜其兩目，而欲觀視；悉無財物，而欲邀集商旅；足遭臙割，

而欲行路。彼等若是。大王！有如是欲求之愚夫，以此爲菩提。

「大王！若具二十五法，當知是人退失菩提。何等二十五？謂：於處生慳悋；於家生慳悋；於讚生慳悋；心懷嫉妒；不信；不知慚；無愧；心懷罪惡；心懷諂曲；有害於他；行唯益己；詐現威儀；懷恨滿心；多所蓄積；畏於如來所說，邪解佛語，虛妄增益；捨法；具增上慢，性不喜問；背棄於法而無悔心；不爲人所愛敬，多有怨家；於眷屬中，爲令他人背於信解，見於他眾，尋說

過失；若人委信隱密處，輒生憎恨；於諸比丘，昔所曾見、昔所未見，乃作是念：『當令彼等，人皆不喜』，爲不饒益故，說譏謗語；爲說譏謗語故，棄捨他人；心求所得，故作是念：『我不應於具足戒有所退失』，於是別別思擇而守護於戒。

「大王！如是之人將極重退於教法、入於居家。」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詐僞饒舌不善護，
不敬世間解眾教，

憍慢無愧常違逆，
此皆嫉妒所勝相。
於他譏謗心無憂，
猶如貧者得黃金，
見爲真實捨一切，
害心豈能證菩提？
昔彼滋長惱害心，
以彼果報感惡趣，
今轉人身仍憎嫉，
色不光澤不莊嚴。
於一切人多輕毀，

普於眾生懷恚忿，
偶見聰睿殊勝者，
亦生嫉妒而捨法。
掉舉於心無對礙，
與他共說眾過失；
雖未說他惡言辭，
終夜盡起迷亂心。
入於城中威儀改，
住寺剛強如馬行，
尋他過失不自省，
嫉妒之輩法若是。

『此人不可住於此，
明日我當於此地，
於各家宅說其過。』
彼者屢屢生瞋心。
彼多憂戚不悅豫，
見他因知而受敬，
彼於業報遂不信，
爲過所勝作譏謗。
精於諸般療治方，
智者以是得利敬，
行於無上最勝施；

彼昧奉爲法中勝。

淨行比丘忽然至，

彼等見之心赧然，

乃問：『何至極苦處？』

不敬說諸無信法。

『此寺事務多繁劇，

無利、汝行恐難堪。』

假使誘說仍不去，

遂不善護興鬪諍。

『我處無有如是者。

且思他處之情狀。

常住比丘擯汝出，
爲壞此國而至耶？」

諸愚居士不知此，
不知是等具戒否，
比丘！喜憂皆速去，
不樂粗惡更當生。
有諸柔和誓堅固，
學佛法師見此事，
輒言：『不應與愚爭。』
彼等將還所來處。

『哀哉！我之導師教，

諸佛此法當滅盡，
罪惡比丘極增長，
如實法師則日減。』
多聞之人偶來此，
令眾歡喜且說示，
彼謂：『少慧豈有知？』
不敬復向他人說。
『不受教言不問法，
誰爲彼之和尚、師？
如自生樹披法衣，
爲求於樂而牟利。』

亦謂：『彼不通契經，

我等亦曉彼所知。』

彼等蒙昧壞教法，
未得三昧心愚迷。

大王！我念過去時，

有佛出世名『智光』，

宣說諸法八萬年，

隨後大雄入涅槃。

大王！彼佛涅槃後，

正法退減將滅盡，

名『具念慧』比丘出，

未得總持得辯才。
莊嚴柔和信順教，
常以陋劣即爲足；
猶如雲水令眾饜，
以法滿足天等眾。
於彼之時大地上，
有城名爲『莊嚴王』，
外郭周匝八由旬，
城人聰慧而豐樂。
法師具念慧至已，
爲利眾生而說法，

二億三千萬含生，
置於無上菩提果。
種種香花與衣服，
嚼食、羹飯、適悅聲，
歌聲樂音皆最上，
以供於彼如侍佛。
五百比丘極相違，
城中於彼作譏謗：
『無戒具過我悉知。』
一一人前如是說。
望月當作布薩時，

罪惡比丘起身言：

『假使今夜汝不去，

割截要害奪汝命！』

悲憫彼等比丘眾，

清淨眾生無懼去。

數千天人同聲泣：

『何故佛子受輕凌？』

彼等五百比丘眾，

通宵戲笑心適悅，

惡思：『噫呀！終解脫！

我等已捨於重祿。』

五百比丘死亡後，
八十劫中生地獄，
七千六百億劫中，
悉皆住於餓鬼界。
彼等眾生世世盲，
轉生毒蛇食沙土，
童見於彼擲泥團，
無有歸依無所趣，
如是八千萬億世。
生於人中感貧困，
狂亂眼盲身常爛，

色悴遭謗力微薄，
如是受伏五十億。
常自造作非樂事，
他布施事亦說過，
自己墜墮於高崖。
於未來世有劫出，
第六十劫名『大稱』，
彼時『救護益世佛』、
一萬善逝當出生。
於彼諸佛最末時，
彼等乃能得人身，

見彼佛已復證忍，
得見恆河沙數佛。
往昔彼等共一心，
於一切智發願心，
彼等菩提心未退，
意差別故墮惡趣。
彼時我乃說法師，
名爲『具念慧佛子』。
罪覺之人毀導師，
故應棄捨於我慢，
斷除非理修智慧。

凡不欲毀自身者，
由是應斷無知語，
及如火聚嫉妒心。
見或不見聞不聞，
真假皆勿與人說。
欲求成佛勝菩提，
比丘應除己過失。
柔和之人能放捨，
外內一切諸般物。
若人求我勝菩提，
彼等何以樂他法？

後世於我教法中，
多剛強者壞菩提，
彼等墜墮於高崖，
意樂毀壞豈證覺？
若人求我勝菩提，
如劣族子應斷慢，
更於眾生發慈心，
證不證皆無不喜。
「復次，大王！若人無恭敬心、不信、於他
生瞋、尋諸過患，諸如來及諸如來聲聞，於
彼皆不歡喜而唯速去。」

「大王！是等十六法，顯說不信之人。何等十六？勸令執於違逆、視惡教爲應理、視法語爲不應理、心懷惡念、憍慢、尋於過患、心懷諂詐、不淨命、求於恭敬、心相續不善、無有加行、毀謗他人、一向執有過失、於所說教不得決定、邪見、於業報生疑。是等十六法，顯說不信之人。

爾時，世尊即說偈言：

「於所教誨不順取，
捨之猶如棄廢井，
隨他相續違解脫，

無異瞋心外道徒。
於業果報不信順，
故於他人不諫正，
如須彌巔自貢高，
我慢所醉如是行：
爲彼宣說善妙法，
惡境界者執非宜，
無信於法生狐疑，
多俱胝劫成狂亂。
意樂不信成罪人，
瞋心之人不護心，

捨棄一切具實者，
無有信心執濁穢。
其心高舉常憍慢，
不信之人不敬他，
死後轉生低劣種，
貧困憎恨於他人。
不信之人不評己，
興諍堅執他人過，
猶如林中蓖麻樹，
非在家人非比丘。
心懷諂詐不清淨，

何人說法悉不入，
他雖委信仍憎恨，
養護經劫亦不親。
彼等營生亦不淨。
無信出家諸比丘，
已捨諸多解脫法，
是故不久當墜墮。
無信求於利養故，
令他知解不實法，
其性詐偽好隱藏，
彼乃現相虛談者。

其心相續具忿恚，
雖聞論議他人語，
意自忖度論議已，
無信之人即生疑。
彼於他人作論議，
於他人亦見不淨。
不信如鹿生驚怖，
見皆不悅不委信。
不護他心失加行，
處於眾中生恐懼，
雙手顫慄起爭鬥，

於諸來者作摧滅。

嫌責議論無依據，

性喜兩舌罪惡多，

違逆爭鬥瞋嫉者，

本性不信之相狀。

彼等無信出家已，

導師教法亦破壞；

若僧莊嚴無違逆，

說非法語相抗對。

染污諸佛所說教，

猶如外道生狐疑，

伺機壞法而抗對，
無信復能捨於法。
彼等不捨於邪見，
入於外道受訶責，
於此教法不深根，
搭法衣即稱比丘。
精修無我之金剛，
比丘遠離於身見，
教中行於智慧境，
如風不貪有爲法。
無信於業不信順，

心爲罪惡所轉故，
以彼於他作逼迫，
不久當住惡趣中。
猶如大海能容水，
此教之基乃信心，
若人於教不生信，
非我弟子我非師。
信爲行道圓滿基，
爲甘露道爲光明；
猶如閻浮提國王，
是爲眾德之先行。

「大王！汝精舍之諸比丘，不具如是諸功德故，不空見菩薩別別思擇已，乃不住而唯速去。

「大王！彼等六十比丘，死後皆當流轉惡趣，經於三劫；後八萬世，轉生劣種，寒賤，以他食爲生，世所訶責，身色毀悴，少於名聞，氣力乏少，生生世世多有久病，界不平等而生忿恚，出憂愁啼哭之聲，不善而死。

「彼等於最後世，命終當生極樂世界，於八萬年間，雖聞無量壽如來說法，然不能解；見彼如來光，然不見彼如來，佛光亦不照於

彼等之身。彼等爲畢竟清淨故，晝夜三時，五體投地，禮菩薩會，懺悔除罪，方得清淨，得見如來，知解於法，得受菩提記。」

爾時，梵施王白世尊言：「世尊！願擯彼等比丘。如是諸比丘凡於國內一切處，尚不欲聞，何況見之？」梵施王乃遣諸人，令擯彼等比丘，於是彼等不住國內一切處。白言：「世尊！此乃彼等今生果報也，彼等於未來世，亦當捶打自己。」梵施王如是白已，世尊告梵施王：

「大王！於此教中，此四是出家者之高崖。

何爲四？於佛不敬，捨棄正法，瞋說法者，無大精進而受人信施。大王！是等四爲於此教中出家者之高崖。

世尊即說偈言：

「於佛生疑高崖首，
一切世間不能救，
少慧退失於教法，
彼無救護往惡趣。
彼捨法故往惡趣，
過千歲已復轉生，
生盲根衰心損壞，

大苦第二高崖也。
無畏住持於佛法、
能護一切智智者，
謗之第三高崖也，
多俱胝劫受痛苦。
彼受信施非所宜，
是爲第四高崖也，
世間無有可救者，
罪人馳走於三塗。
聖者淨謂意樂淨，
不離菩提乃心本，

空言不能證菩提，

『淨其心意』善逝說。」

世尊說此法門時，五千含生於昔所未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發心，得諸無生忍；梵施王亦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轉；十萬含生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於昔未發心之一億天人亦發菩提心。

爾時，世尊熙怡微笑。其爲諸佛世尊法性，是故世尊熙怡微笑時，從口中出種種色光，謂：青、黃、赤、白、紅、玻璃、銀色，遍照無量無邊世界，上至梵世，日月光明悉不

復現；光相旋還，至於佛所，右遶世尊三匝，入世尊頂。

爾時，不空見菩薩向世尊所，合掌頂禮，白世尊言：「世尊！以何因緣現此微笑？」世尊告曰：「不空見！此梵施王當於三十劫中，不墮邪謬，受人天富樂，復能承事八億諸佛，於一切中，常作轉輪王，捨四洲界，於彼等一切諸佛世尊心無所違逆，如佛意趣而作承事。此後，彼當於佛土，莊嚴一如極樂世界，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號『如來·應供·正遍知無量莊嚴王佛』。」

梵施王歡喜滿足，即生歡喜適悅，五體投地，禮不空見菩薩足，白言：「世尊！不空見以是因緣，爲我而與彼諸比丘俱在一處，受於勞苦。我今當以增上意樂，願見憫恕。」不空見菩薩亦以哀憫梵施王故，容恕於彼。世尊說是語已，梵施王及天、人、非天、乾闥婆等世間大眾，皆大歡喜，於世尊所說，稱揚讚歎。

聖梵施所問大乘經

印度和尚天主覺、慧鎧、主校譯師佛僧耶謝
德等翻譯、校對、抉擇。

凡三百偈。

聖梵吉祥授記大乘經

聖梵吉祥授記大乘經

敬禮一切佛菩薩。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多比丘眾俱。爾時，世尊於日初分，著衣持鉢，入舍衛城乞食。

又復爾時，舍衛城外有眾幼童，以造沙宅、沙垣、沙樓爲戲。彼眾幼童遙見世尊從遠而來，見已，即生增上喜、極喜、喜悅，遊戲嬉樂而坐。爾時，世尊於諸童子心生

慈愍，故至彼所。

爾時，諸幼童中有一童子名梵吉祥，禮世尊足，坐於佛前。世尊知而故問諸幼童曰：「童子！汝等於斯何爲？」

諸童白世尊言：「世尊！我等於此，以造沙宅、沙垣、沙樓爲戲。」

爾時，梵吉祥童子白世尊言：「世尊！願慈愍我，納此沙樓。」

世尊知梵吉祥童子之勝意、喜心已，心生慈愍，而受沙樓。爾時，以佛力故，於彼剎那、須臾頃，沙樓即變寶樓，七寶所成，

現於世尊前：東有金柱八萬四千，南有銀柱八萬四千，西有琉璃柱八萬四千，北有頗梨柱八萬四千。爾時，梵吉祥童子見此神通變化，生增上最喜、至喜大喜，即以此偈白世尊言：

「噫嘻救世者，能示大神通！

佛因慈愍我，故現此神通。

我於大仙人，獻供此沙樓，

彼即變寶樓，噫嘻佛難思！

噫噫如斯田！無上佛福田，

無眼或眼衰、羸慧者莫知。

我遇兩足尊——眾生之福田，
得暇亦極希，當發菩提願。

我亦願隨學，導師佛功德，

得證無上覺，如是顯神通。」

爾時，世尊即現微笑，從其面門，放種種
色光，所謂：青、黃、赤、白、紅，亦有
如頗梨、銀等色。其光普照，上至梵世。
還復收攝，繞佛三匝，沒於佛頂。

爾時，具壽阿難即以此偈白世尊言：

「眾尊導師最勝佛，無因不現微笑相，
具悲愍者利世故，願今爲我說此因。」

世尊告具壽阿難曰：「阿難！汝見此梵吉祥童子否？」

白言：「唯。然。世尊！」

世尊告曰：「阿難！此童子以此善根、心願，三千二百劫中不生地獄；修證菩提，後當作如來。應供。正等覺，號『勝一切世間』。」

爾時，世尊即說偈曰：

「若於佛生信，當生大福德，
敬僧聞勝法，生福亦如是。
若於佛生信，證覺則不難，

故欲證覺者，當供世導師。

我今告阿難，此童子當成，

具德兩足尊，號『勝』世導師。

如是佛佛法，二皆難思議，

信於難思者，果報亦難思。」

世尊說是語已，具壽阿難及梵吉祥童子於世尊所說，皆大歡喜，稱揚讚歎。

聖梵吉祥授記大乘經

印度和尚清淨獅子、譯師佛僧格瓦貝翻譯；

印度和尚智源獅子、主校譯師佛僧天月校訂、抉擇。

聖彌勒發趣大乘經

聖彌勒發趣大乘經 卷一

頂禮一切佛菩薩。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僧眾五千人、大菩薩僧眾一萬人俱，彼皆神通已達、眾所知識；諸菩薩摩訶薩，皆得不退轉。爾時，文殊師利童子在此大眾會中。辯積菩薩、遊戲菩薩、觀世自在王菩薩、大勢至菩薩、月光童子菩薩、彌勒菩薩摩訶薩，亦在此會中。

爾時，彌勒菩薩摩訶薩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向世尊所，合掌頂禮，而白佛言：「世尊！我欲少問如來。應供。正遍知，若佛聽許，乃敢諮問。」彌勒菩薩如是白已，世尊默然而住。

良久，文殊師利童子語彌勒菩薩摩訶薩言：「彌勒！如是作而問已，如來當爲汝解說。

「若汝不從佛乘、緣覺乘、聲聞乘而諮問如來，不爲了知蘊、界、處故而問，不爲滅除貪、瞋、癡而問，不從波羅蜜多而問，不爲圓滿波羅蜜多而問。如是諮問，如來當爲汝

解說。

「若汝不爲出過諸行而問，不爲得涅槃而問，若汝不爲通達真諦而問，不爲道與修道而問，若汝不爲得果、現證而問，若汝不爲不住而問如來，不說諸字而問，如是諮問故，如來當爲汝解說。何以故？彌勒！凡有增益，即有貪著，而諸佛世尊說法，無所貪著。」爾時，具壽舍利弗語文殊師利童子言：「文殊師利！所言『虛妄增益』者，文殊師利！云何增益？」

文殊師利語言：「大德舍利弗！以一切法空

平等故，名爲平等；無相平等故，名爲平等；無願平等故，名爲平等；如實平等故，名爲平等；眞如平等故，名爲平等；法界平等故，名爲平等；眞實際平等故，名爲平等；不生、不滅、不住，皆悉平等故，名爲平等；未生、未有，皆悉平等故，名爲平等；一切法等虛空故，名爲平等。大德舍利弗！若人如是於平等諸法，起分別心，作不平等想；於無所有法，虛妄增益，謂：此是佛，此是法，此是僧；此是我，此是眾生；此是補特伽羅，此是意生，此是摩納縛迦；此是作者，

此是受者；此是斷，此是常；此是凡夫，此是聲聞，此是緣覺，此是菩薩；此是有罪，此是無罪；此是有漏，此是無漏；此是有爲，此是無爲；此是雜染，此是清淨；此是善，此是不善；此是世間，此是出世間；此是輪迴，此是涅槃；此是有實，此是非實；此是有，此是無；此是得，此是現觀，此是所應證；此是道，此是道果。是名增益。

「何以故？大德舍利弗！平等者，無有分別。凡如是分別者，即於平等起增益，非於不平等起增益。凡於無所見中，見平等者，

即見平等；行增益者，即見不平等。凡於平等不起增益者，彼等即見平等；行增益者，即非見平等故。」

文殊師利作是教時，二百比丘永盡諸漏，心得解脫。世尊爲調伏彼等比丘、自在轉故，默然而住。

良久，彌勒菩薩摩訶薩語文殊師利童子言：「文殊師利！我不從聲聞乘而問如來，不從緣覺乘、正遍知乘而問如來，乃至不爲『不住』而問如來。文殊師利！我必如是不違真實，而問於如來。」

「文殊師利！凡違真實者，我必不爲。諸法寂靜故，無一法可得；法界不動故，貪瞋癡所不染；輪迴不可得故，不出輪迴；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故，不取涅槃。爲是等故，問於如來。文殊師利！我必不說諸字，於言語道無所辨；慧無所別，亦無所知。是中，解脫亦無所有。我當如是問於如來。何以故？諸字性空、一切無生故。」

爾時，於眷屬眾會中，諸菩薩皆作是念：「噫嘻！此彌勒菩薩摩訶薩，唯說是語，其所宣說，幽微頓超，冥契法性，深慧具足。」

爾時，遊戲菩薩摩訶薩白世尊言：「世尊！彌勒菩薩摩訶薩，如是深忍決定，善於智慧，善於辯才宣說，是爲希有。世尊！此彌勒菩薩摩訶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來爲幾時？世尊！爲安隱眾生、安樂眾生，亦爲人天利、安隱人天故，惟願如來，善爲我說。若爾者，住菩薩乘諸善男子、善女人，當能聞彼諸處，亦聞發趣，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數數勤修精進。」

世尊告遊戲菩薩摩訶薩曰：「善男子！彌勒菩薩摩訶薩從久遠來，梵行已立。善男子！

彌勒菩薩摩訶薩於過去諸佛所，所作已辦，發起善根，具足深忍。善男子！彌勒菩薩摩訶薩正趣以來，過八萬四千劫，我始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世尊說是語時，遊戲菩薩摩訶薩白世尊言：「世尊！彌勒菩薩摩訶薩於何如來·應供·正遍知所，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其號云何？惟願如來·應供·正遍知，善爲我說。」世尊告遊戲菩薩摩訶薩曰：「善男子！以是故，汝今諦聽！善思惟之！當爲汝說。」

白言：「唯。然。世尊！」遊戲菩薩摩訶薩

白已，及諸大眾，皆共一心，聽佛所說。

世尊即告彼等言：「遊戲！乃往過去無量不可思議、不可稱量阿僧祇劫，爾時有佛出世，號曰『妙金光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調御丈夫·無上士·天人師·佛·世尊』。善男子！妙金光如來一一毛孔中，放多百千俱胝那由他光明，彼等如來光，色妙如金，一一光明，皆能遍照一一三千大千世界；一一光明，皆出多百千俱胝那由他蓮花，遍滿東方，南、西、北方，四隅、上下，亦復如是。一一方所，皆有如

來，遍滿多百千俱胝那由他數佛土；一一如來身，皆能調伏多百千俱胝那由他數眾生，令彼向佛及諸佛法，得不退轉。

「善男子！妙金光如來·應供·正遍知，常以金光，照明世間。彼佛土中，無有日月之名，亦不聞諸宿、星曜、星辰、火光之名。」
世尊說是語已，遊戲菩薩摩訶薩問世尊言：
「大德世尊！若爾，於彼佛土，云何建立晝夜？」

佛告遊戲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於彼妙金光如來·應供·正遍知之佛土，大地七寶

所成，平等如掌。七寶大地，更出七珍寶蓮花，大如車輪，妙好適悅，芬馨悅意，殊妙超絕。一一蓮花，皆出芬芬妙香，遍滿三千大千世界。凡諸眾生，得聞此香，定趣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彼等蓮花，清旦開敷，日晡萎落，由是，彼等眾生乃作是念：『時至日晡。』善男子！於彼世尊妙金光如來·應供·正遍知之佛土中，如是建立晝夜。

「善男子！於彼佛土，不聞苦之名，亦無聲聞、緣覺之名，乃至不聞八無暇之名。彼佛土中，菩薩充滿，皆已離淫欲法，悉無臭穢。

一一會中，皆有十二那由他菩薩。更有無量菩薩至彼世尊會上。妙金光如來·應供·正遍知不說他法，唯說菩薩藏不退轉輪。

「云何菩薩藏不退轉輪法門？謂：凡所有法，於真如不退轉；凡所有法，於法界不退轉；凡所有法，於實際不退轉；貪欲於貪欲性不退轉，瞋恚於瞋恚性不退轉，愚癡於愚癡性不退轉；色於色性不退轉，受、想、行、識，於識等性不退轉；眼於眼性不退轉，耳、鼻、舌、身、意，於意等性，皆不退轉。云自性者，乃爲無實；云無實者，於所從來，悉不

退轉，亦無所入。

「善男子！如是，妙金光如來·應供·正遍知，於彼佛土，爲是等菩薩正說菩薩藏不退轉輪法門。彼時有一法王·轉輪聖王，如法治化、統領四洲，名曰『金色』。善男子！金色王於八億四千萬歲，以諸供養具，承事、恭敬、尊重、供養彼世尊妙金光·如來·應供·正遍知，及諸大菩薩僧眾俱。善男子！如是，四大天王、釋提桓因、娑婆世間主梵天王與眷屬俱，於金色王所思，皆悉知已，亦欲承事彼佛世尊妙金光如來。」

「善男子！金色王乃建道場，凡八十四由旬。於彼道場，雜綵懸垂，繁花遍地，深可沒膝；赤真珠網，懸於空中；焚最勝香。於彼道場，設如來座，值九百九十萬俱胝；敷以細布，凡數百千那由他俱胝，其座四足，眾寶嚴飾。亦設一一菩薩座，各值百千俱胝。爾時，如來住處，相去二千由旬。善男子！金色王如是善好嚴飾如來所行道路，凡二千由旬，即：於道路左右，廣建寶臺，雜寶嚴飾；繁花遍途，高可及膝；於上空中，種種寶網，以爲華蓋。」

「於諸臺上，植珍寶樹，高一箭許；寶樹之間，寶繩相連。兩兩寶樹，其間有池，池邊寶臺周匝，金沙鋪地，復有吠琉璃梯；優鉢羅花、蓮花、拘物頭花、白蓮花，鳧雁和鳴，盈滿其間。如是，所有寶樹間，有諸寶池，莊嚴悉皆如上所說。

「所有寶樹前，各遣五百人，手捧花瓣；各遣五百人，擎寶香爐；執大鼓、腰鼓、鑼、鐃、鈸、絲竹、琵琶、銅鈴等諸樂器者，各五百人；遣執寶蓋、幢幡者，各五百人；如是一切所有寶樹前，各遣數百人。王囑眾人曰：

『世尊妙金光如來行至各處時，汝當以此等花瓣，散花於佛；以旃檀末，施散於佛；復擎香爐以薰；亦當鳴鐃，擎舉寶蓋、幢幡。』如是，亦於所有寶樹前，各遣五百人，執寶花器；餘處同此。囑曰：『彼如來行至各處時，汝當以此等寶花，散花於佛。』

「善男子！如是，世尊妙金光如來從精舍出，即往道場；途中，光明從精舍出，照諸菩薩。善男子！如是，道路凡二千由旬，菩薩摩訶薩充滿其中，一一菩薩摩訶薩相去一尋而立。善男子！如是，如來行至各處時，承佛威力，

一一菩薩頂上，皆有金柄白銀寶蓋，上覆赤真珠網，金鑿鈴網之所環繞，無人擎持，遊行空中。一切菩薩，悉皆如此。是等鑿鈴所飾寶蓋，隨風搖颺，所出妙音，柔軟悅意；彼等傘蓋隨風搖颺所出音聲，雖鐃盤中，具十萬支者，亦莫能出。

「彼等寶蓋、鑿鈴及寶樹葉，並諸寶繩、寶臺、鐃鈸、歌樂等，皆悉承佛威力，出種種法門聲。彼處眾生，樂布施者，即聞布施聲；樂持戒者，即聞持戒聲；凡樂安忍、精進、禪定，乃至般若者，即聞安忍、精進、禪定、

般若聲。如是，亦出空、無相、無願、無生、無滅聲；亦出根、力、覺支、道聲；亦出神通、力、無畏、無礙解、佛不共法等聲。隨諸眾生心之所樂，即出如是音聲，令彼得聞。聞彼法音已，無量無數眾生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發決定心。

「善男子！妙金光如來·應供·正遍知從彼道路，行至各處時，於佛頂上空，有天寶蓋，百千眾寶之所嚴飾，無人執持，遊行空中。彼等寶蓋、鑿鈴，隨風搖颺，出悅意妙音而演說法，名曰『如來印』。」

遊戲菩薩摩訶薩白世尊言：「世尊！從彼妙金光如來之寶蓋，出生、說法，名曰如來印，其法云何？惟願世尊如來善說。」

世尊告遊戲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以是故，汝今諦聽！善思惟之！今當爲汝說如來印。」

善男子！一切法爲空印所印，爲無相印、無願印、無生無滅無住印、無實印、法界印、真實印、實際印、如實印、離貪印、閑靜印、解脫印、無性相印、無作無去印、無所取亦無所住印所印。善男子！一切法爲虛空印所

印。善男子！譬如虛空，是中穿鑿非易，印者亦無所有，印文無可施設。何以故？以無處所、無緣、無因、無所生、無所依故。

「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真實了知一切諸法猶如虛空，於虛空行相、虛空體性、顯示虛空，皆能真實了知。於虛空中，一切諸法住於不可施設，唯假名耳。菩薩摩訶薩真實了知虛空諸法住於不可施設，但有假名，如是亦能真實了知一切法皆住於不可施設，但有假名。若知諸法但有假名，彼即不違真實；不違真實，即知如來印。此是如來印，以是當

能不昧真實。」世尊說此教時，五百菩薩得無生法忍。

爾時，世尊告遊戲菩薩摩訶薩曰：「善男子！如是，妙金光如來·應供·正遍知及菩薩僧眾俱，至彼道場。時有十萬天人，歡喜而作供養事，散優鉢羅花、蓮花、拘物頭花、白蓮花等，亦降天曼陀羅花雨，百千俱胝伎樂齊鳴。

「善男子！如是，妙金光如來坐彼道場時，四大天王、釋提桓因與娑婆世間主梵天王，為供養事、承事、尊重故，悉皆隨侍。若問：

『云何供養而生歡喜？』謂：如來及菩薩僧眾俱坐時，一一菩薩後，皆有大白象，眾莊嚴具以爲嚴飾。爲護彼大象王，免其鼻受風吹日灸，乃有寶蓋，瑩淨明徹，撐持於上，見者生喜。諸大象王，其鼻皆有青色真珠瓔珞，明徹懸垂；彼真珠瓔珞復又出水，其水清涼，如青琉璃，具八功德，象王取其水而用之。

「諸菩薩眾方就座已，諸天即以神力，於右手化出寶鉢，且持彼等菩薩之鉢。梵天親爲妙金光如來執持寶蓋，卻立一面。彼寶傘

蓋，亦有真珠瓔珞懸垂，彼等真珠瓔珞亦皆流注清涼水，如青琉璃，具八功德。如來取水而用，釋提桓因則持世尊鉢。

「善男子！如是，如來及菩薩眷屬俱入座時，彼等菩薩前，各一天女，於白中磨種種芬馨天香；磨彼香時，而起微風，風有順、逆，飄散此香，撲於菩薩。彼等正士，無有惡香；彼等亦不起天女想，乃至不生香相，何況生貪？無有是處。善男子！如是，金色王既知妙金光如來坐已，乃共一千童子、八萬四千女人、八萬四千國王、八萬四千長者、

八萬四千商主、八萬四千大臣、八萬四千童女，復與眾人俱，手捧諸多食物，勝妙潔淨，而爲奉獻，任其受用，以令滿足。

希令滿足、隨其所欲而獻飲食，飯食已訖，澡手滌鉢。眾人知己，乃以細布，值九百九十萬俱胝，奉獻如來；亦以細布，值十萬俱胝，奉獻一一菩薩。既奉獻已，彼等眾人與諸尊長，皆悉合掌，爲恭敬聽法故，坐如來前。善男子！如是，妙金光如來知大眾恭敬就座，亦知諸菩薩眾希求正法，乃說法門，名『各各別門』。」

遊戲菩薩摩訶薩白世尊言：「世尊！云何世尊妙金光如來所說『諸菩薩各各別門』？惟願世尊，善說是法門。世尊若如是說，則菩薩乘諸善男子、善女人，亦當學此『各各別門』法門。」

世尊告遊戲菩薩摩訶薩曰：「善男子！是故，汝今諦聽！善思惟之！今當爲汝說『各各別門』法門。」

「善男子！『諸菩薩各各別門』者，別無他法，即六波羅蜜多是也。所謂：布施波羅蜜多、持戒波羅蜜多、安忍波羅蜜多、精進波

羅蜜多、禪定波羅蜜多、般若波羅蜜多。善男子！此謂『諸菩薩各各別門』。何以故？過去諸如來，皆學此各各別門，乃得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證正覺、轉妙法輪、成熟眾生、入般涅槃。未來諸如來，亦當學此各各別門，而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證正覺。現在諸如來·應供·正遍知，住於無量無數世界，今現住世，彼諸如來，亦學此各各別門法門，而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證正覺，轉妙法輪。

「善男子！如實正說菩薩各各別門者，即如

實正說是等六波羅蜜多。此中，云何彼各各別門之差別？云何過失？云何奮迅？云何出離？慳貪是菩薩過失，耽樂心是菩薩過失，攝取心是菩薩過失，守護財物而不給施，是菩薩過失。若菩薩摧伏慳貪，而作意布施，是爲奮迅。彼所受用物或甚少、或廣大，皆能分布施予沙門、婆羅門、乞者等，其心喜悅，心無所耽樂，不望果報，能以悲心，於諸眾生，先發饒益之心，復舒其手，而行布施。是菩薩者，於各各別門，而有所學。是即菩薩出離。

「善男子！破戒是菩薩過失，犯戒、雜戒、毀戒、缺戒、濁戒是菩薩過失。云何菩薩破戒、犯戒、雜戒、毀戒、缺戒、濁戒？若有菩薩，或生聲聞心，或生緣覺心，或心有所得；或求聲聞乘，或求緣覺乘，或求有所得見；或於聲聞之說、緣覺之說、有所得之說，好樂攝取，此謂菩薩破戒、犯戒、雜戒、毀戒、缺戒、濁戒。於菩薩各各別門，不行、不學，最是破戒。」

世尊說是語已，遊戲菩薩摩訶薩白世尊言：「世尊！菩薩摩訶薩何故於其餘如來學處，

有所違犯，非爲破戒；而於生聲聞心、生緣覺心、心有所得時，最爲破戒？」

世尊告遊戲菩薩摩訶薩曰：「善男子！當知菩薩或於如來其餘學處，有所違犯；或於我所說墮罪四法，而有造罪；或行十不善業道，或造五無間，然苟能不捨菩提心，不離菩提心，不生有所得心，不生耽著心，是菩薩必定持戒，不犯戒、不雜戒、不毀戒、不缺戒、不濁戒。彼於菩薩各各別門，能行能學。」「何以故？彼等莫能障礙菩薩之菩提故。菩薩雖因造罪，當生於三有，然生於三有，即

能如是圓成六波羅蜜多。是菩薩雖已習佛所制如來學處，然若同時依止聲聞心、緣覺心、有所得見，則當犯菩薩戒。善男子！是故，凡有菩薩，不捨菩提心，不生有所得心，即於菩薩各各別門，能行能學。「復次，善男子！害心頑鈍，是過失心，是菩薩過失。於諸眾生，不平等作意，是菩薩過失。於諸眾生，及於諸法，起相異想，是菩薩過失。緣諸眾生，所生慈心，若有偏黨，是菩薩過失。若於空性，心不能忍，是菩薩過失。若作是念：『此應施予』，『此不應

施』，是菩薩過失。若作是念：『此應奉獻』，
『此不應奉獻』，是菩薩過失。若作是念：
『此應爲說法』，『此不應爲說』，是菩薩
過失。若作是念：『此應承事』，『此不應
承事』，是菩薩過失。若菩薩起異分別，而
作是念：『此是持戒』，『此是破戒』，如
是起異分別，輕毀破戒者，是菩薩過失。

「何以故？菩薩於諸眾生，心應平等；於一切法，心應平等。應如日月輪，亦如地水火風空，起平等心；於空能忍故。

「但有眾生，菩薩皆悉不捨；爲眾生故，心

無所住、無決定量，以是而生悲心；復以慈心，勝解遍滿，具足安住；作念『諸法皆空』，能忍受之。是菩薩於菩薩各各別門，能行能學。

「復次，若菩薩於輪迴，有決定量，是菩薩過失。若作是念：『經爾許劫，我當流轉』，『經爾許劫，我不流轉』，是菩薩過失。若作是念：『我於爾許眾生，應令得度』，『我於爾許眾生，不令得度』，是菩薩過失。若作是念：『此是精進』，『我具精進』，『當於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證正覺』，是

菩薩過失。

「云何菩薩奮迅？善男子！此中菩薩如是著鎧，而作是念：『輪迴前際不可得，但有輪迴，我即如是流轉生死；雖以一一眾生故，我當經劫流轉生死，亦當願樂。』復作是念：『爲一切眾生義利故，乃至輪迴後際，我當流轉生死，亦當願樂。』復次，作如是念：『我當具精進，無有我慢，於菩提無有耽著，以無所緣精進鎧甲，而起願樂』，如是菩薩著鎧，而於菩薩各各別門，能行能學。

「善男子！假使菩薩，前去村落、城邑、聚

落、國土、王宮，能利眾生、堪利眾生，然彼安居空閑靜處，受用寂靜，依止禪味喜樂，住著是中，是菩薩過失。

「若有菩薩，能行布施，不生厭心，心無所得，增上禪定，不受禪味，無住禪定，則是菩薩，於菩薩各各別門，能行能學。

「善男子！若有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多時，知諸法性空，而作是念：『此中無我、眾生、命者，乃至無人』，而自調伏，勤習於止；於他眾生，所緣顛倒、起愛著者，不為宣說空、無我之理，不令曉悟。當知是菩薩非為

善巧方便，然非違犯。

「若有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多時，知一切諸法無體性，亦知一切諸法體性空，而作是念：『此中無我、眾生、命者，乃至無人』，如是於體性空諸法，可以身證，乃於一切，心無所得；於諸眾生，心入顛倒、有所得者，令彼已入顛倒、有所得心，得於解脫，更爲彼等說法，開示諸法無體性，令入一切諸法自性空。當知是菩薩善巧方便，於菩薩各各別門，能行能學。

「善男子！如是，世尊妙金光如來·應供·

正遍知飯食已訖，而於彼道場廣說菩薩各各別門法門。彼佛世尊說是法門時，無量眾生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生決定心。

「善男子！雖我於一劫，乃至過於一劫，宣說開示菩薩各各別門法門，然諸辯才、法門，終不可盡，唯說其始。」

「善男子！如是，金色王於八億四千萬歲，以如是莊嚴、承事、恭敬，於彼如來及無量菩薩僧眾俱，敬養、尊重、承事、供養。」

卷二

爾時，遊戲菩薩摩訶薩白世尊言：「大德世

尊！彼金色王，豈不爲彼如來及諸菩薩造立精舍耶？彼如來及諸菩薩住於何處？」

世尊告遊戲菩薩摩訶薩曰：「善男子！彼如來及諸菩薩，住於各各變化之樓閣中。」

世尊復告遊戲菩薩摩訶薩曰：「善男子！如是，後過八億四千萬歲，某日，金色王於彼如來奉獻飯食、供養已訖，知佛將還，乃作是念：『我此善根，應迴向於釋提桓因耶？迴向於梵天耶？或迴向獲得轉輪王位耶？』」

爾時，世尊妙金光如來，知彼生是心。

「如來既知彼王心意，乃於彼王及眾人前，

於空中變化一身，形貌與如來身，悉皆相同，諸相圓滿，住於空中，爲金色王說是偈言：

『譬如惡慧人，其性如小兒，承事於國王，求於少分賞。復有人於佛，供養難思議，希求下劣處——梵釋與國政。此諸人王者，帝釋梵天等，無常不堅固，終壞非所依。爲利群生故，當發菩提心。諸佛世間智，咸讚如是心。大王與國人，已行廣大供，

菩提心無上，汝當發大心。
莫發下等願，是稚幼行境。
善慧應善巧，當趣勝菩提！
若人以珍寶，遍滿三千界，
欲求涅槃故，供諸如來佛；
或有人合掌，口中雖未言，
心迴向菩提，福甚過於彼。
若人於諸劫，俱胝不可說，
承事諸眾生，十六不及一。
導師諸佛住十方，發心饒益世間眾。
若人合掌而求福，或昔流轉生死中，

俱胝劫中供養佛；

若人善巧性賢智，信解善逝所說法，
能發堅固菩提心，於善逝塔供養花，
是人得福過於彼。

以菩提心供養花，其福過前無可喻。
譬如大海及水滴。

彼佛國中諸眾生，相繼各劫皆成佛，
經劫不作其餘事，唯說是福亦難盡。
說彼菩提心果報，如計大地塵沙數，
縱然經於無量劫，猶不能說其少分。
如是上士大王汝，聞此菩提心利益，

宜速捨諸下劣想，爲證菩提發大心！』

世間導師金燈光，功德圓具難思議。

菩提心果乃如斯，彼說此等功德利：

『所說菩提心果報，是福若有色相者，

遍滿恆河沙國土，猶不能盡彼一分。』

既聞所說如是法，上主國王心歡喜，

合十指爪向於佛，頂禮而說是偈言：

『爲證菩提我發心，願成法王佛果位。

離塵菩提證無爲，解脫眾生如河沙。』

彼如來身說偈竟，既知上主王生喜，

三千大千現震動，猶如鵝王逝空中。

金色王心既歡喜，乃偕后妃童男女，諸王商主與長者，相呼謁禮於佛所。六百俱胝眾圍遶，持捧花鬘與薰香，相繼至於佛陀所，禮足卻坐於一面；如是后妃童男女，大臣商主諸長者，及餘諸王與眷屬，皆悉敬禮而卻坐。如是諸天遍空中，出諸伎樂降花雨，國人簇擁金色王，合掌向佛而啓白：

『今問調御眾人師，十力無量天中天：若發堅固菩提心，是人爲得幾許福？』

『世尊！所行當云何，多劫至樂不見苦，

無勞心饜能獲證，無憂甘露之菩提？
自他不用施手足，頭首身肉不須捨，
仍行增上安樂處，牟尼爲說是方便！
願得常樂無劬勞，我身恆不遭苦痛，
慈忍調伏能持戒，願我能證勝菩提！
常習學處無懈怠，我願不毀諸學處，
導師！我誓乃堅固，永不令其成空言！
自然福果爲我說，如來！請說安樂乘。
願說學處云何行，云何聞已依教住？』
妙金莊嚴光佛言：『噫！噫！諦聽！
大地主！

當爲汝說樂因福，亦說學處從我聞！
河沙珍寶滿三千，獻諸具足十力者；
若於菩提能發願，福過於此極增長。
若人以寶行布施，能滿佛刹如河沙；
若於菩提能發願，福過於此極增長。
若人百千萬億劫，供養一切諸眾生；
若於菩提能發願，福過於此極增長。
眾生皆成阿羅漢，彼等智力得自在，
一一眾生欲得福，供養那由他數劫；
若因生悲於菩提，而能發起廣大心！
即某眾生向菩提，而能發起最上心，

乃至向彼行七步，福德殊勝過於此。
假使一切眾成佛，具足無量之辯才，
往昔經劫轉生死，僅一眾生行供養；
設若有人具善巧，於勝菩提能發心，
縱或供養僅一花，福德殊勝過於此。
經多百千萬億劫，說彼福德猶不盡，
福德果報之言說，不能窮盡恆無盡。』

「善男子！如是世尊妙金光如來告金色王
言：『大王！菩薩摩訶薩若具一法，能依
安樂乘，速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證正
覺，不復苦憂。云何一法？謂不放逸。大王！

不放逸之菩薩，當能速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云何不放逸？謂：不捨學處，誓不退沒；爲眾生故，慈心而住，不捨眾生；欲求菩提，其心堅固，不捨精進；親近、承事諸善知識，恭敬於法，多聞無饜；能以佛法，給施他人；無財物者，亦能法施；不捨頭陀功德、恆守儉約、少欲知足；能壞慢心；於聞法時，審諦而聽；恭敬無上，住於安忍，能斷害心頑鈍；於甚深空性法，能起信解；有所得見，皆悉斷除；甚樂禪定；成熟眾生，無有疲

厭；不隨於想，斷憤鬧語；身心住於空閑、靜處；其心溫潤，不著戒取、不自讚毀他，心無憂悔，而能出離；常樂出家沙門性，先言慰問，面無顰蹙；能令入一切諸法無生無滅，亦能解悟一切諸法猶如虛空。是爲菩薩不放逸。

「『復次，大王！菩薩不放逸者，謂：乃至夢中，於聲聞心、緣覺心、有所得見，皆不作意。大王！是爲菩薩不放逸。大王！菩薩若具四法，當能速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證正覺，不須布施頭、手、足、眼、肢、肉、血、

骨、髓、脂、薄皮、厚皮，亦能同於布施一切資財，依安樂乘，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證正覺。云何四法？大王！此中，菩薩求諸善法，其心堅定；凡所發起善根，悉能篤實受行，心不怯弱，是於大乘極爲堅固。

「『復次，大王！菩薩戒蘊極爲清淨，聖者、智者之所稱歎，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之所攝受。彼能知『我住於戒』，心得法喜。」

「『復次，大王！菩薩以慈安住，能修禪定、不住禪定。大王！菩薩能住三昧，於無所住，心能作意；於諸眾生，平等一心；住安樂中。」

餘處安樂，無如是相。

「『復次，大王！菩薩如實於法起念，如實作念：是等一切行相皆空；此中，若我、眾生、命者、補特伽羅，若布施者、布施事、受施者、安忍者、安忍境、安忍事，乃至精進者、精進因、禪定者、禪定事、修習者、修習事，皆悉無有。』

「『彼如實作是念，而於一切有爲法，知爲性空，於無所得見，畢竟無有耽著，而住於樂。』
大王！若菩薩摩訶薩，具足是等四法，能具一切樂，速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證正

覺。」

「善男子！如是，金色王以細布布施，值九百九十萬俱胝，供養如來，於世尊妙金光如來·應供·正遍知，而作是言：『世尊！爲轉一切眾生心，我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復說是等偈言：

『我今當於勝人前，無有怯弱而啓白。

導師！我當於眾生，發起悲心趣菩提。

我當恆時不諂誑，具十力者鑑我心！

如是洪名具功德，餘諸人天未之有，

我成苦眾歸救者，亦成依怙釋苦難。

牛王！願我住安樂，亦令含生住樂中，

導師善逝所說法，我悉奉行而安住。

導師！人天所應供，願我亦成眾所供。

勤求最上菩提果，我當經劫行布施！

飲食衣服與車乘，金銀眾寶皆給施。

導師！我當敬學處，如是我當善護戒！

不令退失無所住，導師！我當持淨戒。

於諸眾生心平等，普於含生懷慈心；

若行承事若不行，高低貴賤無差殊。

多俱胝劫難思議，流轉生死我已歷，

但能依止於勇士，爲一眾生亦願樂。

人天導師善逝語，願住所說禪悅中。

導師！願我受禪悅，常得依止寂靜處。

我於空性當決定，永不依於諸見地。

畢竟斷除諸劣行，無垢勝行皆當行。』

「善男子！如是，金色王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時，三千大千世界即出六種震動。

「彼等八萬四千王，亦皆發起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彼等八萬四千長者、八萬四千商主，童子、童女、后妃及諸眾人，並八萬四千天子，隨學金色王，悉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心。善男子！如是，金色王立太子爲王，立已，乃偕諸童子、童女、后妃、商主、長者、大臣，及諸小王、俱胝含生圍遶，悉以信心，捨俗出家。彼等既如是出家已，於一萬歲，常修梵行，清淨鮮白。金色王亦成就神通，多聞究竟，成就慈心三昧。

「彼以是善根力故，亦以安住清淨增上意樂之力故，常爲轉輪聖王，令二萬諸佛歡喜，即：以諸衣服、食物、臥具、坐具、醫藥、資具，尊重、承事諸佛世尊；亦於諸佛世尊前，發生信心，捨俗出家。善男子！彼時金

色王，豈異人乎？汝勿懷疑！善男子！勿造斯觀！何以故？是彌勒菩薩摩訶薩，於彼時即爲金色王。

「善男子！彼時作梵天王而於世尊妙金光如來·應供·正遍知前，精進供養事者，豈異人乎？汝勿懷疑！善男子！勿造斯觀！何以故？遊戲！汝於彼時，即爲梵天。善男子！彼時釋提桓因，於世尊妙金光，承事、恭敬，有所好樂者，豈異人乎？汝勿懷疑！善男子！勿造斯觀！何以故？我於彼時，即天帝釋提桓因也。未於菩提發心，以無所住心，

承事如來。

「善男子！彼時一切眾生，與金色王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中，下至一眾生，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我未曾見。彼等皆具廣大智慧、廣大精進，修證菩提分法，圓成六波羅蜜多，於諸佛土，在在處處，各各名號，而成如來，出於世間，悉皆轉妙法輪，入般涅槃。

「我今與汝、彌勒菩薩，及來此眷屬會上諸菩薩摩訶薩，皆悉已見彼等如來。應供。正遍知，供養、承事彼等，亦皆受持彼等如來

之妙法。」

爾時，遊戲菩薩摩訶薩白世尊言：「世尊！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經久若此，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發心甚難若此。甚爲希有！何以故？雖百千俱胝那由他眾生，於彼世尊妙金光如來·應供·正遍知教中，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世尊猶未發心故。」

世尊告遊戲菩薩摩訶薩曰：「善男子！如是！如汝所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當經久遠；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甚難發起。」

「善男子！我念過去，世尊妙金光如來·應

供·正遍知出世前後，我於多百千俱胝那由他諸佛前，供養、承事、尊重，如是猶未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甚者，還作此念：『是諸佛世尊，端嚴殊妙，見者心歡若此！適意若此！甚為希有！』然我於彼等唯作可愛想，唯發歡喜心、恭敬心，猶未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善男子！是故，以此因緣，汝應如是知之：於無量無數百千俱胝那由他諸佛、無量無數百千俱胝那由他緣覺、無量無數百千俱胝那由他聲聞前，諸菩薩雖行諸供養，猶不能發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甚者，唯於未來世，廣集善根，乃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爾時，世尊復以偈頌曰：

「首先於見勝義者、具大名稱慧究竟，難思俱胝那由他 勝人佛陀我敬供，我雖先供眾德源，欲成上智達諸法，且成佛受世間供；如是猶不能發心。彼等恭敬而供養，俱胝數之辟支佛，欲成正覺調御師；如是猶不能發心。雖然真發大恭敬，供養俱胝具力者，其如智海人中勝；如是猶不能發心。」

親睹諸見勝義者，歡喜力盛難思議，
欲成御眾智者佛；如是猶不能發心。
廣大積聚眾福德，修習身心之真諦，
欲成導師人中勝；彼時乃能發是心。
彼等盡於俱胝劫，承事積聚眾福德，
心向於善復柔和；彼時乃能發是心。
我以所造諸善根，願能成就一切智，
是願常得不退轉，彼等願皆如是行。
我以所造諸善根，一切含生皆越度；
往昔所造不善業、其難忍果我悉斷。
威力精進堅固心，復發心向勝菩提，

願此心終不怯弱，得難思議大歡喜。

智者心應無所得，不緣菩提不緣我，

若識一切諸法空，以是不忘菩提心。」

世尊說是語已，遊戲菩薩摩訶薩問世尊言：「世尊！彌勒菩薩摩訶薩，云何名爲彌勒？」

從何得名彌勒菩薩摩訶薩？」

世尊告遊戲菩薩摩訶薩曰：「善男子！過去無量久遠、無量阿僧祇劫前，有佛出世，號寶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善男子！當其生已，行七步時，淨居諸天人，

乃將七寶傘蓋，執於空中。是寶蓋於三千大千世界，普能明照。爾時，諸天咸出是語：『噫！此童當成如來，號爲寶蓋。』是故，彼如來乃號爲寶蓋。

「彼時，寶蓋如來·應供·正遍知教中，有一比丘，名曰『堅慧』，從商主種姓而來出家。善男子！堅慧比丘外出乞食。爾時，於此閻浮提，屬寶蓋如來教者，凡八萬四千村落、八萬四千城邑、八萬四千聚落、八萬四千國土、八萬四千市肆。堅慧比丘，乃入一一村落、城邑、聚落、國土、市肆乞食。彼作是念：

『若未能令一百含生住於五戒，則我當不受食。』善男子！堅慧比丘既如是受行，爲乞食故，或入村落，或入城邑、聚落、國土、市肆，往返遊行，乃至未令一百含生住於五戒，則不受食。

「善男子！彼時，堅慧比丘曾用一日，乃令一百含生住於五戒。亦曾用二日，乃令一百含生住於五戒；彼行斷食，至第三日，乃受飲食。曾用三日，乃令一百含生住於五戒；曾用四日，乃令一百含生住於五戒。善男子！彼時，亦曾用五日、六日，乃至七日，乃令

一百含生住於五戒。彼於眾生起悲心故，雖斷食七日，心無所厭，至第八日，乃受飲食。

「善男子！以是因緣，堅慧比丘以無厭心，入諸大城、村落、城邑、聚落、國土、市肆，令彼處眾生，住於五戒，經八萬四千年。善男子！過八萬四千歲，堅慧比丘乃令諸含生，或男子，或女人、童子、童女，凡三百六十萬俱胝那由他數，住於五戒。

「善男子！如是，堅慧比丘作是念：『我已令是等眾生住於五戒，我必當能令趣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往彼眾前，讚歎於佛、

讚歎於法、讚歎於僧、讚歎大乘，經四萬二千年。又過八萬四千歲，於是等眾生中，彼所令住五戒者，三億含生於過去佛世所生廣大善根，心生信解，乃令彼等悉趣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其餘眾生信解小法，以是緣故，則令彼等於緣覺菩提及聲聞乘發心。

「善男子！如是，堅慧比丘作是念：『我已令是等眾生信解三乘。是以爲令是等眾生，常不放逸，我當示教，令入此三昧。』」

「善男子！如是，堅慧比丘爲三百六十萬俱胝那由他含生說緣三昧之教，經二萬一千

年。善男子！堅慧比丘於三百六十萬俱胝那由他所有眾生，爲令畢竟成就慈心三昧之法，如是如是示教利喜。善男子！如是，當堅慧比丘入於村落，彼時即平等安住慈心三昧。彼既平等安住慈心三昧，爲乞食故，乃入城邑、聚落、國土、市肆；所至之處，彼處眾生住於慈心者，於堅慧比丘足蹈門闥時，皆平等安住慈心三昧。

「善男子！且觀增上意樂、發信善根、信解空性之殊勝！以是故，堅慧比丘足蹈門闥時，彼等一切眾生云何趣入慈心三昧，即如

是平等安住慈心三昧。復次，爾時，天上諸天既見堅慧比丘慈心三昧變化如是，同聲而出此語：『噫嘻！是菩薩摩訶薩，當成彌勒，以其如是入於村落、城邑、聚落、國土、市肆，而諸眾生皆平等入於慈心三昧故。』空中諸天既聞天上諸天之聲，亦出言音。

「既聞是等聲已，四天王天諸天、忉利天諸天，夜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乃至淨居天諸天，迭相告知，同聲唱言：『妙哉！是菩薩摩訶薩，當成彌勒，以其如是入於村落、城邑、聚落、國土、市肆，而諸眾

生皆平等入於慈心三昧故。』

「世尊寶蓋如來·應供·正遍知亦隨喜其名，而授記言：『是菩薩堅慧比丘死後，當於一切生中，皆名彌勒菩薩摩訶薩，世所稱說；得菩提時，亦稱此號。彼世界中，有無量聲聞僧眾；當於大寶莊嚴佛土，具一切樂，眾生會中，號曰彌勒如來·應供·正遍知。』」

「善男子！爾時名爲堅慧比丘者，豈異人乎？汝勿懷疑！此後一切生中，唯是此名，號爲彌勒。得菩提時，亦當唯是此名——號曰彌勒如來·應供·正遍知。善男子！此是因，此

是緣。以是因緣，彌勒菩薩摩訶薩號爲慈氏。」
爾時，世尊既說彌勒菩薩摩訶薩過去事已，
此三千大千世界即出六種震動，空中諸天歌
詠、雨花。復次，爾時，四大天王、釋提桓
因、娑婆世間主梵天王及多百千天子，皆以
天曼陀羅花，散於彌勒菩薩摩訶薩所，並說
是語：

「噫嘻！是彌勒菩薩摩訶薩，利益眾人而住，
即：爲安樂眾人，慈憫世間，爲利益、安樂
諸多人天，令具義利，而著大鎧甲；如是，
彼雖尚未成一切智，亦已成辦百千俱胝那由

他眾生義利故。若有眾生，僅聞此彌勒菩薩摩訶薩名號，是等當能獲大善利，所得最上，何況能以肉眼，現見彌勒而得喜？大德世尊！我等咸皆頂禮彌勒菩薩摩訶薩。」

爾時，彼等天子說是語已，世間諸天、阿修羅等及諸眾人，俱發聲言：「南無彌勒菩薩摩訶薩，南無南無彌勒菩薩摩訶薩！」

說是法門時，一萬二千含生，遠離塵垢，於諸法中，得法眼淨；五千比丘當永盡諸漏，得心解脫；世尊亦授記言：「數千含生，善根已熟。彼等當於彌勒如來·應供·正遍知

眷屬第二會上，現前成就阿羅漢果。」

爾時，具壽阿難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向世尊所，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世尊！云何名此法門？云何受持？」

世尊告具壽阿難曰：「阿難！是故，是法門名為『彌勒初發心』，亦名『遊戲菩薩所問』、『菩薩授記』、『說如來印』、『菩薩各各別門』。阿難！以是名字，汝當受持，廣為他說。是故，今囑咐汝。阿難！若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此三千大千世界，供養諸如來；若復有人，聞是『彌勒菩薩摩訶薩初發趣』，於

心勤向菩提，以菩提願，心得信解，受持通利，執持、修習、廣爲他說，是人得福，過於前者。」

爾時，世尊以偈告曰：

「得人身甚難，佛出世亦難，
信於佛甚難，菩提心亦難。
如是四事者，俱胝劫難得，
已得切莫捨，威勢勿徒費。
今已得人身，復值佛出世，
於佛已生信，亦發菩提心，
是故當精進，常時不放逸，

大仙不放逸，彼等證菩提。

佛一切諸法，根本門、理路，

精進不放逸，諸智當學此。」

世尊說是語已，遊戲菩薩、彌勒菩薩及諸大眾，世間天、人、阿修羅、乾闥婆等，皆大歡喜，於世尊所言，稱揚讚歎。

聖彌勒發趣大乘經

印度和尚慧鎧、勝友、天主覺、主校譯師佛僧耶謝德等翻譯、校對、抉擇。

聖緣起大乘經

聖緣起大乘經

敬禮一切佛菩薩。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三十三天般荼劍婆羅石，與馬勝比丘等諸大聲聞、聖彌勒、聖觀自在、金剛手等菩薩摩訶薩俱。此諸菩薩，皆以無量功德寶而爲莊嚴。復與娑婆世界主大梵天王、那羅延天、大自在天等諸天、天主帝釋天、乾闥婆王波遮旬俱。爾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從座而起，偏袒

右肩，右膝著於須彌山頂，向世尊處，合掌作禮，白世尊言：「世尊！此等諸天欲請造塔之法，故來此會，彼等云何能生梵福？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比於沙門、梵志及餘眾生、諸天、魔、梵及餘世間，云何增長多福？唯願世尊，爲彼等說。」

爾時，世尊即說緣起偈：

「曳 達磨 醯睹般薄婆 醯噸 低商 多
陀伽都 希阿婆達 低商 遮 瑜 尼盧達
醫凡婆地 摩訶室羅摩拏

諸法從緣起，緣盡法亦滅，
如來大沙門，常作如是說。

「觀自在！此緣起者，即諸如來法身。何人見緣起，彼即見如來。觀自在！若善男子、善女人，信心具足，於未有塔處，而能造塔，小至如菴摩羅果許，塔刹則如針許、露盤如末俱羅華許，內置法界緣起偈，是人將生梵福。命終之後，當生梵世；於彼命終，當生淨居天，福分與彼諸天等無有異。」

世尊說是語已，諸聲聞、菩薩、一切眷屬，

及諸世間天、人、阿修羅、乾闥婆等，皆大歡喜，於世尊所說，稱揚讚歎。

聖緣起大乘經

印度和尚天主覺、主校譯師佛僧耶謝德翻譯、抉擇。

教誠頻婆娑羅王大乘經

教誡頻婆娑羅王大乘經

敬禮一切佛菩薩。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及諸多菩薩俱。

爾時，世尊告會眾曰：「調伏頻婆娑羅王，今正是時，當往摩伽陀國。」即偕會眾，猶如鵝王，飛騰虛空。輔臣月賢見已，乃稟王言：「尊王！佛及大眾，已至我國，故當嚴飾城邑、恭敬承事。」

王答曰：「閻浮提中，無勝我者！豈能恭敬承事於人？」憍慢益盛。

爾時，世尊及大眾於頻婆娑羅王宮門前，敷座而坐。王知彼等坐已，即以巨石，名「力士能擔」，擲打世尊。然彼石懸處虛空，而出是語：

「噫！

諸行皆無常，其爲生滅法，
有生必有死，合會必別離，
積聚還散盡。

顏色遭病劫，壽期爲死奪，

貪愛能增苦，厭離得解脫。」

頻婆娑羅王聞言，即生信樂，往詣世尊，合掌前坐。世尊告曰：「大王！當信解於法，通達於法！當生厭離，當生出離！」

王問言：「世尊！當於何生厭，當於何出離？」

世尊告曰：「當厭輪迴，當離輪迴！」

王問曰：「云何當厭輪迴？云何當離輪迴？」

世尊告曰：「輪迴無常、苦故。」

王問曰：「世尊！輪迴云何無常？」

世尊告曰：「器世間無常，有情眾生亦無常。」

王問曰：「器世間云何無常？」

世尊告曰：

「壞劫火起時，須彌諸洲界，
一切器世間，灰滅盡無餘；
水、風亦如是，能令壞滅盡。
夏暖綻茂榮，冬寒便枯槁，
豐荒與旱澇，皆悉無定性。
年月相推移，益趨於壞滅，
如是等諸法，現前示無常；
此等若爲常，云何有遷謝？」

王問曰：「有情眾生云何無常？」

世尊告曰：

「有情諸眾生，在世年月日，漸次而消盡，日益趨死亡。雖復不欲死，然不得自在。生老與病死，自消如水紋；死主閻羅王，則如鷗伺魚。死緣難思議，無一非死緣，食雖滋養身，哽噎能致死，於此世間中，老少或貧富，無有一眾生，不爲死主制。此前亡故者，亦皆常希冀，

聚積子與財，最末身後遺，
於己毫無益，相隨惟善惡。

我今存於世，同齡或長幼，
親、友、愛、怨者，悉皆會歸死，
豈不見聞之？

地居之眾生，壽長限百歲，
無有不亡者，故我亦將死，
今日或明朝，死期無人知，
縱彼占相師，亦難施無畏，
來年今日時，我復如之何？
父母與子孫，兄弟及親友，

奴僕並財富，死後不得隨，
痛苦唯自受，彼皆不能代。
是故獨自生，終亦獨自死。
共業、共此生，諸親暫聚首，
如客暫同憩，終須各離行，
親眷及財物，家鄉與房屋，
暫別尚不欲，終將盡棄捐，
孤身赴險途。
寧以罪惡行，換取蓄積財，
罪惡之果報，愚者當自受，
所蓄之財物，終爲子孫取，

是故蓄積財，豈有利益乎？

我於此身體，雖然極珍愛，

然則死歿時，亦棄如破陶。

生來具骨、肉，死時亦分離，

子然而流轉，無有少自在，

投生於何處，皆隨業力轉，

故莫爲此身，而造諸惡行。

身縱葬地底，猶且不知足，

不淨中所生，乃穢之蘊聚，

爲老、病、死等，一切眾苦源。

死後棄此身，污地一隅許，

禽與犬狼等，皆悉來噉食，
雖勤事此身，死主羅刹奪。
智者所訶責，愚者所貪愛，
是故諸智者，誰於身生貪？
莫爲此身故，墮入愁慘處，
酬身以衣食，謀慮應長遠，
令身積福德。

與我相伴者，唯有善與惡，
人天與解脫，其因乃善法；
三塗眾苦者，其因乃罪惡。
乃至盡形壽，此身皆無常，

嬰孩變童子，少年轉中年，
復成老年身。若身為恆常，
何用別年歲？

財富與苦樂，亦復皆無常，
財勢墜貧苦，窮困轉富貴，
老病及死亡，橫奪詔華財，
此等世間法，悉皆是無常。」

頻婆娑羅王問曰：「世尊！輪迴眾生之苦云
何？」

世尊告曰：

「輪迴諸眾生，恆時無安樂，

所作皆無義，悉成苦惱因，
苦之首有四，謂生老病死，
生地獄苦者：見及地獄卒，
以及獄火時，極怖大號泣，
自數昔過惡，深悔然無益；
身形乃極大，皮薄如嬰兒，
觸受大猛利；

或於火聚中，自身火熾然；
或困於鐵室，猶如處胎中，
捶擊而翻覆，處處遭焚炙；
或於大鐵鑊，倒懸沸水中，

烹煮如芥糜；

或爲鋸割截，捶搗碓臼中；

或於屋宅中，囚禁復焚燒；

燻煨、灰河等，眾苦難思議。

或有獄一日，人歲十八萬，

經劫住彼獄，求死卻不得；

或因業未盡，世界成壞後，

轉赴他世界，非成非壞間，還生地獄中。

若生餓鬼道，則爲飢渴逼，

頭大如山丘，口僅如針眼，

頸項極細窄，腹大如邦國，

縱使見飲食，爲他所護阻，
復現爲膿、血，及嘔穢等狀，
或有雖得食，卻成沸鐵汁。
若生畜生道，輾轉相噉食，
役縛及鞭打，亦不得自在，
復爲他所殺，愚癡所逼苦。
縱生人道中，初於住胎時，
母飽如岩迮，母飢如倒懸，
劇動如碓搗；
皮剝拽近牆，生苦劇過彼；
熱、疹、飢、渴苦，手足亦患病；

逮及長大時，復爲務農苦，
無暇、爲敵摧，或有因負債，
飢、渴、寒、熱等，諸事致苦楚；
貧者愁生計，富者守、巡苦，
耕夫與商賈，則因行事苦，
是等苦難思。
苦惱之根源，多由衣、食起，
今生資財樂，多成未來世，
三塗之苦因。
若生阿修羅，則爲慢與嫉、
忿、爭等所苦。

縱生天道中，命終復還墮，
亦爲五死兆、有爲所逼苦。

衰老之苦者：

髮白而面皺，他人不樂見，
口鼻涎涕流，手足皆戰掉，
心雖有所念，氣力卻不逮，
子孫皆竊思，死亦無不可，
誨訓不聽受，勢力亦不復；
或言此老鬼，云何不早死！
或執棍杖等，捶打加於彼。
如是見聞已，求死卻不得。

疾病之苦者：

身四大不調，是故風膽涎，
交互致身苦，縱見受用具，
亦不生欲樂，身羸難起止，
色衰顏色褪，形貌如餓鬼。
死亡之苦者：

親友聚悲哭，莫能見、聞、思，
斷末摩之時，利刃割截般，
昔爲敵與友，所造善惡業，
皆如夢境顯，鬼卒極可怖，
環伺於四周，驚恐而環顧，

不見救護者，極怖心懊喪，不知己去向，爾時中陰現。

無盡無常苦，無始至於今，未證聖道前，長時恆逼惱。」

王問曰：「世尊！輪迴極苦，然則何爲善妙者？」

世尊告曰：「涅槃圓具善妙。」

王問曰：「云何圓具善妙？」

世尊告曰：

「涅槃最寂樂，無我執分別，無有諸煩惱，亦無三塗等，

飢渴與寒熱，生老病死苦。

輪迴無常苦，涅槃即永盡，

唯行利他業，威力不思議，

神變亦難思。」

世尊說是語已，頻婆娑羅王即出離輪迴，拋捨王位如棄唾涕，而於涅槃，趣修取證。

世尊告曰：

「大王！善哉！善哉！

一切跡中，象跡第一；

一切華中，白蓮第一；

一切想中，無常第一；

一切思中，出離輪迴，是爲第一。

「大王！出離輪迴，善哉！厭離輪迴，善哉！生貪即輪迴，無貪即涅槃。」

世尊說是語已，頻婆娑羅王等一切會眾皆大歡喜，於世尊所說，稱揚讚歎。

教誡頻婆娑羅王大乘經

印度和尚施戒、佛僧耶謝德翻譯、抉擇。

教誠拔嗟國優填王大乘經

教誡拔嗟國優填王大乘經

敬禮一切佛菩薩。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波羅奈大城爲眾說法。爾時，世尊觀知：調伏拔嗟國優填王，正是其時，即將大眾往拔嗟國。彼時，拔嗟國優填王出動四軍，欲征建志大城，遇佛於途，乃怒曰：「今遇不祥如斯，理應殺之！」旋取鉞鏃箭，射向世尊。爾時，其箭迴旋空中，而出是語：

「瞋恚能生苦，亦使今世疲，復能生鬪諍，令受地獄苦，

是故當斷除 瞋恚與鬪諍。」

優填王聞是語已，即於世尊心生信樂，乃禮世尊，退坐一面。

世尊告曰：「大王！鬪諍能使今世疲勞，後世更生惡趣，何故常興鬪諍？」

王白言：「喬答摩！凡我征戰，唯勝不敗。以是之故，好樂軍戰。」

世尊告曰：「大王！此敵小弱。大王！尚有一敵，怨害爲大。」

王問曰：「彼敵云何？」

世尊告曰：「大敵名爲我執煩惱。」

王白言：「彼敵如何？願爲我說。」

世尊告曰：

「『我執分別』之大敵，雖則如幻無實有，然從無始住於我。我之法身如意寶，初始即爲敵所竊，藏於諸『相』稠林間，我今受縛仍輪轉。」

世間怨敵奪命財，於彼能忍資福德；
此敵能斷寂滅樂，乃至解脫之命根。
親近習染損福德，更溺生死淤泥中。」

王問曰：「共彼大敵，云何鬪戰？」

世尊告曰：

「於彼『虛妄分別』敵，如是對陣鬪戰之：

以信築造施戒城，具善法軍披忍鎧，

執精進鞭引禪弓，無我空箭殺我執。」

王白言：「云何無我？願爲我說。」

世尊告曰：

「大王！當聽人無我：云何人即五蘊續？

煩惱業因之所生，有漏蘊果即人我。

眾生皆執身爲我，又復於我生貪著，

唯恐死病與飢寒，譽則生喜毀則憂。

緣彼則入外道見。所謂我者非爲有，依蘊假立故不真。名字非我假安立。骨肉大種所集聚，猶外牆故身非我。心無實有亦非我。

大王！當聽法無我：無作者故持相故，法即色等諸實有。彼乃有相邪分別，與見相違故非有。內外法中遮實有，除此莫能更覓空，顯相當體即空故；非以析爲無常故，虛妄假立而名空。顯無自性云何現？

輪涅雖俱名爲有，然實不住『有』、

『無』、『中』：

輪迴自性境與心，境者無實如是觀——
自顯析塵至鄰虛，諸顯現爲實有者，
皆悉如夢而唯心；心亦離諸形色等，
是故輪迴空無我。無輪迴故無涅槃，
『有』不成故『無』亦爾，無二邊故亦
無『中』。

大王如是修無我，我執輪迴當根絕。」
王白言：「我從昔來，執非敵爲敵，故爲瞋
恚之所逼惱。今識真敵，爲勝彼故，當於無
我，心生信解。」

世尊告曰：「善哉！大王！『我執』之敵敗矣！」

世尊說是語已，拔嗟國優填王等皆大歡喜，於世尊所說，稱揚讚歎。

教誡拔嗟國優填王大乘經

印度和尚施戒、佛僧耶謝德翻譯、抉擇。

聖堅勝意樂品大乘經

聖堅勝意樂品大乘經

頂禮一切佛菩薩。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王舍城靈鷲山中，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菩薩五百人俱。

爾時，堅勝意樂菩薩清旦而起，著裙、搭衣、持鉢，入王舍大城乞食。爾時，菩薩次第而行，至一長者舍。長者有女，形色妙好，韶麗可愛，端正姝好，色相第一。菩薩見彼女已，心生貪欲，極受熱惱，是故雖作是念：「我當作意，

念不淨觀」，然心仍一向執受可愛之相。

由是心執愛樂故，乃未受食，空鉢出王舍城；為令心於欲念無所作意，精勤分別觀察，然於欲念，力未能除。爾時，世尊清淨天眼，過於人眼，觀見堅勝意樂菩薩心生貪欲，雖觀察思惟，然於欲念，力未能除。

爾時，世尊為調伏堅勝意樂菩薩，乃於菩薩還歸之道，化現一女，形貌一如彼長者女。堅勝意樂菩薩見是變化女，即問言曰：「善女人！汝欲何往？」變化女告言：「汝住何處，我即往之。」菩薩即生恐懼，逃走遠避，入一山中，

其地難至。變化女亦隨往赴。爾時，堅勝意樂菩薩身體疲懈而坐，變化女亦隨趁菩薩前，坐已，說是偈言：

「當以心斷我，身逃有何益？

堅固身雖逃，不能斷貪欲。」

變化女說是偈已，即從彼山墜墮。墜已，其頭手足及諸肢節，各散異處。既而如掬冰雪，遇熱盡融，滲沒土中，彼變化女即忽不見。

堅勝意樂菩薩不見變化女，貪欲之心便即止息，復極沮悴。彼時，變化女所說偈言於是現前，故作是念：「我當具白於世尊」。

「若爾，世尊當能知我心意，為我說法，令入法現觀」，作是念已，堅勝意樂菩薩從彼難至之地來，詣於佛所，頭面禮世尊足，退坐一面。爾時，世尊為多百千眷屬圍遶，瞻視於前，為眾說法。說法畢。堅勝意樂菩薩既知畢已，即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向世尊所，合掌頂禮，具陳上事。

世尊乃告堅勝意樂菩薩曰：「善男子！若於修道所生者，周遍求覓。善男子！斷諸可貪之法，如來不說是為斷貪；斷諸可瞋、可癡之法，如來不說是為斷瞋、斷癡。」

「何以故？善男子，如來不為諸法可捨故說法，不為諸法可得故說法；不為諸法可知、可斷、可修、可現前、可現證，不為輪迴可出、涅槃可證故說法；不為諸法可除、可立、可分別故說法。

「善男子！二分別者，即非諸如來法性。凡行二法者，彼等即非入於真實。

「善男子！云何為二？若作是念：『我當斷貪』，是為有二。若作是念：『我當斷瞋』，『我當斷癡』，是為有二。如是加行，彼等皆非入於真實，而謂入於顛倒。

「善男子！譬如有人，於幻師幻作之時，見幻師所化女子而生貪心，其心為欲所縛，隨貪而轉，由是恐怖，離座而去。去已，乃作意女子不淨，作意無常、苦、空、無我。善男子！於意云何？是人入真實不？抑或入於顛倒耶？」

白言：「世尊！於本無之女，作意思惟不淨，以及無常、苦、空、無我，是人精勤，皆是顛倒。」

世尊告曰：「善男子！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於不生、本無諸法，作意思惟不淨、無常、苦、空、無我，是諸人等，皆悉如上所喻，

應作是觀。我不說彼諸愚夫修習於道，彼等名為『入於顛倒』。

「善男子！譬如有人，於夢中自宅，見一王妃，復與共眠，以失念故，乃作念言：『我必遭殺』，王雖不知，彼仍作念：『我將遭殺』，而生怖畏，逃走遠避。於意云何？是人以王妃故，驚怖逃走，得脫險不？」

白言：「不也。世尊！何以故？世尊！是人於本無之女，起女人想。此非真實，乃妄分別故。」世尊告曰：「善男子！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於本無貪欲，而起貪欲想，以畏

貪欲，故生恐怖，乃思出離於貪；本無瞋
恚，起瞋恚想，以畏瞋恚，故生恐怖，乃
思出離於瞋；本無愚癡，起愚癡想，以畏
愚癡，故生恐怖，乃思出離於癡。是諸人
等，皆悉如上所喻，應作是觀。我不說彼諸
愚夫修習於道，彼等名為『入於顛倒』。
「善男子！譬如是人，於無所有，虛妄增益，
本無恐怖，起恐怖想。善男子！凡愚眾生，不
識貪欲際，以貪欲際之怖故，心生恐懼，乃思
出離貪欲際；瞋恚際者，無所有際，彼等愚夫
不識是理，以畏瞋恚際之怖故，心生恐懼，乃

思出離無所有際；愚癡際者，本為空際，彼等愚夫不識是理，以愚癡際之怖故，心生恐懼，乃思出離空際，亦復如是。我不說彼諸愚夫修習於道，彼等名為『入於顛倒』。

「善男子，譬如有人，於季夏之月，日中之時，行於道中，炎熱所逼，疲極渴乏。於荒曠郊野之中，見陽焰水，徐徐流淌。其人慧黠，乃觀察思索，因起是念：我尚未到家，暫不應取此水而飲。乃捨陽焰，還於自家。及至家中，尋自讚言：『我於渴時，雖得見水，猶能捨之不飲，誠為希有。我之所作，最極希有。』善男

子！於意云何？本來無水，非為有水，然彼捨之未飲，寧為希有不？」

白言：「不也。世尊！何以故？世尊！彼處本無滴水，亦無可計為水者。世尊！是人於本無之水，起迷亂想，又於捨水，觀察思索。雖水不實，然生喜心，乃至極喜，以此為足，發起執著而已矣。」

世尊告曰：「善男子！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不能知解如來意趣文句，為斷慳吝心故，雖本無檀那，然起布施想，於無所有，觀察思惟；雖其不實，然生喜心，乃至極

喜，自謂：『我等已除慳吝。』以此喜心為樂，發起執著。復為斷惡戒心故，雖本無尸羅，然起持戒想，於無所有，觀察思惟；雖其不實，然生喜心，乃至極喜，自謂：『我等已除惡戒心。』以此喜心為樂，發起執著。或為斷害心故，雖本無羼提，然起安忍想，於無所有，觀察思惟；雖其不實，然生喜心，乃至極喜，自謂：『我等已除害心。』以此喜心為樂，發起執著。或為斷懈怠心故，雖本無毘梨耶，然起精進想，於無所有，觀察思惟；雖其不實，然生喜心，乃至極喜，自謂：『我等已

除懈怠心。』以此喜心為樂，發起執著。或為斷散亂心故，雖本無禪那，然起禪定想，於無所有，觀察思惟；雖其不實，然生喜心，乃至極喜，自謂：『我等已除散亂心。』以此喜心為樂，發起執著。或為斷無知心故，雖本無般若，然起慧想，於無所有，觀察思惟；雖其不實，然生喜心，乃至極喜，自謂：『我等已除無知心。』以此喜心為樂，發起執著。是諸人等，皆悉如上所喻，應作是觀。我不說彼諸愚夫修習於道，彼等名為『入於顛倒』。

「善男子！譬如有人，於本無之水，起顛倒想，

捨水而觀察思索；雖其不實，然生喜心，乃至極喜，以此為足，發起執著。如是，若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於如來法界不能知解，雖本無須陀洹果，然於須陀洹果，起顛倒想；雖本無斯陀含果，然於斯陀含果，起顛倒想；雖本無阿那含果，然於阿那含果，起顛倒想；雖本無阿羅漢果，然於阿羅漢果，起顛倒想；雖本無辟支佛果，然於辟支佛果，起顛倒想；雖本無佛果，然於佛果，起顛倒想；雖本無涅槃果，然於涅槃果，起顛倒想，於無所有，觀察思惟；雖其不實，然生喜心，乃至極喜，以

此喜心為樂，發起執著。是諸人等，皆悉如上所喻，應作是觀。我不說彼諸愚夫修習於道，彼等名為『入於顛倒』。

「善男子！是故，如於陽焰而起水想，諸具信善男子、善女人於一切法，悉當如是善知。如是善知諸法，是為入於真實；若不爾者，凡有所知，皆非入於真實。我不說彼諸愚夫修習於道，彼等名為『入於顛倒』。

「善男子！譬如一女，攬鏡細照，數數摩拭其鏡，乃見鏡中影像端嚴可愛。其於影像，心作是念，觀察思索：『我不應於此影起貪欲心。何以故？

彼非我所，我非彼所也。』善男子！於意云何？如是，此女於影像不起貪欲心，執為希有，此寧為真實不？」

白言：「不也，世尊。何以故？世尊！影像本無分別，畢竟不成，於中本無少分別故。」

世尊告曰：「如是！善男子！凡愚眾生雖於諸色起分別心，而作是念：『是為下者，是為中者，是為上者』，然此諸色，其自性中，無所分別，無異分別；聲、香、味、觸，亦復如是。復次，凡愚眾生雖於諸法起分別心，而作是念：『是為下者，是為中者，是為上者』，然此諸法，

其自性中，無所分別，無能分別，無異分別。
「善男子！譬如彼女，本無諸法，而作有想，
復作觀察思索。於是起增上耽著。善男子！若
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如是了知諸
法如影，乃謂：『我等於諸色不應生貪』，『我
等於諸聲、香、味、觸、法，不應生貪』，『我
等當修律儀』，彼等亦於本無之法，心起有想，
於無所有，觀察思惟。於是亦起增上耽著，執
以為喜，自讚毀他；是諸人等，皆悉如上所喻，
應作是觀。我不說彼諸愚夫修習於道，彼等名
為『入於顛倒』。

「善男子！譬如有一石女，以失念故，而立誓言：『我不欲得子。』另有一女，知且明徹，為護其意故，而告言曰：『幸勿立此誓言！汝當有一子，形色妙好，端正可愛。』石女聞已，即作是念：『我當有一形色妙好、端正可愛之子。』由是心生希願，而起迷亂，心迷亂故，以是想相，心生喜樂。然此所云子者，過去未曾生，未來亦不生。善男子！如是如來知見一切諸法如石女子，隨順世間而說二相，即說：於過去時，汝名云此，父族云此，母族云此，顏色如是，用於此食，住幾許時，如是受諸苦

樂，壽量邊際如許。復說：於未來時，當云此名，父族云此，母族云此，當具顏色如是，當用食如是，當住時如許，當受苦樂如是，當有壽量邊際如許。如是亦說：於現在時，汝名云此，父族云此，母族云此，顏色如是，用於此食，住幾許時，如是受諸苦樂，壽量邊際如許。

「善男子！譬如彼石女，以自分別，而起子想，故起希願。然是子為不生之法；以其為不生法故，為不滅法；為不滅法故，非有表法。

「善男子！如是一切色者，其性本即不生之法；以其為不生法故，為不滅法；為不滅法

故，非有表法。一切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識性本即不生之法；以其為不生法故，為不滅法；為不滅法故，非有表法。是故，若於法性不如是知者，皆非入於真實。我不說彼諸愚夫修習於道，彼等名為『入於顛倒』。

「如是知諸法者，彼等即入於真實，住於道中，於道中無所動。何以故？住諸如來法者，以法界不動而不動故。

「善男子！是故善男子、善女人欲入諸如來法理者，應於貪無所動，於瞋無所動，於癡無所動，於一切煩惱無所動，於眼、色、眼識無所動；

於耳、聲、耳識，鼻、香、鼻識，舌、味、舌識，身、觸、身識，意、法、意識無所動，亦復如是；應於一切法想無所動；於一切法想，亦無所住。

「何以故？若於貪有所動，則於法界有所動。何以故？空性不動，是以貪即法界故。若於瞋有所動，則於法界有所動故。何以故？無相不動，是以瞋即法界故。若於癡有所動，則於法界有所動。何以故？無願不動，是以癡即法界故。

「若於一切煩惱有所動，則於法界有所動。何以故？如實解了一切煩惱性不動，是以諸煩惱

即法界故。

「若於眼、色、眼識有所動，則於法界有所動。何以故？緣起不動，是以眼、色、眼識即法界故。」

「若於耳、聲、耳識，鼻、香、鼻識，舌、味、舌識，身、觸、身識，意、法、意識有所動，則於法界有所動。何以故？緣起不動，是以意、法、意識即法界故。」

「若於一切法想有所動，則於法界有所動。何以故？如實解了一切法想自性不動，是以一切法想即法界故。我知是已，故說：『若如實見

顛倒見，即是真實見。』無所除遣亦無所立，故於顛倒見無所動。無顛倒見，亦無真實見，諸法無二故耳。於顛倒見，如實正見，即真實見；若生二想，即無真實見。

「善男子！譬如有人，於闇夜行道，見荒郊有林，參天扶疏，乃於彼處一樹下，作有盜賊想，由是怖畏驚恐而未前往。善男子！於意云何？既無光明，是人亦未現前見彼樹，寧能超踰稠林不？寧無盜賊之怖不？」

白言：「不也。世尊！」

世尊告曰：「善男子！於意云何？若有光明，

是人亦現前得見彼樹，寧能超踰稠林不？寧無盜賊之怖不？」

白言：「如是。世尊！何以故？世尊！本無恐怖，是人卻起恐怖之想，此非真實，乃妄分別故。」

世尊告曰：「善男子！凡愚眾生以起諍故，心乃虛妄顛倒，故成顛倒；無明闇冥，覆蔽眼目，乃於一切，虛妄增益，故於輪迴險怖，生恐怖心，於是周遍求覓，欲出輪迴。彼等於輪迴起恐怖想，然是者於勝義中，了不可得；彼等以涅槃無恐怖故，乃周遍求覓。善知識之所攝受、入真實者，如實了知輪迴本性即為涅槃，亦能

善知諸法無生，如是入真實者，不取一切法，不捨一切法，不除一切法，不立一切法。於法界中，無所安住，而無所動；以不動故，無所修習處；無所修習故，無有所住；無所住故，無有動搖。是為諸如來法理無所動搖，於中所動之法、超踰之法、所捨之法、所取之法，亦皆不可得。

「何以故？如是，法理即虛空理，虛空無所動亦不可超踰故。善男子！知真實入者，所通達知，雖諸眾生亦不能動。何以故？彼已如是得不動智故。」

爾時，具壽舍利子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跪地，向世尊所，合掌頂禮，白世尊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此法門，受持通利，發起信解，是等名為智慧第一教授。何以故？世尊，此法門能滅一切無知，具足一切知故。」

爾時，具壽大目犍連白世尊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此法門，受持通利，發起信解，是等名為神通第一教授。何以故？世尊！凡眼識所知，即非神通。世尊！若於一切眼識所知之法，雖彈指頃，亦不信解，是為神通第

一故。」

爾時，具壽離婆多白世尊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此法門，受持通利，發起信解，是等名為禪定第一教授。何以故？世尊！此法門能焚盡一切煩惱故。」

爾時，具壽須菩提白世尊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此法門，受持通利，發起信解，是等名為住無煩惱第一教授。何以故？世尊！此法門離一切煩惱怨敵，一切諸法不能染著故。」

爾時，具壽大迦葉白世尊言：「世尊，若善男

子、善女人等能於此法門，受持通利，發起信解，是等名為說杜多功德第一教授。何以故？世尊！此法門已淨一切煩惱，一切諸法不成雜染故。」

爾時，具壽羅睺羅白世尊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此法門，受持通利，發起信解，是等名為說愛樂學處第一教授。何以故？世尊！此法門已到一切學處彼岸故。」

爾時，具壽優波離白世尊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此法門，受持通利，發起信解，是等名為說持律第一教授。何以故？世尊！

此法門能除一切煩惱故。」

爾時，具壽阿難白世尊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能於此法門，受持通利，發起信解，是等名為說多聞第一教授。何以故？世尊！此法門具諸多聞故。」

如是諸大聲聞悉皆各以最上讚語，於此法門，稱揚讚歎。

爾時，世尊告具壽阿難曰：「阿難！是故，汝應住於諸法無所除遣亦無所安立，而正說此佛菩提法理。應說諸法畢竟無所捨、無所得之法，應說諸法無所了知，無所斷亦無所修習，無所

現前亦無所現證，輪迴無所出，涅槃無所證；無須陀洹法可得，乃至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果，亦無所得。何以故？阿難！一切法即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法，亦即法界平等故。

「阿難！是故汝應向菩薩乘諸補特伽羅說聲聞地、辟支佛地無所超踰，乃至佛諸法亦無所得之法。何以故？阿難！一切諸法即是佛法，亦即法界平等故。」

「復次，阿難！於阿羅漢求現證之諸瑜伽行比丘，汝應為說貪瞋癡等無所斷除之法。亦應為

說如來無所可見、諸法無所聽聞、僧伽無所親近承事之法。阿難！貪瞋癡等畢竟無所斷除，以貪瞋癡等空虛故。阿難！諸剎那頃，亦非有所斷，以其無所有故。」

爾時，具壽阿難問世尊言：「世尊！云何如來本來無所可見，諸法本來無所聽聞，僧伽本來無所親近承事？」

世尊告曰：「阿難！如來不可示者，以眼不能見彼故。阿難！法不可說者，以耳不能聞彼故。阿難！僧伽無為者，以身口意不能親近承事彼故。」

具壽阿難復白世尊言：「世尊！如是，諸佛世尊法性希有難證。」

世尊告曰：「阿難！如汝所言，以是法門故，諸佛世尊法性難證。何以故？於諸煩惱，皆須修心；然於一切法，皆無所動，無所超踰故。」

「阿難！若有眾生，以是法門，入諸如來法理，生起信解，當知彼等是為希有。」

「阿難！若善男子、善女人於我教中出家，復於此法門，受持通利，能起信解，彼等則不空食國中信施，於如來教真實出家，善得人身，降伏惡魔，永害我慢，淨諸信施，能消供養，

能受福田。何以故？阿難！諸具增上慢者、於果有所緣者、於菩提有所緣者、於過去諸佛所作未辦者，則於是法門不能忍故。」

說此法門時，堅勝意樂菩薩即獲無生法忍。爾時，世尊熙怡微笑。

其為諸佛世尊法性，是故世尊熙怡微笑時，從口中出種種色光，謂：青、黃、赤、白、紅、玻璃、銀色，遍照無量無邊世界，上至梵世；光相旋還，至於佛所，右遶世尊三匝，入世尊頂。爾時，承佛威神加被，具壽阿難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向世尊所，合掌頂禮，白

世尊言：「世尊！諸如來若無因緣，則不微笑。世尊！以何因緣現此微笑？」

世尊告具壽阿難曰：「阿難！於此眾中，有二百具增上慢者，聞此無增上慢法，永盡諸漏，心得解脫。堅勝意樂菩薩則得無生法忍。阿難！是堅勝意樂菩薩者，過於萬劫，當於普照眾寶劫，有世界名『眾花開敷』，成就無上正等正覺，名『如來·應供·正等正覺寶蓮德藏佛』。彼佛國土，具足無量功德莊嚴；於彼佛土，純諸菩薩，充滿其中。」

爾時，具壽阿難問世尊言：「世尊！當何名此

法門？云何受持？」

世尊告曰：「是故，阿難！是名『於一切法無所動』法門，亦名『堅勝意樂品』法門。以是名字，汝當受持。」

世尊說是語已，具壽阿難、堅勝意樂菩薩及諸菩薩、比丘大眾，及諸世間天、人、阿修羅、乾闥婆等，皆大歡喜，於世尊所說，稱揚讚歎。

聖堅勝意樂品大乘經

印度和尚天主覺、慧鎧，主校譯師佛僧耶謝德

等翻譯、校對、抉擇。

聖三歸依大乘經

聖三歸依大乘經

頂禮三寶。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

爾時，具壽舍利子獨居靜處，心生是念：「導師善逝法主，今在於斯，我當前往，問此等義：若具信善男子、善女人，歸依於佛，歸依於法，及比丘僧，是人得福，當有幾許？」

爾時，具壽舍利子，於日晡時，從禪定起，詣

世尊所。至已，禮世尊足，退坐一面。坐已，白世尊言：「大德！向我獨居靜處，方正住時，心生是念：『若具信善男子、善女人，歸依於佛，歸依於法，及比丘僧，是人得福，當有幾許？』」如是問已，世尊告具壽舍利子曰：「舍利子！汝為利益安樂眾生，悲愍世間，令得義利，利樂人天，而作是問。善哉！善哉！汝詣如來，欲問此義。舍利子！我今當以譬喻宣說，令汝知之。」

「此瞻部洲，並諸小洲，縱廣七千由旬。設若有人，具足如是神變威力：能移瞻洲所居有

情，至他方世界，亦令彼地，平正如掌；復以七寶建塔，所謂：金、銀、琉璃、玻璃、赤珠、瑪瑙、磈磈，量等瞻洲，積至梵世；復以天華、天鬘、天蓋、幢幡，供養彼塔。是人復具如是神力：能移四大海水，至他方世界，復以摩魯迦麻油滿盛，如四大海，中立燈炷，量等須彌，如是曠劫，燃燈不絕。舍利子！於意云何？是人以此，得福多不？」

白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出過一切聲聞、獨覺。世尊！此乃如來境界。善逝！此乃如來境界。」

告曰：「舍利子！是人所得福蘊，比善男子、善女人，歸依於佛，歸依於法，歸依於僧，所得福蘊，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數分、計分，乃至優波尼沙陀分，亦不及一。」說是法門時，三千大千世界動，遍動，等遍動；震，遍震，等遍震；涌，遍涌，等遍涌。爾時，空中出大電光，諸天亦出鼓聲。具壽阿難即白佛言：「世尊！當何名此法門？云何受持？」世尊告曰：「阿難！是名『無邊門成就』法門，以是名字，汝當受持。汝於此義，應如是見，如是受持。」世尊說是語已，具壽舍利子及諸

比丘，於佛所說，稱揚讚歎。

聖三歸依大乘經

印度和尚一切智天主校譯師佛僧白則
吉祥積
翻、校訂、抉擇。

聖
辨
法
義
大
乘
經

聖辦法義大乘經

敬禮一切佛菩薩。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及大菩薩眾俱。

爾時，世尊告勝喜菩薩摩訶薩曰：

「善男子！乃往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有世界名曰『華源』。彼世界地平如掌，富樂熾盛，五穀豐熟，安隱歡喜，人民眾多，具足充滿。善男子！華源世界有佛，號曰

『華生如來·應供·正遍知』，彼佛今現住世，爲四眾、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現在說法。

「善男子！華源世界有人王出世，爲轉輪王，統領三千大千世界，名曰『得勝』。善男子！得勝王世，人民安樂，具行十善，於己妻室喜足而住。國人純修一乘，所謂：純修於大乘，修於上乘，修於勝乘，修於妙乘，修於最勝尊上、無上無上上、無上乘，修於無等乘，修於無等等乘，修於不

思議乘，修於無量乘。善男子！得勝王世，唯有大乘，尚不聞餘乘之名。

「善男子！得勝王有九萬九千后妃眷屬，眾妃不修餘乘，純屬大乘，晝夜一心希求於法、好樂於法。善男子！得勝王有一王后，名曰『寶德』，其爲菩薩，殊妙可愛，正信佛、法、僧，歸屬大乘，晝夜求法，好於法樂。」

「善男子！寶德王后坐於大獅子座時，從彼懷中出生一子，天莊嚴具以爲嚴飾，身著天衣，相好莊嚴，名曰『寶源』。甫一

降生，即結跏趺，問其母曰：『母后！華生如來尚住世否？』

「爾時，寶德王后告其子曰：

『獨子！彼遍智、無上世間護、

令眾歡喜者，現住人天世。』

「爾時，寶源王子即白父母：『父王、母后！願來至此！應往華生如來·應供·正遍知所，於彼瞻視、頂禮、供養、承事，從彼聽法。何以故？父王、母后！彼華生如來於人天世間行諸難行。

「『救護未脫者，能開盲者目，

於法極勇健，不動如須彌。』

「爾時，得勝王與寶德王后旋即抱兒，偕同后妃眷屬及與僕眾，往詣世尊。至已，繞佛七匝，獻真珠瓔珞，價值百千。獻已，坐會眾中。

「善男子！爾時，寶源王子以神通力，飛騰虛空而住，去地七多羅樹，以寶雨、華雨、香雨普散、遍散，散於華生世尊，散已，白世尊言：

「『導師已越渡，令眾脫苦河，為瞻遍智尊，故我來詣此。

無上世間護，所示諸功德，
一切人天世，無有如汝者。
眾生墮惡習，隨轉貪瞋者，
先令入小乘，而後說大乘。
善巧具勇悲，能以法義者，
於法令生信，說法功德源。
諸法無生故，知其不堅實，
汝以悟法性，而行諸難行。』

「寶源王子以此偈言讚歎世尊已，即作繞行，復坐其前。」

「爾時，世尊視瞻十方，其目修廣如蓮華

葉，知四眾之心與心所思，即告得勝王曰：
「『大王！彼五蘊者不堅無實，愚人凡夫
卻作實想。大王！諸蘊者，色惡生臭，亦
出膿血，如木、瓦礫、亦如道路，不堅、
不動，喜憂相雜，染愛鎖鏈交相連綴，煩
惱熾盛，實應毀厭。然諸凡愚，於不堅實
而作實想，於無常者而作常想，於不可愛
作可愛想，於不潔淨作潔淨想，於不真實
作真實想。大王！五蘊乃由自業所畫。大
王！譬如孔雀尾具五色，彼非畫師所畫，
亦非染色，乃彼自業所畫。大王！諸凡愚

者，亦彼自業所畫，因緣相生。』

「爾時，無能勝自在菩薩摩訶薩於彼會中，從座而起，繞行世尊已，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十指掌，禮佛白言：

「『世尊！此諸蘊者，色惡生臭，亦出膿血，如木、瓦礫、牆壁、亦如道路，不堅、不動，愚迷凡夫卻作實想。彼等乃爲顛倒，如盲似迷，陷於愚癡，覆於暗翳，眾見稠林之所遮蔽。世尊！此四法蘊，深如虛空。世尊！頗有眾生，得聞是經言說章句，生實信否？』」

「華生世尊告無能勝自在菩薩摩訶薩曰：『善男子！菩薩摩訶薩皆爲淨諸眾生而出興於世，隨其所樂爲眾說法，爲愛逼者，能斷其愛，爲苦迫者，能除其憂，知諸法無實如同虛空，能令眾生住於法性，是謂諸菩薩能淨眾生。』」

「華生世尊·如來·應供·正遍知說此眾生教法已，得勝王即攜其子、寶德王后，並偕后妃眷屬以及僕從，剃除鬚髮，於世尊前捨俗出家。」

「爾時，世尊告會眾曰：『諸善男子！汝

等且觀此幼王子！諸善男子！此善士已於九百九十萬俱胝那由他佛所植諸善根，一切生中演說佛法。此人一切生中恆作善士父。善士恆時成熟眾生，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諸善男子！我般涅槃後，此寶源王子即當作佛，坐眾寶莊嚴菩提樹下，證菩提時，號曰「普明高顯吉祥峯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彼世界名「眾寶普嚴」，有無量聲聞眾。彼佛壽量九十六俱胝那由他劫。彼像法住

世七百五十萬歲。』

「善男子！爾時，華生世尊說彼菩薩摩訶薩授記事時，八萬四千含生得無生法忍。善男子！時彼如來，豈異人乎？汝勿懷疑，莫作是觀。何以故？善男子！時華生如來者，即阿彌陀如來。應供。正遍知是，於彼世界演說佛法。善男子！時彼寶源王子，豈異人乎？汝勿懷疑，勿造斯觀。何以故？善男子！時得勝王之子，即觀自在菩薩是，華生如來親自授記彼當作佛。」

爾時，彼會中之勝喜菩薩摩訶薩即向世尊

合十指掌，而白世尊：「世尊！今此法門，眾生未植善根者，經耳尚難，何況若自書寫、若教人書、若受持、讀誦，或以鮮花、燒香、末香而作供養？」

爾時，世尊告勝喜菩薩摩訶薩曰：「善男子！若有眾生，承事恆河沙數諸佛世尊，乃得聞是經典。善男子！若有眾生，聞是法門不生懷疑，命終之後，當生極樂世界。善男子！在在處處，若人受持此經，彼處即是所應禮敬。善男子！後世後時，若有女人受持、讀誦此法門，後當生極樂世界，

是爲最後女身，更不復受，臨命終時，當
能得見阿彌陀如來。」

世尊說是語已，勝喜菩薩摩訶薩與諸菩薩、
比丘、一切會眾，及諸世間天、人、阿修
羅、乾闥婆等皆大歡喜，於世尊所說，稱
揚讚歎。

聖辦法義大乘經

印度和尚勝友、施戒、主校譯師佛僧耶謝
德翻譯、校訂、抉擇。

聖說四法大乘經

聖說四法大乘經

敬禮一切佛菩薩。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三十三天善法堂，與大比丘眾五百人及彌勒、文殊師利等眾多菩薩摩訶薩俱。

爾時，世尊告彌勒菩薩摩訶薩曰：「彌勒！菩薩摩訶薩若具四法，則能勝伏已作已集之惡。

「云何爲四？謂：破惡正行、對治正行、

還淨力、依止力。

「此中，破惡正行者，謂：既行不善業已，於彼多生悔心。

「此中，對治正行者，謂：既行不善業已，而於善業，能發精勤。

「此中，還淨力者，謂：以正受律儀故，得不復作不善業之律儀。

「此中，依止力者，謂：歸依佛法僧、不捨菩提心。以彼依止具力者故，惡不能勝。

「彌勒！菩薩摩訶薩若具是等四法，則能勝伏已作已集之惡。菩薩摩訶薩應常披讀、

諷誦、思惟、修習是經，數數修持。以是之故，則雖作惡，果亦不能生。」

世尊說是語已，彌勒菩薩摩訶薩及諸比丘、菩薩、帝釋天等諸天子、一切諸眷屬皆大歡喜，於世尊所說，稱揚讚歎。

聖說四法大乘經

印度和尚天主覺、主校譯師佛僧耶謝德翻譯、抉擇。

三
學
經

三學經

頂禮一切佛菩薩。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跋耆國，遊行至竹林聚落，於竹林聚落北娑羅樹林中，與大比丘僧俱。

爾時，世尊告眾比丘：「諸比丘！此等是戒，此是定，此是慧。諸比丘！若能習戒，將久住定；若能習定，當能得慧；若能習慧，當能令心於貪、瞋、癡得正解脫。如

是心正解脫之聖聲聞，我漏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自知不受後有。」
世尊說是語已，彼諸比丘皆大歡喜，於世尊所說稱揚讚歎。

三學經

聖三身大乘經

聖三身大乘經

敬禮一切佛菩薩。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住王舍城耆闍崛山，與無量無數菩薩及天、龍等一切眷屬俱。彼等皆於世尊恭敬供養。

爾時，地藏菩薩於彼會中從座而起，白世尊言：「世尊之身，為有幾何？」

世尊告曰：「地藏！世尊如來有三身，謂：法身、受用身、變化身。善男子！如來三身

者：自性清淨乃法身；三昧清淨乃受用身；所行清淨乃諸佛變化身。善男子！如來法身者，猶如虛空，是無自性義；受用身者，如雲，是現起義；變化身者，為諸佛事業，如雨，是普潤義。」

地藏菩薩白世尊言：「於世尊三身之說，應云何觀？」

世尊告地藏菩薩曰：「善男子！於如來三身，應作如是觀：於如來前為法身，於菩薩前為受用身，於信解行地凡夫前為變化身。」

「善男子！法身者，即諸佛自性等同；受用

身者，即諸佛三昧等同；變化身者，即諸佛事業等同。

「善男子！阿賴耶識轉依，得大圓鏡智，即是法身。末那識轉依，得平等性智；意識轉依，得妙觀察智，此二智即受用身。五根識轉依，得成所作智，即變化身。」

爾時，地藏菩薩白世尊言：「世尊！我於世尊處，聞微妙法，甚善！善逝！甚善！」

世尊告曰：「善男子！若人受持汝於世尊處所聞法門，當獲功德無量無數，不可稱計。」世尊說是語已，地藏菩薩及世間天、龍、藥

又、乾闥婆等皆大歡喜，於世尊所說，稱揚讚歎。

聖三身大乘經

聖入毘舍離城大經

聖入毘舍離城大經

頂禮一切佛菩薩。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那雉迦聚落。

爾時，世尊告具壽阿難曰：「阿難！汝當往詣毘舍離城所。」

答言：「唯，然。大德！」具壽阿難既奉佛命，世尊於是遊行跋耆國，至毘舍離城，住毘舍離城菴羅林中。

爾時，世尊告具壽阿難曰：「阿難！汝可往毘

舍離城，腳踏門閫，說於此咒，並說此等伽他。

咒曰：

『維依薩日阿答。維依薩日阿答。維依薩日阿答。維依薩日阿答。』

維依薩日阿答。』

「佛哀愍世間，而告言曰：『承諸佛意，承諸辟支佛意，承諸阿羅漢意，承諸有學意，承諸聲聞意，承諸實語者意，承諸法意，承梵天王意，承諸梵天意，承欲天意，承天主意，承諸天意，承阿修羅王意，承諸阿修羅意，承諸阿修羅眷屬意，承諸鬼神意，

』維依薩日阿答。維依薩日阿答。維依薩日阿答。』

維依薩日阿答。』

「佛哀愍世間，而告言曰：

『穆恩加答。穆恩加答。

莫止於此。疫癘俱息。

『尼日噶恰答。尼日噶恰答。尼日噶恰答。尼日噶

恰答。』

『佛為大天，為天中天，天人之師，今當來此；

帝釋與諸天，梵天與諸天，眾生天主及諸眷屬，

護世四天王，亦當來此。無量百千天眾，並諸

阿修羅王與其眷屬等，無量百千，亦當來此。

無量百千鬼神，於佛世尊，生大信心，為利一

切眾生故，亦當來此。彼等當於汝眾，作大損害。故說是咒，即說咒曰：

『尼_日噶恰答。尼_日噶恰答。尼_日噶恰答。尼_日噶恰答。尼_日噶恰答。』

『速去！汝等若有忿心者，當令毀壞！』

『若有慈心者，不欲犯過、樂為擁護者，亦可聽住，入於此體。』

「佛哀愍世間，而即告言：

『蘇姆。蘇姆。蘇姆。蘇姆。蘇姆。蘇姆。』

蘇姆如。蘇姆如。蘇姆如。蘇姆如。蘇姆如。蘇姆如。

蘇姆如。蘇姆如。

彌日以彌日以彌日以彌日以

彌日以彌日以彌日以彌日以諦。

哈絲彌日以。

彌日以諦。

彌諦。絲以絲義絲以蜜。

岡嘎日阿。嘎日阿嘎答。

岡嘎日阿。嘎日阿嘎加。

岡嘎日阿。岡嘎日阿。岡嘎日阿。岡嘎日阿。

岡嘎日阿。岡嘎日阿。岡嘎日阿。岡嘎日阿。

岡嘎日阿。岡嘎日阿。岡嘎日阿。岡嘎日阿。

岡嘎日阿。岡嘎日阿。

岡嘎若諦義諦。

固日以秀。岡嘎日啊。

岡嘎日以此。

日以日以日以日以日以日。

諦日耶迭普絲哇。

日以布。日以布。日以布。日以布。

日以布。日以布。日以布。

那踏。那那。塔特。

日以布日以布。那踏特。

尼日噶恰答。

日以布日以布。尼日噶恰答。

巴臘雅德。日_{以布}。日_{以布}。巴臘雅德。』

『佛哀愍世間，令諸眾生得大利益，心住慈悲喜捨，將至此處。是故：

『赤_{以布仁} 尼_{日噶}恰答 絲_哇哈。』

『以佛最勝智慧法性，為諸天及一切鬼神，說是等咒、成就伽他。即說伽他：

慳貪悉斷盡，遠離諸垢染，

心寂無損害，彼能安樂汝。

善導令眾生，趣入解脫道，

能說一切法，彼能安樂汝。

生死流轉眾，所依之導師，

利眾令安樂，彼能安樂汝。
救者以大慈，常護一切眾，
視如獨子般，彼能安樂汝。
流轉輪迴場，眾生之依處，
為洲為所趣，彼能安樂汝。
現證一切法，清淨無虛妄，
言行悉清淨，彼能安樂汝。
大勇出生時，榮華諸事備，
一切義成者，彼能安樂汝。
昔初降誕時，大地園林動，
眾生悉歡喜，彼能安樂汝。

彼於菩提場，大地六震動，
魔王心憂悒，彼能安樂汝。
妙轉法輪時，善說諸聖諦，
牟尼美名揚，彼能安樂汝。
令眾悅服者，妙法摧外道，
眾人咸歸心，彼能安樂汝。
願佛安樂汝，及願帝釋天，
一切諸鬼神，常賜汝安樂。
以佛諸福力，諸天意旨力，
汝眾所求事，今即令成就。
二足與四足，願汝皆安樂，

順遂且安樂，未來亦安樂。

晝夜恆安樂，日中亦安樂，

不逢諸惡事，一切皆安樂。

數千天眾遶，佛當來此故，

懷忿者應散，悲心者安住。

佛緣覺羅漢，有學諦實力，

不利世間者，皆令出此城。

一切含靈眾，鬼神並汝等，

願唯受安樂，眾皆無病疾。

眾皆見善利，不逢諸惡事。

鬼神來此者，地行及空中，

於眾常慈愍，晝夜行善法。

佛說是語已，具壽阿難白佛言：「唯，然大德。」乃奉佛命，往詣毘舍離城，腳踏門閭，說於此咒，並說此頌。咒曰：

『維依薩日阿答。維依薩日阿答。維依薩日阿答。』

維依薩日阿答。』

「佛哀愍世間，而告言曰：『承諸佛意，承諸辟支佛意，承諸阿羅漢意，承諸有學意，承諸聲聞意，承諸實語者意，承諸法意，承梵天王意，承諸梵天意，承欲天意，承天主意，承諸天意，承阿修羅王意，承諸阿修羅意，承諸阿

修羅眷屬意，承諸鬼神意，

『維依薩日阿答。維依薩日阿答。維依薩日阿答。』

維依薩日阿答。』

「佛哀愍世間，而告言曰：

『穆恩加答。穆恩加答。』

『莫止於此。疫癘俱息。』

『尼日噶恰答。尼日噶恰答。尼日噶恰答。尼日噶恰答。』

恰答。』

『佛為大天，為天中天，天人之師，今當來此；

帝釋與諸天，梵天與諸天，大自在最勝尊與諸

天，眾生天主及諸眷屬，護世四天王，亦當來

蘇姆如。蘇姆如。蘇姆如。蘇姆如。蘇姆如。蘇姆如。

蘇姆如。蘇姆如。

姆如。姆如。姆如。姆如。姆如。姆如。姆如。姆如。姆如。姆如。

彌日_以。彌日_以。彌日_以。彌日_以。

彌日_以。彌日_以。彌日_以。

姆如彌日_以。姆如彌日_以。姆如彌日_以。

姆如彌日_以。姆如彌日_以。姆如彌日_以。

姆如彌日_以。姆如彌日_以。姆如彌日_以。

姆如彌日_以。姆如彌日_以。姆如彌日_以。

姆茹日_{義諦}。

日以日以日以日以日以。

日義日義日義日義日義日義諦。

彌日以彌日以彌日以彌日以。

彌日以彌日以彌日以彌日以諦。

哈絲彌日以。

彌日以諦。

彌諦。絲以絲義絲以蜜。

岡嘎日阿。嘎日阿嘎答。

岡嘎日阿。嘎日阿嘎加。

岡嘎日阿。岡嘎日阿。岡嘎日阿。岡嘎日阿。

岡嘎日阿。岡嘎日阿。岡嘎日阿。岡嘎日阿。

岡嘎日啊。岡嘎日啊。岡嘎日啊。岡嘎日啊。岡嘎日啊。

岡嘎日啊。岡嘎日啊。

岡嘎若諦義諦。

固日以秀。岡嘎日啊。

岡嘎日以些。

日以日以日以日以日以。

諦日耶迭普絲哇。

日以布。日以布。日以布。日以布。

日以布。日以布。日以布。

那踏。那那。塔特。

日以布。日以布。那踏特。

尼_日噶恰答。

日_{以布} 日_{以布}。尼_日噶恰答。

巴臘雅德。日_{以布}。日_{以布}。巴臘雅德。』

『佛哀愍世間，令諸眾生得大利益，心住慈悲喜捨，將至此處。是故：

『赤_{以布仁} 尼_日噶恰答 絲_哇哈。』

『以佛最勝智慧法性，為諸天及一切鬼神，說是等咒及諸伽他，願皆成就。即說伽他：

慳貪悉斷盡，遠離諸垢染，

心寂無損害，彼能安樂汝。

善導令眾生，趣入解脫道，

能說一切法，彼能安樂汝。
生死流轉眾，所依之導師，
利眾令安樂，彼能安樂汝。
救者以大慈，常護一切眾，
視如獨子般，彼能安樂汝。
流轉輪迴場，眾生之依處，
為洲為所趣，彼能安樂汝。
現證一切法，清淨無虛妄，
言行悉清淨，彼能安樂汝。
大勇出生時，榮華諸事備，
一切義成者，彼能安樂汝。

昔初降誕時，大地園林動，
眾生悉歡喜，彼能安樂汝。
彼於菩提場，大地六震動，
魔王心憂悒，彼能安樂汝。
妙轉法輪時，善說諸聖諦，
牟尼美名揚，彼能安樂汝。
令眾悅服者，妙法摧外道，
眾人咸歸心，彼能安樂汝。
願佛安樂汝，及願帝釋天，
一切諸鬼神，常賜汝安樂。
以佛諸福力，諸天意旨力，

汝眾所求事，今即令成就。

二足與四足，願汝皆安樂，

順遂且安樂，未來亦安樂。

晝夜恆安樂，日中亦安樂，

不逢諸惡事，一切皆安樂。

數千天眾遶，佛當來此故，

懷忿者應散，悲心者安住。

佛緣覺羅漢，有學諦實力，

不利世間者，皆令出此城。

一切含靈眾，鬼神並汝等，

願唯受安樂，眾皆無病疾。

眾皆見善利，不逢諸惡事。
鬼神來此者，地行及空中，
於眾常慈愍，晝夜行善法。

聖入毘舍離城大經

班智達天主覺、主校譯師佛僧耶謝德翻譯抉
擇。

附錄一 義淨三藏所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第六》

經文節錄

爾時，世尊告阿難陀曰：「我今與汝，往詣廣嚴城中。」

阿難陀答言：「奉命唯然。」爾時世尊與阿難陀，至廣嚴城菴羅林住，告阿難陀曰：「汝可往薛舍離城，腳踏門閫，說於此呪，並說此頌。呪曰：

毘娑囉他 毘娑囉他 毘娑囉他 毘娑囉他。

復圖 復圖 路哥阿努 甘笈辜 阿若波夜底。

薩縛 復陀 阿奴末底提娜。

薩縛 復陀波囉 復陀 阿奴末底娜。

薩縛 阿囉漢 阿奴末底娜。

薩縛 式叉 阿奴末底。

薩縛 尸囉縛迦 阿奴末底。

薩縛 薩底縛溺^上 阿奴末底。

波囉底迦波囉摩 阿奴末底。

娜迦始縛囉 阿奴末底娜。

因陀囉 阿奴末底娜。

提婆多 阿奴末底娜。

阿素囉 陀囉 阿奴末底娜。

阿蘇囉 畢理灑 阿奴末底娜。

薩縛 復陀奴末底娜。

毘娑囉 毘娑囉 毘娑囉 毘娑囉 毘娑囉。

復圖 嚧迦奴 甘箠俱藐般也邸。

聞遮陀。聞遮陀。

息災難，驅災難，驅出耶鬼。

世尊欲入，大自在最勝尊與帝釋及梵天欲入，
世界主護世四天王與無量諸天眷屬欲入，阿修
羅王與其眷屬諸鬼神等無量百千，於佛世尊，
生大信心，亦欲來入。為利益一切眾生故，汝
等鬼神莫生損害。

速出速出！速出速出！速去速去！

汝等若欲發惡心者，今當速去！若有慈悲心者，便可聽住。無有過失，樂為擁護者，亦可聽住。大悲世尊為憐愍一切有情故，作如此說。

世尊憐愍世間，欲入此城，利益一切眾生故，慈悲喜捨故。

此呪成就伽他，一切諸天，及一切眾生，以最勝智慧法性，說伽他曰：

斷除諸結習，遠離諸貪愛，
其心常寂靜，彼能安樂汝。
世間若有人，善住涅槃道，
能說一切法，彼能安樂汝。

生死流轉中，作諸歸依者，
利益有情類，彼能安樂汝。
○
普以大悲心，養育諸有情，
慈念如赤子，彼能安樂汝。
○
一切歸依者，在於生死中，
依之獲善利，彼能安樂汝。
○
證諸一切法，清淨無染穢，
身口意寂然，彼能安樂汝。
○
勇猛出見時，增長諸財物，
成就諸義量，彼能安樂汝。
○
在昔降誕時，大地皆震動，

眾生悉歡喜，彼能安樂汝。
大地六變動，證得菩提道，
魔王生惱心，彼能安樂汝。
善轉正法輪，名稱滿十方，
說諸聖諦理，彼能安樂汝。
演諸微妙法，摧伏諸外道，
攝受於眾生，彼能安樂汝。
願佛以安樂，及於帝釋天，
一切諸鬼神，常為擁護者。
以佛功德力，諸天皆歡喜，
所求事願者，無有不成就。

常護諸二足，及諸四足等，
去者獲安穩，來者亦安樂。
夜中獲安樂，晝時亦安樂，
不逢諸惡事，一切皆安樂。
一切世間人，及諸一切天，
異道鬼傍生，悉皆無惱患。
鬼神來此者，地行及空中，
常以慈悲心，晝夜為善事。」

難陀出家經

難陀出家經

頂禮一切智。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迦毘羅衛國尼拘律樹園。爾時午前，世尊身著法衣、下裙，執鉢，與侍者沙門具壽阿難，共入迦毘羅衛國乞食。

爾時，世尊至善男子難陀宅。難陀見世尊自遠而來，旋為世尊設座，而白佛言：「世尊，請入。世尊，善來。世尊，願於此坐。」佛即就坐。

爾時，難陀禮世尊雙足，坐世尊前。世尊告善

男子難陀曰：「難陀！云何不出家？」難陀白言：「世尊！言出家者，其義云何？」

世尊告曰：「出家者，能斷諸罪，盡除三毒；擊打鬥諍，爭競訐露，欺誑諂曲，所集冥闇，皆悉能除。」

其如大地，是眾德本；為眾珍寶生源之地，是諸安樂如意寶珠，眾功德果所依止處。

其能施與有情安慰，諸有情眾之所委信，能予一切生靈無畏，是貧困者如意寶瓶。

無歸依者，為作所趣。遍求無著，為斯苦惱，所逼迫者，令得蘇息。

其為諸佛不共聖法，一切有情所應供養，諸有智者之所稱歎，趣解脫眾之所經行，清淨眾生之所親近，堪成法器所應依止。

能閉惡趣之戶，能開善趣、解脫之門，諸天遍滿；一切諸苦，皆得斷盡；愛索纏縛，能令開解。

難陀！此謂出家。」

「其為正見依處，解脫正戒，親近涅槃，截斷續流，焚諸煩惱，盡諸隨眠；能壞惡見網罟，傾倒魔羅邪幢，樹說忍教，止流轉輪，轉動法輪，竭母乳海，壞骨鎖山，臻至生老病死之邊際也。五蘊重祲，於是卸除；陷惑泥眾，令得救拔；

俗家樊籠，永得解脫；怨害諸受，令得盡除；諸有疑者，惑垢深固，悉令斷除；於生死法，生怖懼者，令得安慰。

其能永盡愛別離苦；輪迴苦痛所逼惱者，為作涯岸，施與安樂無畏。能出過欲界，真實超色界，盡踰無色界，究竟能得最上涅槃。難陀！此謂出家。」

「其如一切世間眼目，除癡闇燈，能淨相續，畢竟止息煩惱諸疾；為迷途者，示一切道。其能示顯諸法真實，開解諸結；無明沉闇，悉皆能除；無知翳障，一切闇蔽，亦悉能除。」

諸懈怠者，令發精進；戒犯墮者，令生厭離；戒圓滿者，令生極喜；發精進者，生最上喜；欣樂內正住者，令生勝喜；瑜伽行者，令具最上知足。

其為兵器，破煩惱敵；諸不還者，最上勝利；予無依者，為作依處；予無救者，為作救護；諸惶怖者，能令無畏；予無歸者，為作歸趣；於諸苦痛者，為作安樂具；繫縛輪迴者，令其得解縛。難陀！此謂出家。」

「其為人天大眾之所承事，人間諸王之所供養，一切諸佛之所護念；盡却家宅依處；示涅槃道，

卸鬚髮袂。

云袈裟者，乃離欲相，勤正理者之精進田，諸僊勝幢，能壞具惡諸魔羅名稱，能令人天極為歡喜。難陀！出家若爾，云何不出家？」

「難陀！轉輪聖王掌政雖樂，出家安樂尤更勝之。復次，難陀！能得有暇，百千萬劫，亦難值遇，佛陀出世，倍更難得。」

「難陀！國王諸仙，及畢具七寶諸轉輪王，諸求解脫，皆悉棄捨后妃、眷屬、國土而出家。如是餘諸長者，眾婆羅門，亦捨家宅而出家。」

爾時，善男子難陀白佛言：「大德！我今在家，

亦行布施，造種種福，承事世尊及聲聞僧伽，置辦法衣、飲食、臥具、醫藥、資具等。」

佛曰：「若有具信善男子、善女人，於百年中，如是以諸法衣、飲食、臥具、醫藥、資具等，恭敬承事遍滿三界諸世間如來·應供·正等覺，難陀！是則較諸具出離心而出家者，十六分不及一。」

難陀汝今應出家，有暇難得極難得。

難陀汝師正現前，切莫令我不生喜。」

「難陀！譬如今此大地，悉成大海，其中有一盲龜，復有一牛軛，軛具一孔，漂流海中。盲

龜作念，欲令其頸，入於軛孔，然軛復隨風，四處漂動。難陀！一時因緣，盲龜之頸，得入軛孔。難陀！然則，得人身者，非能如是。圓滿有暇，更復如是。難陀！汝之人身，甚難獲得，今圓滿有暇，已如是獲得。

難陀汝今應出家，有暇難得極難得。

難陀汝師正現前，切莫令我不生喜。」

「譬如有人，令針孔朝天，復以芥子，拋散其上。難陀！一時因緣，隨一芥子，能入其孔。難陀！然則得人身者，非能如是，圓滿有暇，亦復如是。難陀！汝之人身，甚難獲得，圓滿有暇已獲得。

難陀汝今應出家，有暇極甚難獲得。

難陀汝師正現前，切莫令我不生喜。」

「何以故？

縱百千俱胝 那由他劫中，

尚不聞佛名，云何能見佛？

優曇鉢羅花，樹中極難得。

如是佛難得，今汝已遇我。

難陀汝今應出家，有暇難得極難得。

難陀汝師正現前，切莫令我不生喜。」

爾時，善男子難陀剃除鬚髮，身著袈裟，唯正信於佛法教，捨俗出家。

世尊作是語已，具壽阿難共善男子難陀，於世尊所說，稱揚讚歎。

難陀出家經

臧·天主護主校。

摩竭陀賢女經

摩竭陀賢女經

頂禮一切佛菩薩。

佛世尊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

彼時，有給孤獨長者女，名摩竭陀賢，具足信心，稟性佳妙，意樂良善，兼利自他，住於舍衛城。於時福增城中，別有商主，其子名為牛授，親近外道，深信諸尼犍子。於時世尊現大神變，諸外道皆住於邊城，或於作賢城，或於遨哩迦境內，或住福增城。

彼時牛授猶未成家，尼犍子告彼言：「給孤獨長者有女，名摩竭陀賢，形色妙好，觀之韶麗端嚴，如諸賢士。」牛授聞已，即作尼犍子裸形，往趣舍衛城。

未久，至已，往詣給孤獨長者家乞食，即睹彼女，便起愛著，乃以帽承接其所施物。

彼女見其行止倒錯，不覺哂之，曰：「此人面具正知而來化緣。」牛授愧甚，返於福增城，稟報其父，旋往提親。

給孤獨長者遂來諮稟於佛，世尊告曰：「摩竭陀賢若往福增城，未來某時，將行出家事，行

佛所作。」

於是給孤獨長者告諸親族已施其女，遂攜其女往福增城。

未久，諸尼犍子群至該家受食，其姥語摩竭陀賢曰：「今日於家設供以款諸應供者，汝可出而觀之。」

摩竭陀賢聞言，歡欣喜悅，心念：「此定為尊者舍利子、大目犍連等諸大聲聞至焉。」心極歡喜，無畏而往，乃見諸尼犍子周身赤裸，猶如林中水牛，髭髮盡除，宛若雛鴿。

摩竭陀賢見已，即生羞惡，轉視他方。

其姥問曰：「新婦何故失望若此？」

彼女答曰：「如若此輩得為應供者，則有何人不為應供者？」

其姥問曰：「婦有聖師，更愈此乎？」

彼女答曰：「吾父祇園精舍中，住有稱名佛陀之導師，彼堪為一切動靜世間所應供者。」

其姥復問：「汝之導師，其何如焉？」

答曰：

「吾師猶如紫金聚，亦如純金淨無垢，戒律清淨智深湛，三界無等勝群倫。」

其姥聞言，極為歡喜，問曰：「新婦！明日能

令吾等得見佛陀乎？」

摩竭陀賢答曰：「應備齋食，明日當迎世尊。」
於時眾曰：「吾等敬備齋食，汝明日當迎世尊至！」

爾時，摩竭陀賢即登樓頂，遙向世尊處合掌禮拜，隨念世尊功德，揚鮮花，炙薰香，高舉金瓶之水，一一傾注，至誠迎請，即自嘆曰：「大悲世尊！我如野獸，身處邊地，遠離三寶，懇請攝受，願偕比丘僧眾，同來此處！」
復說是語：

「戒律清淨智極淨，具信精藏大聲聞，

我無依怙祈悲憫，祈速前來悲攝受。」

言念方畢，諸花、香、金瓶水等，一時騰飛虛空。彼時世尊從正住起，為四眾說法。金瓶之水停住尊前，如琉璃樹；鮮花重重住於世尊上方虛空，宛若樓閣；薰香亦如雲朵，相與層疊。

爾時具壽阿難見斯景已，啟問世尊：「世尊！如斯迎請，從何處來？」

世尊告曰：「阿難！此從福增城來，距此百六十三由旬。」

阿難！彼城由諸外道掌持，故應以神通變化往之。」今即分派籌木與諸比丘眾。

於時，具壽阿難自長老座首始依次行籌，作是言：「明日將往福增城，彼城由諸外道所掌持，汝等有神通者即受籌。」於是由長老座首始，依次受籌。

於時尊者富樓那亦在彼處，未得神變，伸手欲取籌木。具壽阿難告之云：「尊者！此行非往給孤獨長者處，乃往他處，有城名曰福增，去此百六十三由旬。」

彼時尊者作意云：「我已斷盡無始修惑，欲發共諸外道神通，斯有何難？」思已，即生神變，於次輪行籌之前，即舒臂引手取籌木，猶如

象鼻。

有頃，具壽阿難復坐於上座長老一側云：「凡得神變者，應趣福增城。」

次日天明，諸比丘即以神通變化正趣而往。於時，四大天王亦於舍衛城瞻睇觀景。

於時阿若憍陳如乘駕馬車，示現電光，緩注甘霖，如是以自力示現神變而來。

摩竭陀賢家主目睹斯景，問曰：「摩竭陀賢！此是汝之導師耶？」

彼女答曰：「此是阿若憍陳如，世尊初轉法輪時，最初現證無我者，即此首至者。」

其間尊者大迦葉變現巨大磐巖，其上百木森羅，眾鳥滿山，眾花遍覆，各式澗水，以為美飾，降自上方虛空。

摩竭陀賢家主見而問曰：「摩竭陀賢！此是汝之導師耶？」

被告家主曰：「此是大迦葉，世尊說為頭陀第一。此棄捨九百九十九雙牛，如跋陀迦毘羅等諸善士，棄諸黃金珍寶猶如唾沫，捨家出家，即此來者。」

其間具壽舍利子變現獅子車，自上方虛空神變而來。

家主見此問曰：「摩竭陀賢！乘此獅子車而來者，是汝之導師耶？」

摩竭陀賢告彼曰：「此是比丘舍利子，世尊說為智慧第一。彼才入胎，即勝南瞻部洲一切辯論者。此為第二導師、二勝之一，是佛法商主、隨轉法輪，即此乘獅子車而來者。」

隨後來者乃具壽大目犍連，變現象王宛如巨象地護，自上方虛空神變而來。

家主見此問曰：「摩竭陀賢！今此騎駕象王宛如巨象地護而來者，是汝之導師耶？」

摩竭陀賢告彼曰：「此是比丘大目犍連，世尊

說為神通第一。其以神通運一足趾，即能搖撼
天主帝釋宮殿；亦曾調伏難陀、鄔波難陀二龍
王，即此乘象王車而來者。」
其間具壽阿那律變現蓮花，大如車輪，全金所造，
吠琉璃莖梗，白銀花蕊，從虛空中神變前來。
家主見此問曰：「摩竭陀賢！此是汝之導師
耶？」

摩竭陀賢告彼曰：「此是比丘阿那律，世尊說
為天眼第一。由其福德力所攝持故，凡其化緣，
托鉢所往，於門入口處皆有五百器皿，滿盛佳
餚，法衣齋食、臥具醫藥及諸資具，隨意受

用；即此乘大蓮花而來者。」

其間具壽富樓那以神變力變現金翅鳥車，自上方虛空神變而來。

家主問曰：「摩竭陀賢！此乘金翅鳥車而來者，是汝之導師耶？」

摩竭陀賢告家主曰：「此是比丘富樓那，世尊說其說法第一，即此乘金翅鳥車而來者。」

其間具壽馬勝威儀寂靜而來。

家主問彼曰：「摩竭陀賢！此手持鉢盂、自上方虛空前來、威儀寂靜者，是汝之導師耶？」

摩竭陀賢告彼曰：「此是比丘馬勝，其以威儀

寂靜而伏狂象；聖者舍利子由睹其威儀寂靜而見真諦，彼見諦已，遂於世尊教法出家，出家已復證阿羅漢；即此威儀寂靜而前來者。」其間具壽優婆離變化金多羅樹林，自上方虛空變化而來。

家主問彼曰：「摩竭陀賢！此棲止金多羅樹林而來者，是汝之導師耶？」

摩竭陀賢告彼曰：「此是比丘優婆離，世尊說為持律第一。彼五百釋迦種樂出家時，各各蠲除自身瓔珞、鐲環、臂飾、金傘等諸莊嚴具，及諸衣服，廣陳前列，尊者方寓目已，即生厭

離，了知一切，悉皆無常，遂於世尊教法中出家，既出家已，證阿羅漢，即此棲止金多羅樹林而來者。」

其間具壽大迦旃延變現吠琉璃樓閣，自上方虛空神變而來。

家主問曰：「摩竭陀賢！此坐吠琉璃樓閣而來者，是汝之導師耶？」

摩竭陀賢告彼曰：「此是比丘大迦旃延，世尊說為經部及說一切有部師中論議第一，即此坐於吠琉璃樓閣而來者。」

其間具壽摩訶拘絺羅變現牛王之車，自上方虛

空神變而來。

家主問曰：「摩竭陀賢！此乘牛王車而來者，是汝之導師耶？」

摩竭陀賢告彼曰：「此是比丘摩訶拘絺羅，世尊說為得四辯才，觸難答對第一，即此騎駕牛王車而來者。」
其間具壽畢陵伽婆蹉乘大鵝車，自上方虛空神變而來。

家主問曰：「摩竭陀賢！此乘大鵝車而來者，是汝之導師乎？」

摩竭陀賢告彼曰：「此是比丘畢陵伽婆蹉，世

尊說為悲心第一。其將渡恆河時，即喚河神言道：『小婢，住，莫流！』言畢，河水乃止，如山疊嶂，水即兩斷；即此乘大鵝車而來者。」其間具壽二十億自山林踴踴經行而來。

家主問曰：「摩竭陀賢！此從百樹所覆之林中經行而來者，是汝之導師乎？」

摩竭陀賢告彼曰：「此是比丘二十億，世尊說為精進第一。方其初生之時，即著耳璫，值二十億，四指金毫，爰生足底。其初受食，即用盡五百錢。又世尊示疾，命大目犍連來受淨食，乃聞異香，遍滿竹園；頻婆娑羅王亦聞此

香，甚感驚異。又其以雙足觸地，地即大震。其出家經行之時，足傷血流，烏隨啄飲。即此經行而來者。」

其間具壽羅睺羅亦作神變，現轉輪聖王相而來。

家主問曰：「摩竭陀賢！此現轉輪聖王相而來者，是汝之導師耶？」

摩竭陀賢告彼曰：「此是世尊之子，世尊說為密行第一。今所化現乃父所捨之富樂，以轉輪聖王盛裝嚴飾，輪王七寶悉皆具足。又其千子圍繞，宛若群星拱月；執持君道，猶如人主。

千江匯注，有如大海；能除眾生怖畏、疾病、憂苦，如諸有情大攝護者。如萬獸中之獅，如群羽中大金翅鳥，如遣一切冥闇之日，如領四洲轉輪聖王，亦如善法堂中具足千眼之護法帝釋因陀羅，如是前來。」

如是諸比丘眾或熾燃火炎，或降注甘霖，或廣現種種示導神變，同來此處。

或從地騰起，或留虛空住，或變化敷具，且觀神變力！

如是，世尊諸弟子眾皆正趣彼處。爾時，世尊放大光明，猶如純金，其光遍照南瞻部洲，始

自舍衛，終至福增，兩城之間，大放光輪，肉眼所及，無不明見，一切眾人，皆悉見之。

爾時世尊亦由虛空前往，執金剛隨立一側，淨居諸天自上方向來，欲界諸天由下方至，帝釋從於左，梵天侍於右。五髻、極喜及施目等諸乾闥婆眾，奏琵琶、吹管笛、震擊鼓及腰鼓，作諸種種微妙樂音，供灑鮮花、薰香、塗香、花鬘，團團簇擁而往。

其間，世尊令七萬七千有情初見真諦，後即往趣福增城。彼城復有十八城門，世尊即變現十八，於諸城門各化現一佛身，而後乃往摩竭

陀賢宅舍。

然或有人眾，欲親睹佛世尊未果，起大忿恚，欲興暴行，摧毀摩竭陀賢家舍。世尊乃加持該城，令成水晶，使一切眾家宅中，悉皆得見佛身安住。

於時福增城中，摩竭陀賢等眾多百千有情，以妙花、塗香、花鬘、薰香等諸供養物供養世尊，世尊亦向摩竭陀賢等大眾宣說正法，隨摩竭陀賢等數十萬眾，應聞何法得現見真諦者，即為彼等宣如是法。一切眷屬，皆專意向佛、向法、向僧。

爾時諸比丘心生疑惑，問於能斷一切疑之世尊言：「世尊！摩竭陀賢住於此地，令眾多百千有情得增上生並趣解脫，此人行佛所行，甚為希有！」

世尊告曰：「諦聽！此女非唯今日，乃往過去時中，亦行佛所行。諸比丘！於過去人壽二萬歲時，有正等覺出世，名曰迦葉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

彼時波羅奈斯城有王名「詰利詰」，生有一女。彼女生時，具有金鬘，故命彼名為「金鬘」。

彼女漸長，一日與同齡五百童女，各各皆有童女圍繞，同往承事迦葉佛。正等覺，並於佛得正信。盡形壽以法衣、齋食、臥具、醫藥及諸資具，承事供養迦葉佛。世尊。正等覺。

彼時，詰利詰王於夜夢中見十種境，所謂：大象王自戶牖出，然細尾未過。口渴者向外覓井；一升麩貿易一升珍珠；檀木與柴薪等價；花果豐碩一庭園，為不與取者所劫奪；彼雖幼象，乃令香象驚怖；獼猴染糞，沾穢他猴之身；見猴受灌頂為王；十八人共奪一布匹，而布未坼裂；見群眾集會，互相鬥毆、爭訟、興兵、

訐露，令人驚怖。

其後國王寤覺，驚恐惶怖，心生厭沮，而作是念：「吾性命可有違礙乎？豈非將失國乎？」乃召諸婆羅門熟解夢兆者，具陳如前諸夢。

彼皆瞋於金鬘，而作是言：「天尊！得於諸大眾中爾所最極悅可者，剗取其心，並作燒燔，以為供施。」王聞言已，心意黯然，而作是念：「諸眾中我所最極愛悅者，即吾金鬘！」

金鬘既聞悉此事，彼亦穎利聰慧，乃前趨王側，作是言：「天尊！曠日若升，何用燈火之明？迦葉正等覺・佛・世尊，現住誠諦仙人所居

處鹿野苑，可往問彼；隨彼世尊之所授記，即當如是受持。」

於是詰利詰王遍告波羅奈斯城：「吾今將往詣世尊前！」乃偕從者眾多百千，及金鬘女，共同往詣世尊所。至已，頭面禮足，為聞法故，坐世尊前。

爾時，詰利詰王即從座起，向世尊處合掌作禮，敬稟諮求，而作是言：「世尊！吾於某夜乃有十夢，因而畏憚，即夢大象王自戶牖出，然其細尾未過……」等，具如前說，「祈請世尊為我授記諸夢果兆。」

世尊告曰：「大王無懼！汝之國境無有衰損，壽命亦無違礙。大王！然未來人壽百歲時，有正等覺，名釋迦牟尼佛，出現世間。後世諸聲聞眾不護其身，不護其心，不護戒律，不護智慧；雖捨親眷出家，復於精舍起家宅想，而生愛著。象自牖出，其尾纏著，即彼事兆。」

「大王！彼等雖與說法者共住精舍，然其不欲樂求聽聞，不住內心。汝夢渴者向外覓井，即彼事兆。」

「大王！彼聲聞眾但為求飲食故，正說根、力、覺支諸珍法寶；汝夢滿升麩貿易等升珍珠，即

彼事兆。」

「大王！彼聲聞眾受持外道言辭，等同佛語；汝夢檀木與柴薪等價，即彼事兆。」

「大王！彼諸聲聞不護其身，不護其心，不護戒律，不護智慧，彼等為求生養之故，自僧伽內取諸妙勝花果，用施在家徒眾；汝夢果實豐饒庭園遭諸不與取者劫奪，即彼事兆。」

「大王！彼聲聞眾中犯戒、造罪者，將勝伏具戒比丘及具善法者；汝夢幼象令諸香象驚怖，即彼事兆。」

「大王！彼聲聞中將有犯戒、造罪者，彼等將

毀謗諸具戒者；汝夢獼猴染諸糞穢，復沾塗他猴之身，即彼事兆。」

「大王！彼時諸愚昧者，將受灌頂為王；汝夢獼猴受灌頂為王，即彼事兆。」

「大王！彼時教法分十八部，而無能裂解脫之布；汝夢十八人共拆匹布而布未裂，即彼事兆。」

「大王！彼佛教法因諍而衰；汝夢群眾相互鬥毆、爭訟、興兵、訐露，即彼事兆。大王！於未來世，將有如是不遜之人。」

世尊告曰：「於此之時，詰利詰王及金鬘，於迦葉佛・世尊・正等覺前，發起順解脫分諸

善根。」

「諸比丘！汝於意云何？彼時金鬘，即今摩竭陀賢是也。彼時此人即行佛所行，現今此人亦來，行佛所行。」

諸比丘眾復生疑惑，而問世尊：「大德！金鬘造作何業，著金鬘而出生？」

世尊告曰：「諸比丘！此人往昔具已作之業。即彼過去某世，曾為農婦，以諸種種異色鮮花，編結成鬘，懸置獨覺塔上；彼業熟故，著金鬘生。」

「由是之故，諸比丘！若作純黑業，得純黑異

熟；作純白業，得純白異熟；作黑白雜業，得雜異熟。

諸比丘！由是之故，應捨純黑業，及捨雜業，當精勤修諸純白業。諸比丘眾，汝等當如是學！」

佛說是經已，諸比丘眾於佛所說，稱揚讚歎。

摩竭陀賢女經

印度和尚達磨師利跋陀羅法吉祥賢、主校譯師

比丘楚臣雲丹戒德翻譯；大譯師比丘仁欽桑波寶賢

校訂暨抉擇。

【七佛滅罪真言】（三遍）

離婆離婆地 求訶求訶帝 陀羅尼帝 尼訶囉帝 毗黎你帝
摩訶伽帝 真陵乾帝 娑婆訶

【補闕真言】（三遍）

南無喝囉怛那哆囉夜耶 佉囉佉囉 俱住俱住 摩囉摩囉
虎囉 吽 賀賀 蘇怛拏 吽 潑抹拏 娑婆訶

【三皈依】

自皈依佛 當願眾生 體解大道 發無上心（問訊）

自皈依法 當願眾生 深入經藏 智慧如海（問訊）

自皈依僧 當願眾生 統領大眾 一切無礙（問訊）

【迴向文】

(一)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我等與眾生 皆共成佛道

(二)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途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三)

文殊師利勇猛智 普賢慧行亦復然
我今迴向諸善根 隨彼一切常修學
三世諸佛所稱歎 如是最勝諸大願
我今迴向諸善根 爲得普賢殊勝行
我此普賢殊勝行 無邊勝福皆迴向

普願沉溺諸眾生
速往無量光佛刹

